

現代文藝叢書

龍種

張道藩 主編
王家棧 譯

正中書局印行



書叢藝文代現

種 龍

編主 藩道張

譯 械家王

行印局書中正

現代文藝叢書總序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釋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言，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爲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摹倣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遠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而且力事模仿，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楨。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新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即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第一章

林丹抬起頭來。他站在泥漿及膝的稻田裏，從田的那一邊遠遠傳來了老婆婆高聲的呼喚。中午已過一半，既不是吃飯的時候也不是睡覺的時候，爲什麼女人來喊他呢？在田的另一端，他兩個兒子在水面上彎着腰插秧，兩人的右臂同時動作，遠望好像一個人的手臂一樣。

「啊！」林丹喊了一聲。兩個兒子應着父親的叫聲同時站起。

「那是你媽麼？」他問。

兩個雄壯結實的年青人靜聽着。父親一眼看見他們，就滿肚子的得意與高興。兩個都已娶了媳婦了，老大生了一個兒子，現在一個月。老二結了婚四個月，他的老婆已開始跟他發發脾氣，鬧鬧彊扭了。還有第三位老三，此刻正騎在牛背上，在附近的山崗放牛吃草。林丹的兩個女兒，小的還不會出嫁，大的嫁給城裏一位商人的兒子。若果站在林丹屋後的小山上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城牆。

此刻他老婆的聲音清楚得再也不會弄錯。那女人向着田裏喊：

「你們聽了嗎？」

「正是我們的媽，」老大說。三個人相視一笑，林丹把手裏的一束稻秧丟在水裏。

「這會兒停手等於丟掉錢。你們倆，別停手啊！」

「放心好了，」老大說。

兩人彎腰繼續工作，敏疾地伸手到微溫的泥漿裏插着嫩綠的稻秧。他們的腳踏在水底柔順而肥沃的泥土裏，赤裸裸的背上曬着溫暖的陽光。在闊邊的竹笠下面，他們談着話。

林丹兩個兒子十分親愛，自他們能夠記得的時候起，就這樣親愛的。兩人的生日相距不到一年，老是親熱得無所不談。雖都娶了媳婦，但並不因此使他們疏遠。剛纔當父親喊他們的時候，正談着他們的女人，此刻父親去了，就繼續談下去。兩人究竟還年輕，他們自己的身體，他們所吃所喝，白天夜晚所經驗的一切事情，在他們都覺得有些希奇，都值得作為談話的資料。可是他們思想所及的境界，就出他們身邊的這個世界。這裏，環繞着青綠的山崗，中間展開着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也就是他們的土地，這個世界的中心是林村，在這裏養生送死的都是他們家族，繼續纏綿；到現在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了。甚至山崗前面的那個大城市，在他們覺得不過是一項交易的市場。當他們收割了糧食或瓜果菜蔬，就拿到那裏去出售，他們所知道的城市就祇有這一點意義，或者可以說，他們對於城市所願意知道的，不過如此而已。自從他們的姊姊嫁到城裏之後，他們有時笑着說，要常常去看看他們的姊夫，可是總沒有去成。

他們低着頭說話，一點也沒有妨礙他們播秧的速度。他們的後面是空空的水田，他們的前面是一行一行整齊的秧苗，直直的露在水面上。

「一個人在女人身上下了種，他知道什麼時候生根嗎？」老二問他的哥哥。

「那是盲目下種的，」老大笑着說，「所以要種了又種。那跟我們如今在光天白日之下的下種完全不同。——她拒絕你嗎？」

「起初是的，現在不了。」老二說。

「讓她靜靜的過三天，然後祇當第一次下種那樣去種一下，」老大告訴他的弟弟，接着又一本正經的對他說道：「一個人播種他的種子，先得安排好土地。這就是說，種子不能隨便種。一切都要準備好。一切都準備，纔可把種子種下去。可是也不能像風吹蘆葦似的亂播亂撒，一定要深深的種到泥土裏去，像這樣，像這樣……」

他每說一個「像這樣」一面用赤裸着的黑色手臂，便把一枝秧苗插到潮溼的泥土裏去。

老二用心聽着。

「我是個沒有耐心的人，」他說，稍稍有些害羞。

「那麼，如果你沒有兒子，是你的過錯。」哥哥說。對他老弟偷偷一看，嘴角上浮起一個微笑。「你結婚過了一年，就會覺得兒子此老婆更重要。」

「可是她的性情暴躁得很，」老二說：「每月她身上來的時候，她老是咒罵。」
兩個人都笑了。兩人的眼前，都浮起了老二老婆的影子，那個性喜活動的年青女人。老大的老婆沉靜而持重，若是她也有脾氣，她藏在心裏。但老二的老婆像一陣西風，她到那裏，周圍的一切就給她激動了。老二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就覺得這女人的可愛。

老大也愛他的老婆，可是他知道並不像老二那樣，愛得似乎一刻兒也離開不得。晚上並不急急就想上牀，他能直等到廟前或村頭茶館裏的茶客們打呵欠，伸懶腰，燈施人散的時候纔回家來。他回家來，倘使父親還醒着的話，仍能在屋前的打穀場上站着閒談一會兒。他愛他的老婆沒有什麼急不及待的樣子。他的老婆總是早上了牀，靜靜睡着了，他祇要悄悄地躺到她的身邊去。

但老二的老婆是一刻兒不肯安定的女人，花樣極多。除了在老二身旁的時候，老二總不知道她在那裏。每天黃昏，當老二第一離開大家，一心去找尋他老婆的時候，大家注視的目光，準備譏笑他的神情，很使老二有些難以爲情。他叫他的老婆「玉」，雖則他老婆的名字不止這一個字。「玉！」老二踏進自己房間就這樣喊她。她有時在那裏，可是不在的時候多。不論在家在外，她很少固定在一個地方，也從不曾躺在牀上等他。老二頗想知道這女人是不是愛他，但怕她笑，總不敢問。這女人的笑，也像她發脾氣那樣，很隨便也很含糊。

老二沉默着，心中盤算這會兒他老婆在家裏幹什麼。今天早晨她也到田裏，幫着插秧，可是吃過中飯就沒有來了。

「我要睡覺，」女人對他說，一面躺到牀上，一會兒就睡着了。老二很想睡在她身邊，可是他不敢，右邊插秧正忙的時候，白天跟老婆睡覺會給父親責罵的。他祇能讓她睡去，她額骨高高的小臉蛋兒，像孩子一樣的嬌嫩。她什麼時候醒來，醒了又幹些什麼事呢？老二抬頭看太陽，太陽還是高高的，於是嘆了一口氣。

★

★

★

★

★

★

在他院子裏所搭的蘆蓆涼棚下面，林丹正聽着一個陌生人在說話。這位陌生人是販買山東府綢與麻布的行脚商人。這種商人，往往於每年春天帶着他們的貨物到南邊來出售，到仲夏再帶了北方所沒有的江南細綢回山東去。他現在手裏只剩下些很粗的夏布，他知道這種貨色除了鄉下人是誰也不要買的，於是出城到鄉下來兜生意。他到了林丹家，因為看見這家人家比別家大些，又有一個年輕美貌的女人在門口閒站着。

她似乎並不注意這商人，實則不然，因為當那商人走近她說話的時候，婆婆從大門裏出來了，很乾脆地對他說道：

「假使你要跟一個女人說話，對我說就是了，別跟我的媳婦閒打牙兒！」
「我正要問她找她的婆婆呢，」商人急忙說。他對林老太看了一眼，知道她是個精明

的主婦。「我正要動身回北邊去了，還剩着一些很好的麻布，做夏衣穿就再合適也沒有。他們告訴我，您是村裏頂識貨的老太太……」

「別多話，拿你的夏布出 我瞧。」林老太說。

她一面很有禮貌的笑着，照她的吩咐立刻把包袱打開來。幾分鐘之後，雙方就爭議着夏布的價格。

「這價錢是便宜得很等於送給您老人家的，」他說：「因為今年夏天北邊要打仗了。」她放下了夏布。

「現在有什麼仗呢？」她問。

「不是我們自己打仗，」商人告訴她。「東洋小鬼要從海外來打我們。」

「他們會上這兒來嗎？」

「誰知道？」他說。

就在這個時候，她把她的丈夫喊了回來。

現在林丹坐着聽那商人報告的新奇消息，他們都在蘆蓆涼棚下面院子裏的一張桌子旁邊。這院子冬暖夏涼，實在是一個可愛的院子。林丹的先人在院子中間挖了一個小小的窟窿，裏面放一隻缸，栽了一缸荷花。現在正開了六朵荷花，紅紅的花瓣包圍着黃色的花心。在夏天，他們老是把桌子放在這裏，蘆蓆能遮雨，所以即使雨天也在這兒吃飯，林丹

和那商人坐在桌旁，他的老婆給他們倒了一碗茶，然後在稍遠的旁邊那張板凳上坐下了下來。她一面做鞋子。鞋底很硬，可是她有一支長長的鋼針，有時針不容易拔出，她就用牙，咬住了便勁把麻線拉過來。林丹每逢看見她這樣，總是把目光轉了過去，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牙也有些癢癢的難過，他不知道爲何會如此，但也從來沒有告訴他的老婆。

「你說東洋人殺了我們幾個中國人嗎？」林丹問那商人。

「他們殺了我們許多男人、女人和小孩，」那商人說。

他舉碗喝乾茶，站起身來。「我明天得趕到蚌埠，少陪了。」

這商人的樣子並沒有什麼特別，正像其他的負販生意人那樣，說話是帶着到處不吃虧的委婉調子。

林丹對於這消息並沒有大動心。「結果會怎樣呢？」他輕輕自言自語着。因為他並不是向誰詢問，於是也沒有人回答他。商人背起包裹，鞠了一下躬去了，院子裏就留下了林丹老夫婦倆。女的繼續縫鞋，他坐在那兒，目光從四面開望着他的屋子。牆是磚砌的，很有些年歲了，屋沿很低，上面覆蓋瓦。裏面是一磚砌的單壁隔間，先塗泥，然後用石灰刷白。這是他祖先生於此死於此的地方。他，他父母的獨養兒子也在這裏出世，同時也是他兒子孫子生長的地方。

這下午靜而熱，荷花的花鬚微微在抖動。在寂靜中忽然聽到了他孫子的哭聲。林老太

立刻站起進屋子去了，就剩下他一個人。他一生很圓滿，他在想。他很幸福，他的產業靠近這個大城市，靠近大江，即在阜乾年頭，道爲小山所包圍的小小平原，也不愁沒有水。他所希望要的，他都有。祇死過一個女兒。自己從不生病。如今五十一歲，身體還像兒子們一樣壯健，一樣結實。若不是他老婆老了，他還會養兒子呢。村上的媒婆，勸他買一個小老婆，他不要。就是昨天他還對那老婆子說：「我有的是兒子。」可是老婆子說道：「這年頭兒誰也保不住有一個兒子就能算一個兒子的帳。什麼打仗呀，槍呀砲的這些外國東西，三個兩個兒子就夠事了嗎？」

可是他祇對她笑笑。他覺得他的老婆從心底裏瞭解他，除了不再會生兒子，沒有什麼短處，還不是永遠那麼可愛的。他很滿意，他不願再跟一個年青娘們兒開始另一種生活。而且第二個女人進了門，家裏還能安靜嗎？

林丹用手拍拍桌子，喝完了碗裏剩的茶，站起身來，收緊了腰間的青布帶子。

「我回田裏去做活了！」他嚷。沒有人回答他。此刻家裏祇剩些女的，他也並不期望誰來回他的話。

他回到田裏，聽見兩個兒子距離他剛纔工作的地方，已很近了，心中很高興。還有一個時辰，大約到太陽落山的時候，這塊田的秧就可插齊。這是他們最後下種的一塊田，將來的收穫，足夠他全家明年一年的糧食。他再彎下腰去，黃色的水面，模糊地反映出他瘦

瘦的臉，方方的兩頰，和方方的下巴。因為林丹下顎的線條，角度分明，所以帶着竹笠來總很方便，那條竹笠帶子能夠穩穩地扣在下巴下面。村上有人的下顎平坦得成一個輪廓模糊的坡度，帶竹笠時祇好把帶子咬在嘴裏，林丹不是他們這一類的人。他可以很隨便地閉着嘴，不像他三堂弟那樣吃驚似地老張着嘴巴。三堂弟是好人，而林丹識得幾個字，看得懂城牆上縣政府的告示。

林丹自己一字也不認識，他的兒子也這樣。他從來沒有感到識字的需要。有什麼新鮮事兒週早總會聽到。若是好消息呢，快些聽到倒也罷了，若是壞消息，自然聽得愈晚愈好，所以他並不把兒子送到學堂裏去。當城裏的青年學生們下鄉演講，說如今不論男女老幼都會唸書寫字，林丹心裏一點也不覺懊悔。他瞧着他們，心裏在想，實在沒有相信他這種說法的理由。他有他自己的老辦法，也就保持着這種老辦法。

他跟他的兒子誰都不說話，各自低頭插秧，直到太陽下山，完畢了最後一棵秧苗，父子三人站起身，把笠帽往後一推，掛在背上。

「剛纔娘有什麼事嗎？」老大問。

「有一個北方的生意人，他告訴我們說要打仗了。」林丹說。在一個時辰以前，這件事情會使林丹想過一想，此刻心裏已坦然淡然，覺得對於他並沒有什麼重要性。他銳利的目光，端詳了一下黃色水面上成行的綠秧，秧苗在田岸上留下一行黑色的影子。兒子

們的手，做起活來，跟他一樣的老練和勤敏。他用青布腰帶的一端擦了擦臉，對第二個兒子說道：

「到你八老表店裏買些豬肉。我們今晚肉煮白菜吃。」
「讓我替他去吧，」老大好像故意打趣他老弟似的說。

林丹看看兩個兒子，老二的臉發紅了。「你們兩，鬧什麼鬼呀？」他問。老大笑着不講話，老二像獸子似的傻笑。父親的臉上微微浮起笑容。這兩個究竟還是孩子！

「你們不說就不說好了，誰來管你們的閒事，」說着也笑了。

林丹心裏很愜意，望着家門走去。快到家門的時候，他看見二兒子趕在前頭，忽忽先進去。家裏總有什麼事情，使這孩子如此急急忙忙，林丹想。他沒有想到老二這樣忽忙爲的是老婆。

老二走進他與他老婆的臥房。可是她不在那兒。

「玉！」他喊。沒有回音。

「玉！」他再喊了一聲，聲音放得很低。或許她躲着呢。有時她藏着哄他，等到丈夫發覺的時候纔出來笑他。可是今兒叫了第二遍，仍舊沒有影響。房子是空的。

老二找不到他老婆時心中總有些着慌，此刻又有了這種惶恐的感覺。她別逃走了嗎？老二到院子裏找他的娘。她不在那兒，於是又到廚房去。鍋的四邊，冒着晚飯將熟的蒸

氣，他走到灶的後面，娘跪在那兒，把乾柴塞進灶門去，他因為害臊，不能直截痛快問老婆在那兒，就裝出忿忿的聲音道：

「娘，爲什麼你自己燒火呢？我那不中用的媳婦難道不能替你幹這件事兒。」

「真是中用的東西，」娘說，「從太陽在中天一直到這會兒我就沒有瞧見過她。這些年輕娘們兒！媒人哄了我們。那樣大的脚，走東走西還不是挺容易的，我們做姑娘的時候，脚是裹着的，整天就在家裏，如今她們卻像沒籠兜馬似的滿處亂跑了。」

「我要找她回來打她，」他說時心中覺得十分惱怒，好像玉就在他眼前，伸手就好去打她似的。

「打罷，」他娘說。接着她迷着眼笑了。「先要拿定主意，我的孩子，你是能幹的！」

她又冷笑了一聲，一面把少少的一些柴草，很吝惜地塞進灶門去。林丹不是貧農，她自己的父親也有肥饒的耕地，可是她從小受的教育，不論貧富，都不應當浪費東西，吃的穿的，連一根稻草都不應當隨便浪費。她織了布，裁一件衣服，剩下的零星布角，她也從不隨便丟棄。這種節儉的品德，當初給他做媒的人曾經担保過，而媒人的確沒有說假話。如今要找像她這樣的年青女人，可真不容易。就像她的大媳婦蘭花也不能如此。蘭花是半天足，她的脚纏到一半就革命了，蘭花的父親就叫她不再纏下去，當時連林丹也不主張他

兩個女兒仍舊纏腳。

她把柴草一株一葉，一小把一小束的往火上送，心裏在想她的兒媳婦。媳婦的好壞，就可決定家庭的快樂或不幸，老的還不是要靠這些小的。媳婦比兒子厲害，兒子也就不可靠的了。那麼，她想，誰相信老二找到了老婆會打她呢？

「他不會打她的，」她對着灶門自言自語。她年輕的時候，曾挨過丈夫打了兩次，一次爲了林丹發怒，一次爲了妒忌，可是她丈夫比兒子強得多。那時她也沒有憑他打去。她曾用拳頭還手，抓破他的臉，狠狠的咬他的耳朵邊，如今還留着疤痕。

「那給誰咬的？」如今還有人指着她丈夫的耳朵問他。

「山裏的母老虎，」他老是這樣回答，一面總是哈哈大笑。因爲他女人的娘家是在一個山村之中。

可是玉，——誰敢打她。她嘆了口氣，讓火燄自己去升沉明滅。膝蓋有些發疼，但她並不介意。走過去揭開鍋蓋，聞聞味兒。飯很香，快要熟了。又把鍋蓋嚴嚴蓋好。爛一會兒就可以完全熟了。她——了——呵欠，伸手到爐突旁邊的一架子上取飯碗。那裏還留着中午吃剩的半條魚，這可以做晚飯的菜。還有一些白菜，她準備等回兒和在飯裏，魚是不要錢買的，祇要在自己池塘裏撒下網去，就得了。

她在蘆蓆棚下的桌子上，安排好筷碗，然後走到她跟丈夫的臥房。丈夫在那裏，蹲

在滿貯着涼水的桶裏洗澡。大家都沒有開口。可是兩人的臉上卻有一種平靜悠閒的表情。林老太在旁坐了下去，從頭上拔下銀簪慢慢的剔牙，瞧着丈夫洗澡。心裏暗暗地想，丈夫的體態，現在仍像她第一次聽見的那樣美滿結實。他動作得很快很有力，接着擠乾浴巾，擦着身子。浴巾是林老太自己織的，家裏用的一切布匹，都由她們自己紡織。林丹是很潔淨的人，身上從來沒有怪味或難聞的氣息。跟他臉對臉說話的時候，就會看到他潔白整齊的牙齒，氣息很香甜。並不像他三堂弟那樣，呼着氣，像一匹驢駝。

「你怎能睡在他旁邊呢？」最 林老太問三堂弟的老婆。

「難道男人不是個個都嘴臭的嗎？」那女人天真地回答。

「我的就不。」她當時很得意。

林丹穿上一條青布袴子，換了一條乾淨腰帶，突然道：「我要吃晚飯了。」接着他想到豬肉，他對老發說：「我發老大去買豬肉的。」

「中午還剩着半條魚呢，」他張大了眼睛說。

「我想吃豬肉。」

「吃吧！」他一身準備去燒肉。走進廚房，就看見桌上一張乾荷葉裏放着一大塊豬肉。她抓起細細端詳。八老表賣肉雖從沒有欺騙過她，可是她每一次都有些不放心似的。今天這塊肉可是再好也沒有了，軟軟的白皮下面，紅白分明，有肥有瘦，他一點也沒

不出什麼瑕疵來。於是把牠和了蔥與鹽，研細做成丸子，然後放到鍋裏去煎。林老太做菜特別敏捷，他丈夫抽了兩袋烟的工夫，肉丸已經燒好了。

「你爸準備吃飯了！」他在廚房門口喊他的大兒子。

老大從房裏走出來，已洗過身，換過衣服，手裏抱着他的孩子。

「我們都在這裏了！」他說。

林丹也走出房門喊他的二兒子。

「他怎樣會聽見你，」老太婆一面把冷白菜拌到滾熱的飯鍋裏，在廚房裏高聲回答。

「他在找他的老婆呢？」

院子裏兩個男人都笑了，他們的老婆從來不會走開。林老太用碗裝好飯的拿到外面來也跟着他們笑。門口站着他的大媳婦，正伸手指着自己的褂子。

「讓我來吧，媽，」她對她的婆婆說，因為大家都在笑，她雖不知道爲了什麼，也輕輕發笑。在這個家庭裏，常常洋溢着和悅的笑聲，蘭花又是隨和性格兒的女人，她跟着人笑，往往不再去追求大家所以發笑的原委。

當他們坐上桌子，老三牽着一頭水牛慢慢從大門進來。老三是高大沉靜還不到十三歲的孩子。他進來大家並不開口招呼他，他也並不期待他們的招呼。但父母都留心地看着他一眼，瞧他是不是什麼都很好。而老三知道，就是他們並不這樣表示關切，他也是他父母

最寵愛的兒子。在許多小地方，老三往往利用了這點，比他兩位哥哥，多占些便宜。他若向父母撒嬌發脾氣，至多不過惹他們用手掌拍拍他剃光的小腦袋。他的招人寵愛，完全因為他臉長得非常漂亮。老三的確很美麗，父母常常擔心着這孩子活不長。長得這樣美麗，老天爺豈有不妒忌的道理？他有長長的眼睛，瞳仁像水裏的黑瑪瑙，眼白很清明。方方的臉，嘴唇嘴唇的線條，平正飽滿。他最大的缺點是那種又像傲慢，又像嬌惰的懶洋洋態度，可是正像他們原諒他別的過失一樣，他們原諒他。此刻他把水從罐子裏倒入一隻木桶，在院子外面的一株楊柳樹下洗擦身體，然後進來坐桌邊去。

眼前的情景，令人心裏快活得很想發笑，父親看着兒子們獨自想。老二的位置空着，他遲早總會來，到那時桌子就全滿了。老大膝上坐了他的孩子，時時把嚼得很爛的飯，哺到像荷花花蕊一般輕紅粉嫩的孩子小嘴唇裏去。晚來的空氣漸漸涼爽，荷花的花瓣闔攏了去。處處都寂靜，祇有布機上織布的聲音，還有節奏地響着。林丹的小女兒尚在工作，不去喊他吃飯，她是不肯停手的。娘把一束稻草丟給牛吃。兩隻黃狗，很馴順卑微地搖着尾巴希望得些東西吃。牠們對生人，兇狠得很像兩隻狼，在主人前面卻馴順得像羔羊，此刻在桌子下面等待主人分些殘餘給他們。林丹把腳擱在一隻狗身上，他感到軟軟的狗毛觸着他赤裸的皮膚，腳底裏也覺得有畜生的體溫傳了過來。他俯身投下一塊魚去，這兩隻動物，也算他家庭中的分子，那塊魚不小，林丹給他們一個意外的恩惠。

★ 老二還在屋子附近的田裏找他老婆。太陽尚未完全下山，長長的淡黃光線像蜜似的照在嫩綠田禾上。若她在田裏，很容易發現她的藍布褂子，麥已收割，稻苗尚短，沒有什麼遮掩的東西。可是她不在。那末她一定在村上什麼地方吧？於是很迅速地盤算着她可能去的地方。茶館裏她不會去的，因為那兒都是些男人。也不會上父親三堂弟的家裏，他家的男孩子跟他一樣年齡，當玉沒有出嫁，待字家中的時候，這孩子曾想娶她。這孩子，老二叫他四堂哥，從前有一天，在鄰村玉的娘家門口，見了玉，心中就愛上了她，想娶她做老婆。可是老二愛在前。二同小夥子心中就生了醋意，相憎恨，一見面就找着機會吵架。這事情合村都知道，所以大家碰見他們兩人在一塊兒的時候，老是看着他們，留心着萬一他們吵一架來，好給他們排解，把他們拉開。

玉對於兩位青年，究竟要那一個，她不願說，也從沒有說過。從前當她娘問她的時候，她扭着小肩膀只是不作聲。有時她回答，他就含糊糊糊地說道：

「若兩 人都有兩條膀子兩條腿，十 手指十個腳趾，若不是鬥雞眼癩痢頭，那末有什麼分別呢？」

因此玉 父親心中 定主意，看誰家出的聘禮多，就給誰家。兩位青年都催促着各人的父親去求婚，若果娶不到手，就言着拿自殺 恐嚇，於是兩家家裏都鬧得很厲害。一天

林丹在茶館裏碰到了三堂弟，就拉他到一邊，告訴他道：

「因為我比你富裕些，我給你三十塊大洋，告訴你的兒子，那家的姑娘是我家老二娶定的了。否則我們兩家都不能安靜。」

三堂弟是願意的，三十塊大洋等於她半年的收入，問題也就解決了。老二跟玉定了親，接着就儘可能急急娶了過去。可是老二心底裏總有些不能原諒她，她當初爲什麼不自動選擇自己呢？然而老二至今還不敢問原因。有時，在晚上，老二倘在她旁邊，心中在想，「後到我們可熟悉的時候，當她願意對他一切都儘情吐露的時候，他要問她：

「當初你父母叫你選擇的時候，你爲什麼不選我？」

但至今還沒有實行。他對於她的身體雖已知道得很熟悉，可是還不瞭解她的心，所以他的愛她，總是帶一些不平靜的，有些覺扭扭的。

他此刻急急忙忙往村上走，外表踢想做出並沒有什麼緊迫的事情，但張大的眼睛一心在找尋那穿着藍布褂袴，身體纖長，短髮齊頸的女人，大約不過二十天以前，他回家來發現她把烏潤光亮的長頭髮剪掉了，他忿怒得好像發瘋。

「你的頭髮是屬於我的，」他向她嚷，「你沒有權利剪掉她！」

她不作聲，老二見她不說話，心中生氣，又對她高聲問：「剪下的頭髮怎樣了？」

他仍舊默默的，走進房間把一結長長的頭髮拿了出來，上端繫着紅色的絨繩，老二搶

過放在自己膝上。這一縷東西又平整又光亮又是烏油油的，那是他女人身體的一部分，可是她任性的把牠割棄了。

「我們怎麼處置牠呢？」老二把聲音放低，問他的老婆，「我捨不得丟掉。」

「賣了牠，」他說，「得了錢給我買一付耳環。」

「你要耳環嗎？」老二有些驚訝，「你的耳朵沒有穿孔。」

「帶外國式的耳環就不用穿眼，」她說。玉雖是心高志大不像一個鄉下女人，可是她經不起小小的痛苦。有時縫東西不留心，給針刺了一下手指，她就直嚷，有一回所肉所破了自己的大姆指；就哭不停，後來娘恐嚇要把他關到柴間裏去，纔算停止了。所以她從小就不願意穿耳朵。

「你要耳環我買給你，可是不拿你的頭髮去換。」他說。

老二把頭髮藏到一隻牛皮箱子裏去。這隻箱子，他收着他最好的衣服，小時掛在頸子裏的銀項圈，以及一兩件其他心愛的東西。

老二還沒有把耳環給她買來。直到今天，插秧把他忙得從朝到暮完全不得空閒。此刻他臉上裝着無所事事的样子往村上走去，心焦急得早已飛越在脚步的前頭，目光則銳利得像一隻覓食的老鼠。他心裏想，若使她今兒並沒有幹什麼令人生氣的事，明兒一定要進城給她把耳環買來了，晚上並且要探聽她，究屬她喜歡耳環喜歡到什麼樣子。但走了一程仍

舊沒有找到她。他大大的恐慌起來了，忽又想起了他的那位四堂哥，這小子因為沒有娶到玉使氣現在還沒有結婚。他走到他家，看見四堂哥的母親三嬸娘在門口。她是豬形的一個胖婦人，站在門口拿了一碗東西湊近臉，在吃。老二不願意在她面前提起玉的名字。

「你們吃晚飯了嗎，我的三嬸娘？」他很客氣地問。

「可不是，我跟你三叔都吃飯了，但你的四堂哥此刻還不會回到家來。」

「我就是想找他說話，」老二說。

「他進城去了，太陽在那棵楊柳樹頂他就出門，這會子不知在那兒，」她回答。

三嬸娘的臉又湊近碗去，老二離開了她。此刻他的心跳得真厲害。如果玉是跟四堂哥在一塊兒，他要殺掉他們，把他們的屍首放在大街上給衆人看。

想時已走到了廟前的那塊廣場，有一羣人聚在那裏。這塊廣場，八天之中七天總有什麼過路的變戲法或賣拳頭的人，或是別種的商販在那裏吸引了一羣人圍着看熱鬧。今天卻不是那種走江湖的生意人。是四五個男女青年，一望就知道是城裏來的，他們站在兩根竹竿張着的白布前面，把白布上的圖畫指給大家看。老二舉目立刻發現了四堂哥，他坐在離圍人羣稍遠些的一隻板凳上，於是老二無暇去看白布上究竟是什麼畫兒。老二一心以為玉無論如何一定在他旁邊的，可是仔細一看，旁邊並沒有玉的影子。方始定了一定心，熱血冷下去，接着就感到一陣饑餓與疲倦。若使找到了她，老二想，就是她沒有什麼錯事，

也要打她。一個女人應當靜靜地在家裏，等候她的丈夫，她為什麼像野馬似的連影子也不看見。

白布前面的一個青年在指手畫腳說話，老二到此刻纔聽見了他的聲音：

「我們要把我們的屋子和田地燒成一片焦土，連一口食糧都不能留下來，讓敵人挨餓。你們能這樣幹嗎？」

全場的人誰都不動，誰都不作聲。大家默默地看着白布上的那幅圖畫，此刻老二也看見了。畫的是一個城市，接連着許多屋子，這些屋子都在濃煙烈火之中。忽然人羣中跳出一個人來，老二一看，誰知是他的老婆。她到前面，伸手把遮在臉上的短髮掠到後面。

「我們能夠的！」她嚷。

在這許多人面前竟敢如此大聲說話，老二發抖了。她說的什麼話，這話表示什麼意思？丈夫不在旁邊，她有什麼權利可以說話。「回家去！」他喊她，「我肚子餓了。」

她回過頭來，好像沒有看見她丈夫似的。可是老二的喊聲，把大家喊醒了，把大家的心重又喊回了他們這。村莊，他們平靜的生活上來。人羣開始波動，男人們伸伸腰，嘴裏喃喃地自言自語說他們再覺得餓了，為什麼連餓都忘記了呢？大家慢慢散去。老二忿忿的等他老婆。再不能讓她這樣放肆的了，他想，一面眼角偷偷覷他老婆，因為他覺得在衆人面前正眼瞞他老婆是難為情的。

「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告訴你們的完全是真的！」那青年還站在廟門口嚷，可是誰都不去理會他。老二像石頭似的站在那兒，直等到老婆走過身邊纔開始動脚，他從眼角裏瞧見老婆跟在他後面。兩個人默不作聲，直到遠遠離開村莊，老二纔惡狠狠地喝道：

「你爲什麼在稠人廣衆面前，丟我的臉？」

她不同答，祇聽見她沈着的步子跟在他後面。老二儘可能提高了嗓子繼續嚷：

「我回到家時，肚子餓得直叫！」

「爲什麼不吃飯？」

他聽見她清脆的聲音，清脆而柔和。

「你不存我怎麼吃飯？」他頭也不回地嚷。「我又不能問你上了那兒去。在自己父母面前，不知道自己老婆上了那兒去，我覺得太丟臉子。」

她還是不同話。老二實在忍耐不住了，違反了自己的意志，回過頭來看看她究竟在轉些什麼心頭。他碰到她目光的時候，女的好像久已等待着她回過頭來。她笑了。當他們兩人目光相交的時候，她發出笑聲，而老二的憤怒，也立刻像一股氣似的烟消雲散了。她走前兩步握住了丈夫的手，握得很緊，他掙脫不得。

「你對於我太狠心了，」他說，聲音微弱得像一個老年人。

「哦，你看你的臉多麼蒼白，多麼沒有神色，」她說時仍舊帶着清脆的笑聲。「多可

憐，你這個大蘿蔔！」

他不要她笑，也不知道究屬希望她怎樣，但總不是這種揶揄的笑聲。原是淡淡的月亮，此刻撥出一塊白雲，在黑暗中放出黃金的光輝，水田裏滿是開關的蛙鳴。她的手給他握住了，像心似的輕輕跳動，他把牠拉起來，攔在自己頸子上，緊貼着下巴。他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種十分寬大的事情，他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表達出來。他的字太少了，可以應付平常的生活，但應付不了這種場面。

「我願意是朝唸書的人，」他說。「我願意多識些字。」

「爲什麼你要識字呢？」她問。

「可以自己暢快一些，」他說，「多識些字我可以把我心中所感覺的都告訴給你。」

「你感覺些什麼啊？」她又問。

「我自己很明白，」他說，「但我沒有字眼把牠表達出來。」

他們面對面的站在兩面稻田中間一條窄窄的路上，此刻一家人家都看不見。一株高大的垂柳，倒掛着長長的枝條；把他們和剛纔離開的村莊隱隱隔絕。老二放下她的手，又伸起兩手攔在她的肩膀上，把她的身體慢慢拉近來，直到她輕輕往後掙扎方始停止。

「可是我也沒有唸過書的，」她輕輕的說。

「你常常很少跟我說話，就是爲了這緣故嗎？」他問她。

「你自己不常作聲，怎麼要我對你說話？」她反問了一句。

他想了一想，放鬆了緊緊抓住她肩頭的兩手。他們互相等待對方說話嗎？還是在對方沒有開口以前，誰都不知說什麼是好？於是默默地相對着。

「如果我把心裏的事情都告訴你，你能不能也完全說給我聽。」隔了一回老二說。

「一定，」她說。

他放下手來。並沒有碰着她的身體，可是覺得他跟玉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接近過。

「那末，今晚我們大家來談吧。」他說。

「好，」玉點點頭。

她的聲音非常柔和，柔和得不像玉的聲音，他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她把一隻手讓她握住，兩人往家裏走去。直到快到家門的時候，她纔重又放慢脚步落在他的後面。

院子裏父親和老大都已吃過了，桌子上留着母親，她的大媳婦和小女兒還在吃。

「你們去了那末長久，」母親說，「我們不能再等了。」

「原不必等我，」他回答。「把我的碗拿來，我就在爸爸和哥哥這地方吃了。」他這樣的命令他老婆，大概大家決不會猜透他們倆剛纔上演了一幕愛情的喜劇吧。

玉坐上桌子以前，像一般妻子那樣給丈夫裝好飯，遞給了他。她恍恍惚惚地拿起飯碗

來，心跳得那樣快，忘記了饑餓。她所嫁的這個男人，今晚可以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了吧？

母親從桌邊站起來，對玉說道：

「你沒有做飯，這些碗盞就該你去洗了。」

玉應了一聲。

「好的，媽，」她說。

這樣的聽話，聲音這樣的和順，簡直從來少有的，母親在朦朧的月色中好奇地看了她一眼，默不作聲地向外走去。

「我的兒子到底打了她，」她想，一面跨過門口。

外面穀堆上，林丹坐在一張板凳上，旁邊是他的大兒子和三兒子，三兒子靠着地上的一堆麥幹，睡着了。母親又回頭細細瞧她的二兒子。他吃得十分高興，除了高興，就找不出別的表情來。

「他一定打了她，」林老太太想，心中很樂意。男人能夠，老婆的，纔是一對好姻緣。可是如今這種男人已很少見的了，她覺得她的兒子真能幹。

誰能相信，老二自己問自己，說話比了肉體的接觸更能使男女間發生密切的關係。可是今晚，他和他的老婆玉，就是這樣的。

當他羞怯地躺到她旁邊的時候，心中有一種新奇的感覺。「還不就是她，就是玉！」他自己對自己說，然而今天的玉，對於他太新奇了，比了新婚初夜的時候，還要新奇。她的身體，他是熟悉的，可是在那美麗的臉，纖小的身體裏面，隱藏些什麼呢？他從來不會知道。現在他不想去碰她，祇想聽她說話。他等待着，而她也躺着默不作聲。

「你也在等嗎？」他終於忍不住問了。

「對啊！」她說。

「那誰先說呢？」

「你」她說，「你告訴我，你要知道些什麼。」

要知道什麼？這是在他心頭的；於是立刻從舌尖上吐露了出來。

「那同想要娶你的四堂哥，你也想他嗎？」他這樣問。

「你就想知道這件事？」她驚奇地嚷。躍身坐起來，交叉着腿坐在牀中。「啊，你真傻！你老放不下心的，可就爲了這件事。那末我告訴你，我不想他，我不想他，任你怎麼問我，我都說我不想！」

「你整天默默的想些什麼呢？你終夜一句話不說，又在想些什麼呢？」

「我同時會想二十件三十件事情，」她說。「我想的事情像一串鍊子，一個連着一個。譬如有時我想到一隻鳥，我就想牠怎麼會飛的，爲什麼牠能從地上飛起來，我就不

能。接着我又想到外國的飛機，他們怎樣做的，有什麼魔術嗎，還算不過他們所懂得的，我不懂得罷了。此刻我又想到剛纔廟前那青年的話，這種飛機怎樣在我們的北方城市上飛去，怎樣把牠們帶下來，人們看見牠怎樣逃走和躲藏。」

他打斷了她思想的線子。北方的城市距離得太遠了。

「今天你爲什麼上廟前去？這也是我想問你的。」

「她坐在窗邊織你的新褲子。我沒有線了，你媽又祇有白線。所以我出去買些青線。我走到村上，人們都在廟前去——」

他又走了出來：

「我希望你不要自己上街買東西去。」

「爲什麼？」

「別人要看你的。」

「別人若我，我不看他們就是了。」

「我不要別人看你。你大好看，而你是我的老婆。」

「但我怎麼能永遠航往家裏。現在又不是從前的老法時代。」

「我願牠是前。我要把你關閉起來。」

「老使我把我關起來，我不吃飯，我死。」

「我不讓你。」

她笑了。「如今到底是新法時代了，所以我得走東走西。」

接着沉默了，過了一會，男的開口道：

「告訴我，你第一次看見我，你想些什麼。」

她扭轉臉去，在月光裏，他可以看見她的額角，她小小的直鼻子，她下垂稍稍鼓上唇的嘴唇，她整個的頸子。

「我很樂意你個兒比我還要高，因為我已經算高個了。」她說。

「不，你並不算高。」

她沒有跟他分辯。

「接着你又想些什麼呢？」

她突然抬起頭來。「後來我心中又想——我們會不會有一天像今兒這樣開誠說話。我們跟別的夫婦不會有什麼分別嗎？你會不會留心到我的思想，我遠不過是給你燒飯生兒子的一個女人？我是屬於你呢，還祇屬於家庭的？你和我，會不會開始學習讀書？我想讀書，我老是想讀書。書裏有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你能否給我買一本教我會讀書的書？……這就是我心中的祕密。別給我買耳環，買一本書吧。我剪掉頭髮就爲了這件事，我想買掉了買一本書。我不敢告訴你，所以說要耳環。我要的是書啊。」

她斜着身子靠近了他，熱切地希望丈夫能接受她的要求。

「書，」他說，「我們這種人與書幹什麼？」

「我就要一本書，」她說。

「可是你不會讀，有了書也不中用！」

「我能夠，」她說。

「你怎麼能呢？」他問，「像你這樣的女人都不會讀書的。」

「我學過，」她說「一次識一個字。我的爸爸把我一個兄弟送進了學校去，我每天從他那兒學到了一點兒。可是我自己沒有書。」

老二想了一想。慢慢說道：

「若果你要，我就給你買吧。但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家裏會有一個女人唸書的。」
他們這樣談下去，很快過了半夜。

「我們得睡了，」後來他說。「明兒還有事做呢。如果我進城，我給你的書也買來。」
他說到這裏，躺在他身旁的玉。湊近身來，這是她從來不曾有過的舉動，於是老二咽住話頭，斂着鼻息。這太甜蜜了，這是出於玉的主動，他簡直無話可說。這也是他生平經驗中最甜蜜的一刹那，更勝於新婚的那一晚，因為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出乎她的自願。

那夜到老二入夢以前，好像有神指使似的，他確信她一定會懷孕。從這一夜，她一定

會給也。兒子。

兄弟中間，祇有老二並不把進城當作一件爲難的事情，所以進城給父親賣東西的總是他。父親如果能夠避免，總不肯進城去的，他說他到了城裏連呼吸都覺得有些不平衡。他的老婆也不常進城，她說城裏人身上都有一陣難聞的氣息。關於這一點林丹並不完全同意，他說每一種人的肉，都有不同的味兒。林老太就說，若果如此呢，她喜歡吃着新鮮菜新鮮魚肉鄉下人味兒，城裏人吃的東西擱在市場上都發爛了，他們的肉那得不臭呢。大兒子進城太老實了，城裏人說的話他全相信，小的究屬還是個孩子，他總共祇進過兩次城門。因此三兒子中間能上城辦事的祇有老二，他有時帶着雞蛋，上城南橋邊的舖子去賣，他家殺了豬也由他帶進城去賣給肉舖子，秋收後餘剩的米糧自然也由他進城去賣掉的。他幹這差使已有相當年數了，現在他進了城，既不害怕也不害羞，也不會像多數鄉下人那樣爲了東張西望，失腳跌交。他今兒進城，走路時頭是抬起的，臉洗得很乾淨，換了一套簇新的藍布短袴，因爲是夏天，所以不穿襪子，換上了一雙新草鞋，這是每年到了冬季，在長夜漫漫的黃昏，他跟他哥哥等自己用稻草織的。當他走上第一條大街的時候，也伸手抹光了頭上短短的黑髮。他每次進城都知道上那兒去辦他的交易。當他跟城裏人說話的時候，樣子很有些一本正經，但也帶着一點鄉下人的好禮貌。若使買他雞蛋的人付了一塊角子給他，他收着，一句話也不說，可是他記在心裏，下次把雞蛋賣給他的時

候，就屬上三個壞蛋。三個壞蛋變值得一角錢，當衆人發現這三個壞蛋的時候當然完全明瞭原因，他知道老二能夠辨別壞角子，同時也就能辨別自己是個壞蛋，於是雙方心照不宣，此說了話還清楚，雙方更不用發怒吵嘴了。老二用這方法，使城裏認得他的人都很尊重他，這他自己也很尊重自己。

可是今天進城是來買書的；對於這件事情，他並不比三歲的小孩更內行一些。他走上一條擺着若干書攤子的街，他站定了一個一個細細看着那些攤子。除了書的尺寸大小不同，老二覺得這些書都是差不多的。因為看他站了那許久，書販們就問他找什麼書，他祇能回答他們不知道。他若明說他是給他老婆買書，他覺得有些難爲情，因爲大家會把他老婆看成不同一般婦人的怪物，所以他假裝着在給自已找書。

這些書販大都是瘦小憔悴衰老的人，過去在小學堂當過教師或是三家村的學究，無所成就，於是淪爲書販，把書籍作爲商品出售了。可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老二認不得字。他們把書指給他瞧，說道：「這一本不壞，都是些洋鬼子的笑話，」或道：「這一本是尼姑偷人的有趣故事，」或說：「這是三國志，難道你沒有看過，那末誰看過呢？」他們把一本一本書放到他眼前，可是在他看來，仍舊沒有什麼分別。他偶然揀起一本淡紅色封面的，問道：「這是本什麼東西？」

「你瞧來。」書販毫不在意地說，指着封面的字給他看。

老二笑了，臉上有些羞慚。「我實在是不識字的。」

那人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末你爲什麼要買書呢？」他問。「你爲什麼不買鹹的甜的呢，買一件玩玩兒，或是繡件新褂子的一段布，或是一支銀耳挖，而買一本書呢？」他的語氣很有些瞧不起人的樣子，老二很不高興。「我要買一本書，可是書是你的，」他說完轉身走了。他想先上姊姊家去，若是姊夫在家，就問他應該買什麼書；然後再來，當着這老頭子的窗，隔隔壁那一攤子去買。

老二離開那兒走上大街，又走過三孝街就到了他姊夫所開的店鋪前面來，這是洋貨鋪子；東西很多，外國的手電筒，橡皮鞋子，各式各樣的瓶子，各色毛線編織的衣服，洋鏡，鉛筆，碟子以及鏡框，架子裏肥白婦人的畫片等等都有。在平常，老二可以從玻璃窗面一樣一樣地看個仔細，消磨許多時光，可是今天一直穿過店堂，走進裏面的院子，他的姊姊就住在裏面。這個夥計記得老二，就讓他進去了。

姊夫靠在一隻藤椅裏，膝上放着他一個最小的孩子，手裏揮着扇子。他姊夫正發胖的年紀，此刻赤着膊，身體白嫩得像個女人。在又光又白的手腕四周，胖胖的肥肉繞成幾圈圍子，手指是又胖又尖。他的朋友們說他酒量食量又這樣的好，他要發財了，他爹着讓他們說去。

「啊，我的老弟，」老二進去時，他說，「請坐……請坐！」他微微欠起身來，對於老婆的弟弟他知道無須站起太多，接着就喊他的老婆。

「阿大的娘，老二了！」他嘆。

她奔了出，頸子裏的鈕扣沒有扣上，老是滿面春風的一團圓臉蛋兒上堆着笑容。

「是你來啦，弟弟，」她雖是老二祇有幾尺的距離，但很高興的叫着，「家裏老的小的都好嗎？二弟媳爲什麼不上我家玩？她懷着孩子沒有？你這個小傢伙！」

她把這些話有如水泡兒似的，一個一個從她紅紅的嘴唇裏很快地吐出來，一面笑，一面說，結果笑話與話整都分不清了。然後轉背去拿了些西洋點心來，又跟老弟倒了新沏的熱茶。

老二告訴他們家裏一切的新聞，又逗着孩子玩，又聽姊夫告訴他，若不是學生們日夜叫人不買外國貨，讓人們愛買什麼買什麼，生意就不知道多好，做生意和學生與愛國有什麼關係。把這些都說完了，然後老二向她姊夫提起買書的事來。

他的這位姊夫，名叫吳良，是能夠讀書的，因爲他是城裏人，他的父親祖父也都是城裏人。可是他們每一代都娶的是鄉下老婆，因爲城裏女人過了一兩代，就會變成軟弱懶惰的了，睡得遲，起得晏，喜歡「麻將」，生了孩子也不願自己喂奶，媽媽虎虎，連丈夫娶小老婆都會答應的了。吳良年輕時讀過很多書，就是到如今，逢着夏天天氣太熱，或是冬天

店中太冷，就回到自己房裏坐在火盆旁邊看起書來。他放下膝上的小孩，像滿肚子有學問的人那樣，對老二莊嚴地說起話來。

「各種用處，有各種的書，」他說。「我先得問你要書什麼用處，而且是給什麼人讀的。如果一個男人要偷偷讀着尋尋開心的，這種書有。如果你家中事情太多，沒法子出門遊歷，心中渴欲出門玩玩，也有書給你看了，等於親自出門遊歷了一番。如果一個人喜歡想用毒藥害人等事，而自己又不敢害人，那末也有書會告訴你這種故事。你要的究竟是什麼書？」

老二赧然微笑，略略有些害羞；然後決心把事實告訴他的姊夫。

「姊夫，是這樣呢？」她說。「我娶的老婆，我起初以為她跟平常女人一樣的，如今卻發覺她識得字，很想要一本書唸。她甚至瞞着我剪下長長的頭髮來，賣了想買書。我答應了她，我對她說我給你買，今兒進城就爲這件事兒。可是我怎麼能說得出什麼書名兒呢？」

「你當初就該問她要什麼書，」吳良說，老二也覺得這話對的。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書有這樣多的分別，」他說。

吳良想了一想，就轉臉去問他的老婆，他老婆咧着嘴巴，一直坐在旁邊聽他們說話。

「阿大的娘，你是女人，」他說。「倘使你識得字，你想看些什麼書？」

他從來沒有想到的看書問題，使他舉手遮着臉笑了。因爲他牙齒是黑的，她笑起来總

用手遮着臉。

「我從沒有想過這件事，」她說。但她這位城裏丈夫，胖臉上一付性急的樣子聽着她，於是放下手來，定着眼把問題想了一想。

「我記得我小時侯在鄉裏，」他說：「我常常聽一位一隻眼的老頭子講故事，他說的是一羣住在湖泊附近的強盜。他講的時候，聽他的人們不論男女老幼，誰都伸着頸子，聚精會神要聽他的下文，可是他每逢緊要關節，或一個人給捉了起來，或是正有一場熱鬧的惡戰，他就停着不說，拿起小筐籠來要大家給錢，於是錢像稻田裏下雹似的丟進了他的筐籠。」

吳良很興奮地瞧着他的老婆。

「你說的完全對了，」他說。「正是這本書，我的二老弟。這本書裏什麼事情都有，凡是欺騙丈夫的女人都受到懲罰。真是天網恢恢，惡人有惡報。這書有時也說些壞事情，但壞人都沒有好結果，打起仗來結果總給別人殺掉。這書名叫水滸傳，裏面全是些義氣的強盜。我小時候曾經看過，如今倘使要我再看，也決不會厭煩。」

他咧着胖胖的嘴微笑，想起了當初讀水滸傳時所得到的欣快之感。老二站起來嘴裏默默唸着這書的名字，道謝了他們，說罷再會，就往外走去。此刻店堂裏擠着許多顧客，忽然一陣爭吵的聲音使老二停了腳步。這爭吵起得突然，而聲音又是如此響亮，所以人人停

了賣買都舉頭望着發生這聲音的店門口，老二發現一羣年青人，手裏拿着石子棍棒，擋住了去路。

這些人的前面，站着一位高個子的青年，他沒有戴帽子，長頭髮遮到眼睛的附近。他伸手把頭髮往後一掠，高聲叫夥計把玻璃櫃子開出來。夥計尙在遲疑不決的時候，他舉起右塊拳把櫃子上的玻璃打開。

「敵貨！」他高聲嚷。兩手同時伸進櫃子去，抓出錶、筆以及其他類似的小物件捧到街上去，他動手的剎那間，其餘的青年也一齊動手打開櫥櫃，把東西丟出去，顧客們瞧着這樣的作賊東西，發出一陣喃喃的聲音，聲則其中有的混水摸魚，把抓得到的小零碎偷偷塞進口袋溜走了。青年們把東西捧到街上，立刻有人聚攏了來。青年們瞧見這樣，加倍的憤怒，衝出門來，舉起石兒棍兒見人就亂打，直到人們退後了去，這個青年就站在街心監視着這些東西，有的仍到裏面去把貨物丟出來，然後點上火，於是一堆襯衫、被單、帽子、鞋子以及其他編織的衣飾立刻着了火。旁邊的人們都站着不動，對於這樣的浪費東西，眼睛裏都放着怒火，可是誰都不敢作聲。老二也站在那裏，驚惶地張大了嘴巴，他聽一句話不敢說。他的姊夫沒有出來，兩面夥計也逃得無影無蹤，他們都不在。他是誰，他一個人能跟他們較量嗎？他瞧着，直到胸中難過得作惡，也走開了。

走到近城門一半路的時候，他總想起還沒有買書，因此重又回頭，到原來的那條街

上，在剛纔那裏可憎小老頭子隔壁的書攤上，問有沒有講義氣強盜的書，書販把一册厚厚的又髒又舊，大約經過很多人閱讀過的書丟給了他。

「這樣一册很髒的書，一定很便宜的，」老二看着書面的油跡與黑點說。

「幾天或許是很便宜的，」書販說，「可是最近幾天有許多學生來買這部書。問我爲什麼道理，我可回答不出來。這些年輕小影子的行事，我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們瘋瘋顛顛好像喝醉了酒，而且女的也是如此！」他的腳蹬着他站立的石階。

「那末我就買牠吧，多少錢？」老二問。

「三角小洋，」書販說時，老二可嚇呆了。

「一本書要三角小洋？」他說。

「一本書爲什麼不值三毛錢？」那老頭子回答。你花三毛錢買一塊肉，吃下肚就沒有剩下的祇是廢物。可是一本書，你讀了記在心裏，牠永遠在那裏，你忘了再可以想想，再可以拿出、讀讀，你以爲怎麼樣，你看什麼值得？」

老二伸手到腰裏取出錢，付了書價，可是心中很氣忿，因爲隔壁那個老頭子在旁邊聽了冷笑，並說道：「你若知道書名，爲什麼不早說出來。我倒有部新的。」他一面取出那部完整的書。

老二滿心的憎恨，他寧希望買一部乾淨整潔的書，但是一面走；一面祇能說道：「我

甯願買他舊的，不買你新的，你這個忘八蛋。」他往回家的路走去。

可是他還沒有走完那條街，他想起他應當再去看他姊夫的店子怎樣了，那些暴徒走了沒有，於是又往姊夫家走去。到他那裏，門是闔起來了，街心裏祇有一堆灰燼。幾位花子和小孩在灰燼裏找尋鈕扣等類的小東西，可是人們卻照常來往住，好像這種事情他們是見慣的了。老二站定了心中一算，他要不要進去，裏面的人安全不安全。而他又想到，倘自己也牽入到這箇糾紛中去，他的父母將怎樣的不安與擔憂，尤其看見門上用白粉筆寫着幾句怕人的字，因此他更覺遲疑。他對那些字瞧了一會兒，可是一點都摸不着什麼意思。恰好有一個穿着黑色袍子學究似的老年人走過那裏，於是就回過頭來，問他道：

「先生，你能不能告訴我這些字說的什麼意思？」

那人停了步，從懷裏摸出玳瑁邊眼鏡架，上鼻子，皺着嘴唇抬頭唸了幾遍，然後告訴他道：

「牠說，凡販賣敵貨的店家都要受這樣的處分。如若再不行，買賣敵貨的人，就得留心他們的腦袋。」

「謝謝你，先生，」老二說時心中十分驚惶。這些字眼竟跟他們的外貌一樣怕人呢。他知道爲了自己對父母的責任，他必須立刻離開這裏，回到安全的家裏去，別給人家知道他和這家是有親戚關係的。於是他挾着給玉買的書就走。書包在一塊擦汗藍布手巾裏。這

真是無奇不有的年頭。他獨自想，在一個早晨就碰見了那麼驚人的稀奇事情。他急急忙忙離開這多事的城市，加緊腳步回家去，那裏有和平的田園，靜穆與明朗的天空。

他到家把書給了玉，今天要告訴他們的學問太多了，連買書的事情都忘了說起。大家都存院子裏聽他說話，他最小的妹妹也停了織布走了出來。林丹凝神抽了一袋水煙，接着開口道：

「你可問明白那個敵人是誰呢？」
這個問題使老二楞住了。

「你們罵我傻瓜吧，」他說。「我簡直沒有想到問一問誰是敵人！」
他爲了懊悔自己的愚蠢，獸獸的呆了好一會。

可是城裏發生的事情，離這家還遠得很。夜幕同往常一樣籠罩上空，他們也像其他的黃昏一般，吃了晚飯進備睡覺，大家還是保持着從前那樣的想法，認爲無論城裏人做出什麼獸獸事來，這裏仍是一點也不會有什麼變化的。林丹和他的老婆睡前略作短時間的談話，林丹很爲他的大女兒擔心，林丹說當初悔沒有把她嫁個莊稼人，就是拿出吳良一半的聘禮來，他也有心情願，但林老太後來以爲不這樣擔心。

「她已不是我家的人了，」她告訴她的丈夫，「好歹都是她丈夫的事情，何況她已給

他生了一個兒子。那兒子是有什麼亂子呢，他們自會叫人給信我們，到那時再看，得用不着替他們擔憂吧」。

林丹聽了老婆的話，也就寬心了。屋子及田野的寂靜立刻襲了上來，這屋子，他們已居住了很多的年代；這田野，也是他們很久以來，靠牠生活，靠牠供給一切的生活所需。歷久不開發生什麼事故，這田地總是屬於他們，供給他們生活的。

老大跟他老婆躺在牀上，老婆在喂孩子吃奶，老大把自己對於姊夫家那個亂子的感想，說給他老婆聽。

「這些事情都是外國學來的，」他說。「如今這些學生們全不懂從前的好道德，他們沒有拘束自己的規矩。今天以為這樣對的，明天又以爲那樣對的了，他們不知道憑着一個人就不能斷定什麼是非短長。唸了一點書就自以爲了不得，出來幹這種爲非作歹的事情。」

「我們永不讓孩子進這種學堂去，」孩子仍在她懷中吮奶，可是她快要睡着了，口齒模糊地說。

「我們決不，」老大說完，躺着再繼續思考下去。他覺得很慢，而且很吃力。有似着水牛背後耕田似的淌着汗。後來他想起一個道理來了，就高聲說給他的老婆聽。「一個人應當就在他自己家裏，」他說，「若是他就在他自己家裏，做他會做的事情，照顧着他自己，還有誰來傷害他呢？若是人人能守着自己本分，還有誰來欺凌他的國家呢？」

他等待老婆對他這番意見表示贊同，可是初起毫無聲息，繼而祇聽見她輕輕的鼾聲。這個道理沒人理會，他微微有些憤怒，可是他是一個和氣好心的人，決不願吵醒已經熟睡的女人，於是讓自己的思想沉靜了下去，接着屋子裏的，寂靜也襲上了他，他也睡着了。至於那整天織布的小女兒，她從來沒有進過城，今兒聽到的事情，她簡直沒有法子想像，於是像奇怪的夢一樣，忽忽就在她腦子裏消失，她很快很容易地睡着了。

老二與玉，也早把這件事情丟在腦後，她把書一開。在桌上豆油燈微光之下唸書上的字，他在旁聽着，注視着她美好的嘴唇。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魔術，老二心中想，她的眼睛竟能從紙上認識那些字，又從眼睛裏傳到舌尖，發出聲音傳到她的耳朵裏，使他完全懂得了意義。

他雖懂得意義，可是他的心卻不在這上面，他滿心覺得玉的可愛可喜，注視着她對着書頁上下移動的眼臉，他的嘴唇，她露出的頸子，以及逐字逐字指着的纖纖手指。她讀得很慢，像說書人似的一字一字吐出來。老二贊美愛好之心，覺得再不對她說出來，好像肚子都要漲破了。

「我希望鬼神不會責罰我，」他說，「我愛你，比愛我的爹娘更厲害，這樣有些忤逆不道吧。假若我祇有一分糧食，我一定給你吃，讓爹娘挨餓。這是真心話。也許老天爺會饒恕我的。」

他從書頁上抬起目光來，接着漲紅了臉，書也讀不清楚了，於是放下書來。

「你這樣老瞧着我，我不能唸了，」她說，唇間浮現起羞答答的笑容。

「因為我看不懂書，所以非看着你不可。」他說。

丈夫的調笑，在她很覺難以爲情，爲了要給自己解圍，女的接着說道：「哦，我忘了，我要教你讀書的。」因又攤開書來，叫男的跟她一起低下頭去。她指着字，叫他一個跟着她唸。老二一一照她的吩咐，但心卻全沒有放在書上。

後，他倆一同上牀的時候，白天的經過，他已完全忘記了，他覺得祇有這個家，纔是他生活的世界。

此刻整個家庭裏，祇有老三在想着他二哥白天的遭遇。他睡在堂屋的一張竹榻上面，因爲家裏沒有餘屋可以給老三獨自占據一間，所以他一向睡在堂屋裏，但他父親答應他，將他娶了老婆，給他添闈一間。他在竹榻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心裏想着那些搗毀他姊夫店子的青年，他們所譏言的敵人，究竟指誰呢？他覺得世界上有許多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正像往常一樣，他心中懷疑着，如果他是就在父親家裏，這些事情，他怎樣會知道呢？

後，他翻覆得忍耐不住了，正像他往日失眠的時候那樣，全身走到了牛欄裏去。牛靜靜地躺在地上一過夜。他抽了一束稻草靠着牛的身體蜷伏了下去。

牛身上那種熟習的感覺，使他的思想沉靜了下來，於是他也睡着了。這會兒天已全

黑，林丹家的屋子，站在田野之間，寂靜得有如他們祖先的墳墓。但這決不是墳墓，這裏面充滿的生命，不過熟睡而已，仍舊是活潑激的生命。到了深夜，一彎月亮起來了，照耀着田裏的泥水，照耀着這家屋子。正像月亮過去幾千幾百年以來那樣的靜靜放着光明。

這庭裏有許多事情要林老太太去籌畫，處理和修補，她成了家中一切生命的中心人物。因此，她的小孫子一月一月長大起來，不知道誰是她真正的母親。那個以軟綿綿胸懷喂他奶的是母親呢，還是那個進進出出抱他背他，喂他糖米粉的強大婦人是他的母親呢？祖母與母親在他看來是沒有分別的。林老太太雖要她的兒子們結婚，而且是早早結婚，免得家裏鬧出什麼離奇古怪的醜事來，可是她知道，沒有一個年青女人能夠像她這樣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們雖已長大成入，她還愛聽他們像牙牙學語時那樣喊她「姆——媽。」

「是的，我的心肝肉兒！」她老是這樣答應他們。他的大兒子，如今自己做了父親了，有時來找她縫一顆紐子或是縫一整草鞋帶子的時候，林老太太也這樣心肝肉的答應他，家裏也沒有人會覺得奇怪。大媳婦蘭花這種女人，一旦生了兒子，就自己覺得立下了天大的汗馬功勞，孩子醒着的時候就瞧着他，孩子睡着的時候就聽着他的鼻息，除了孩子之外，什麼都不必想不必做了。她以為自己忙得不得了，絕沒餘暇整理家務，給老大縫補縫補或做雙鞋底。因此，林老太太在晚上往往暗暗在丈夫面前對大媳婦表示不滿。

「那位蘭花，」有一晚她在牀上喃喃地說：「她有了這個孩子，就什麼都沒工夫幹了。若沒有我，我們的老大早餓着肚子，出門去身上也會像叫化子。雖則孩子還小，放到那裏就可睡到那裏；可是她成天坐着瞧她的孩子，一點別的事情也不能做了。日後孩子大起來，會爬會走的她怎樣？他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個孩子又怎樣呢？我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就一點也不會放在心上，你可記得我還下田刈麥，生了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我把兩個孩子放在桶裏，照樣做我的事兒，孩子們又何嘗有什麼三長兩短？可是她——哦。不瞧着孩子鼻子裏呼吸，好像就會嘶氣似的，又好像孩子會從太陽光裏吸進一塊灰塵似的！」

「像你這樣的女人原是有少有的，」林丹說，一面想入睡了。

「還有玉，」林老太嘆着氣說。「這玉對我有什麼用？她的心是放在你二兒子給她買的青上，瞧吧。看她生了孩子怎麼樣！」

林丹清醒了起來。「玉肚子裏也懷着孩子嗎？」

林老太在黑暗之中撇着嘴唇，一本正經地道：「她的經期已過了十天，還不見來。如果到孩子下地，她還沒有讀完那本書，我不知道她怎麼辦。我肯賭咒，她一定成天捧着那本書，讓孩子怎麼生，就怎麼生。那本書到我們家來，一定是個倒楣日子，天下沒有比女人唸書更壞的事了。我肯賭咒！我肯願她抽鴉片烟。」

「不，鴉片烟更壞，」林丹說。「我親眼瞧見我的媽爲鴉片烟吃足了苦頭，我就不願

意再有一兩鴉片烟進我家的大門。」

「真的，話說回來，鴉片烟更不得了，」林老太說。因為她也知道林丹的母親，爲了小肚子裏疼痛的毛病，四十六歲那年吃上了鴉片烟，家裏就多了一門天大的累事。如果她沒有吃的穿的她倒全不在意，可是她一定得抽鴉片烟，成天成夜癩着眼睛半開半閉，似睡非睡的祇要人家托鴉片烟給她過癮，他們雖則不願意把鴉片給她抽，可是她的疼痛一天厲害一天，沒有鴉片她就活不了命。如此者有七年之久，買鴉片的錢比化在衣食方面的還要多。而且那幾年恰好厲行禁烟，買賣或吸食鴉片都有生命的危險。林丹的父親知道如此，從來不讓他的兒子去買，往在他親自偷偷摸摸的給她買來。那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每月或隔相當時間他必須要去購買的時候，他在家裏什麼事情都給兒子安排好，並且警告他的兒子，倘若他去了不回來，那末一定給抓進監獄去了，這是絕沒有赦免釋放希望的，所以叫林丹不要出門找尋他，像他死了那樣把家務承擔，林丹是有這樣生活下去的責任的。

父子倆每一次分別的時候，互相注視，心中都知道這或許是最後的一見。林丹今生總不會忘記，他父親爲了母親冒險出門，臨別那種勇敢而又愁慘的神情。後來好了，在三天以內丈夫妻倆都給雲亂送了終，而女的先死。這樣他的父親就可以安心長逝，因為他知道他的兒不必代他去做那項冒險工作。鴉片這樣東西，在林丹看來是摧殘一切和平安定的東西，後來，鴉片禁得愈嚴，值到如今，除了十分有錢的人偶有抽鴉片者外，鴉片這樣東

西，就很少聽見，林丹覺得非常痛快。

林老太一巨談論到了她的小輩，那就不容易停嘴的，此刻她在靜寂黑暗之中，思想又展開了去，「還有我們那小女兒，」她說。「她出了好織布的單該誰做呢？她今年十五歲，也得給她選擇一個人家了。玉應當學會織布來代替她。這是你的責任，你應當告訴你的二兒子，你還得對大兒子說，他的媳婦在家務上得多幫我的忙，因為我死了，她就得來承接我的位置，玉祇要注意紡織的事情，我們給老三娶親，要娶一個身強力壯，可以跟他下田的女人，那末我們即便死了，家裏也事事有人照管了。」

林丹沒有回答，因為他已睡着了。他老婆談着家務與小輩的語音，最易把他催眠入夢，可是林老太却還在說下去，林丹則睡得愈熟，一點也沒有回音。

「雖說大女兒已經不是我的人，無庸我們擔心，可是究竟是我生她出來的，搗她奶了這樣大，我還有些放不下心，我想知道她如今怎樣，她丈夫的舖子已恢復了原狀沒有，她家的人怎麼樣了？憑你罵我吧，我簡直丟不開她！」

此刻林丹打着鼾，這聲音告訴她，你想他再來說她的話，于是她也停了嘴，可是心中在想，她到底應當怎樣辦，她不明白為什麼那些男人一輩子都像小孩似的，空口白話的過日子，又覺得家裏的事情為什麼總得讓女人去辦，後來打定主意，明天寧可沒有人做飯，讓合家挨餓，他要親自進城，看看大女兒去，尤其是兩個外孫兒女。

「如果我看見有什麼青年學生在擾亂我女婿的舖子，我不怕，」她想。「我趕上去打他們，拉他們的鼻子，誰能奈何我，我不過是個鄉下老婆子！」

主意已定，她就心平氣和地睡着了。

林老太，睡醒的時候，立刻想起了昨晚決定的事情，在大家尚未醒來以前，老早就起了牀，爲家裏準備着她離開後這一天的若干瑣事。窗縫裏還絲毫沒有亮光，黑暗的天空，星星又亮又大的像半夜一樣，可是從她內心的估量，她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她知道穿好衣服，掃好地，淘過米，大約就快要雞啼了。

真的不錯；當她把米淘過三通，放到鍋裏添了水，她聽見雞聲遠遠地一村一村傳了過來。當她梳好頭，洗過臉，漱過嘴，就不必要用蠟燭了；而接着就是燒早飯的時候，一面準備着鹹蘿蔔，鹹魚等下飯的小菜。家裏的人也陸續起床了。老二夫婦倆總是全家起牀最遲的一對兒。林老太對於這件事暫時不加干涉，因爲他倆結了婚還不到一年；但滿了一年，她就會吩咐他們也要跟大家一同早早上牀做事。

今兒大家第一眼瞧見林老太的時候，就知道她一定要做些不同往常的事情。她穿上了一件最好的白布新褂子，全新的鞋子，因爲頭上很緊，腳跟微微有些後垂，而且帶了一對金耳環。

林丹瞧見她老婆時；就定着眼上下打量她。

「怎麼樣，老大的娘？」他問。

「昨晚我細細想了一想，」她說，「我想去看看大女兒，她的孩子，還有孩子的爸，他們究竟怎樣了？」

「你怎麼能一個人獨自進城？」

林老太伸了伸頸子。「我還怕誰嗎？」她問。

於是她吃過早飯，把女兒媳婦都喊到面前來，吩咐他們一天的工作。「蘭花，你把你的孩子縛在背上，空出手來，給家裏做飯。玉，你燒火，別一回兒熄一回兒燃的，烟熏了飛孫子的眼睛。小女兒你還照常織你的布，除非爸有什麼事情叫你，你就答應他。你們丈夫有事。就有你們兩個媳婦答應。老三要什麼找你的姊姊就是了。茶必須。它老是熱熱的。別給我留什麼吃的東西，我在女兒家一定吃得飽飽的，到明兒也不要緊。我女兒見我去了總是特別給我多買些肉，或是叫人買什麼包子饅饅給我吃。我一定吃得兩天都不會肚子餓。」

大家聽着她，林丹走進房間，拿出一些錢來給她零用，可是她推著不要。

「爲什麼我要耗費你好好的銀子錢？我一定不拿的！留着秋天買種子吧。而且我也不要什麼。如果你送我東西，我也不能說我要什麼啊！」

林丹笑着推給她，結果她接受了。林老太老早胸有成竹，林丹也知道她故意如此。如果他不給她，她會給他錢，但他既然如此客氣，她覺得也應當跟他客氣客氣呢。

後來她準備動身了；大家都送她到大門口。林老太帶着一個白手巾包兒，裏面是給大女兒的禮物，六個雞蛋，幾隻桃子和一些乾的柿餅。

時間還仍舊很早，路上時時有挑着菜蔬柴草進城出賣的鄰里鄉親跟她招呼，問她好，問她的丈夫，問她上那兒去，她也欣然的一一回答他們，問問他們家裏她知道的一些小事情，可是太陽上來了，天氣很熱，當她走進那個又高又大的城門洞時，她渴欲陰涼一下。於是在一個瓜販的攤上坐下，吃了一個香瓜，吃過後她懊悔了，因為她打起噎來。就走前去到一家小店裏買了碗熱茶吃，她覺得她好了，方到女兒門上去。

店又開了，兩個夥計也在那裏，但櫃子櫃子都是大部分空的，玻璃也沒了配上。她走前去看着往常所見過的東西，大半都沒有了，所剩的祇是些鄉村店家也買得到的布匹等平常東西，一切新奇的貨品，外國貨品，燈啊，手電筒啊，玩具啊，草帽啊，皮鞋啊，以及有洋花、洋畫的碗兒碟兒都沒有了。她知道這裏的損失真不小，她的女婿還不敢收拾呢。

林老太太高高的翹着嘴唇，走到後面，發現情形比她所想像的更不堪。女婿軟癱在一隻椅子裏，肉消了許許多多，皮寬寬的有似穿了一件過大的袍子。她從沒有看見過，從前那樣飽滿的頸子，如今會像黃牛頸皮那樣垂了下來，那樣便便的大腹，如今會像走了氣的一個袋子。她進去時，女婿睡着了，女兒坐在旁邊給他揮着扇子。她看見母親就做了一個姿勢，叫她不要聲響，但沒有停手，仍舊給男的扇。

林老太俯身靠近她女兒的耳邊低聲問道：「他樣子很憔悴，難道生了病不成？」

「倒楣事情把他氣病了，」女兒也低聲回答他，「她不能吃東西。」

林老太知道得很清楚，凡是男人女人甚至一頭畜生不要吃東西，就是在向墳墓走路，她想到了女兒這樣年輕就要做婦人，心裏吃了一驚，急忙闖進裏邊去，對外孫兒女也不看一眼，也不去招呼她的親家母，捲袖手，走進廚房，把站在灶邊的女傭人一手推開。

「給我引起火來，」她十分嚴峻地吩咐那傭人，傭人不及招呼她，就執行她的命令來。「起初火要小，」林老太對她說。「我叫你把火燒旺的時候，你就燒旺，大約喘一百口氣的工夫，再把火頭弄小。」

除了自己隨帶的雞蛋以外，她又找到了一碗肉釘兒和蔥，和在裏面，她炒成了一碟香味撲鼻的好菜。史良在外面正半醒半睡的伸手趕掉臉上的蒼蠅，忽然聞見味兒就張開眼。

「什麼東西，好香的味兒？」他問。

「我的媽從鄉裏帶了些新鮮雞蛋，她正在炒呢。」

「我想吃。」他說。

他老婆聽見這句話立刻趕到廚房裏，林老太正把炒蛋盛到碗裏，女兒把碗搶了過去。「他想吃，」她硬，一面檢起一雙筷子，奔出去，把碗遞給史良。

吳良自從那天店子被人搗毀以後，簡直沒有吃過東西。因為他在平常一日三餐按習慣總是把肚子填得滿滿的，他如今雖沒有想到饑餓，仍舊覺得精神壞到跟第一天一樣，可是饑火在胃裏却漸漸上升了。此刻鼻子下面是一碗好菜，這樣新鮮的鷄蛋城裏人是一生難得碰見幾回的，舞動着一雙筷子，直到吃光方把空碗放下來。林老太跟她的女兒却定着眼珠站在旁邊看清了牠，偶或兩人愉快地舉起目光相視一笑，立刻重又低下頭去看着吳良。當他放下空碗的時候，她們都笑了，接着吳良又重重嚥了一口氣，於是林老太笑着嘆道：「我知道我爲什麼今天一定要上這兒來，我那隻老黑母鷄，往常一個月祇下一兩個蛋，這會却四天就下了一個蛋，還有那隻黃母鷄，一天隔一天下了兩個蛋，這是老天爺幫我忙呢。此刻你好了，」她又轉臉對着他女兒：「給他弄杯熱茶，越熱越好，這樣他就可以像生下地那天一樣好了。」

當她女兒去茶間來的時候，林老太坐下身去，先喊女兒給她把最小的孩子抱過來，林老太膝上或背上不放在一個孩子了，總覺得缺了什麼似的。孩子全身赤裸着，祇散散的纏了一塊尿布，她拖在手裏放在膝上，一面看着吳良喝着熱茶，吳良又嚥了一口氣，於是林老太向他開口了。

「無論你怎樣不舒服，千萬不要不吃東西，或是消蝕你自己的肉，」她說。「你深知道你上有母親下有子女，沒有一個人是屬於自己的，他是屬於他的上一代和下一代。若果讓

別人來把自己毀滅，或是自己毀滅自己，那個人與人的關係就斷絕，國家也就要滅亡了。」
吳良眼皮沉沉的向她張開眼來。「誰知道國家總是要滅亡了呢，我的丈母娘？」他傷心地說。

林老太瞧瞧她的女兒，這話她不懂。

「他就是老想的這件事，」她女兒說。「他老是說國家要亡了。」

林老太拉開扇子來很迅速地扇着。「除了老百姓還有什麼國家，而我們就是老百姓，」她說。「你，吳良，不要以為一天的倒楣事情就可以毀了你。你一定要去採辦比從前更多的貨色，再去把外國東西買來賣，請官府保護你，這樣不就好了嗎？」

吳良祇是哼着。接着說道：「我有一個壞消息告訴你。這消息在我肚子裏已有三天了，到明天第四天。」

林老太搶着道：「這你就不對了。把壞消息藏在肚裏會傷你的肝和胃。什麼氣的惱的，還有這種壞消息，爲了自己的身體，一定要發洩出來。」

「這不是我一國人的壞消息，」吳良說，「這是關係我們整個國家。日本人派了兵船過來，他們的軍隊已在海邊上岸，跟我們的軍隊打起來，可是我們恐怕打他不過。」

吳良知道他告訴她們的消息，這兩個人是不瞭解其中的嚴重性的。她們從沒有到過上海。這裏到海邊只有五六百里的距離，在她們看來比五六千里還要遙遠。她們沒有乘過火

車，或是什麼別的洋鬼子車輛，連一幾里以外江邊的外國輪船都沒有去看過。只有幾年以前，城裏的軍隊扣留了幾個外國人，那些外國大輪船在下開開砲，林丹家在鄉下聽見過像打雷似的砲聲，這是他們常談的，後也就忘了。

「你還記得你從前聽見過的砲聲嗎？」吳良問。「如今沿海就響着這種大砲，把我們的城市都轟毀了。」

「記得的，」他的女人毫不在意地說。「那時恰好我在用砂子擦飯鍋，那聲音震得我手直抖，而且還有很大的回聲。我向爸和媽嚷着地震了。可也沒有什麼害處。」

「沒有害處，你瞧吧。」吳良說完又哼了一聲。因為他是商人，而每年要到上海去辦兩次貨，那邊的情形他非常熟悉，也就知道前途是怎樣的。同事。學生們毀壞他的貨色還不過是大災禍的前驅。他不敢再去採辦這種貨物，如果不去採辦，那末他的店裏還有什麼別家所買不到的貨色呢？

「你自己寬心吧，」林老太說。「海邊遠得很，就是江也離我們不近。他們能奈何我們嗎？」

「他們還有飛船，」他說。這兩女人一點也不怕，真有些使他惱怒了，他要她們來分擔自己的恐懼。所以他把他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怕情形，說給她們聽。「那些飛船從海裏飛起來，兩個鐘頭就可以飛到我們這裏，在我們頭頂下蛋，把我們的房子炸成灰，我們怎

樣對抗牠？」

「你們都下鄉到我們村志上去，」林老太頑強地說，「我常說城市是個充滿着禍害的地方。你們倘能下鄉，我就天天可以看見這。小心肝了。……哦，天啊，要死啦！」因為她聽着吳良說話，忘了給孩子繫好尿布，此刻忽然溺起尿來，尿流在她那件新褂子上，她就這樣笑着叫着。子是亂了一陣。她的女兒走上前來想接過孩子去，但林老太却不肯放手。

「不，讓你們罵我吧，」她笑着說，「這點兒尿算什麼？我的身上也不是他第一個孩子溺尿，一會兒就乾了呢。」

正在亂的當兒，吳良的奶奶從房間裏走了出來，她是在裏面睡覺的。吳大媽的地位似乎比她高，所以林老太待站起來招呼她。

「我又來打擾你家了，」她大聲說，「可是我聽見了店裏的事情，所以我親自來看一看。這會兒我告訴你家姑爺說，不要過分擔憂，一個人爲了父母就不能不吃東西，他沒有父親，可是還得想到你，我的老姊妹，自己保重身體，因爲他的肉是你的，不是他自己的啊。」

吳良的母親，因爲身體太胖了，她簡直不能一氣走三四步以上的路，而且她胖得使聲音也低啞了，她懶得說話，祇是笑着點頭。一面坐了下去。她坐下去就咳嗽起來，她的咳嗽也不同凡響，咳得週身抖動，眼睛像球似的睜了開來，臉都發紫了。咳嗽開始的時候，

林老太的女兒立刻搶着去找紅糖，吳良也跳起身給母親倒茶，女傭人從廚房裏奔出來給他揉了頸子和背，給孩子和吳良母親這樣一鬧，屋子裏接着就靜了下來，吳良剛纔所談的事情大家也攪忘記了，吳良在母親面前也不願再提起剛纔的話。

吳良心中突然感到煩惱，這些女人在她面前簡直使她不能忍耐，於是藉口說此刻他必須到店裏去看一看。吳良不是一個愚魯無知的人。他一個月也偶或看一兩次報，他也曾到大茶館裏聽外國機器從空中傳來的新聞。因此他非常明瞭，如果他聽到消息是真的，將有怎樣的意義。

他自己並不恨日本人，他以為跟日本人打仗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一打仗他和別的許多商人，都沒有生意可做了，所以他心中恐懼得更厲害。惟有和平，人們纔可繁榮，打起仗來就什麼都完了。他聽說在別的國家，打了仗就有許多生意可做，可是中國並不是這樣的國家。他時常在茶館裏聽人報告他們在外國所見所聞的情形，他記得外國打仗等於一筆大生意經，中國就不是這樣的國家。

此刻他突然感覺到家裏這些女人，攪擾得十分煩厭，他決心上茶館去坐一會兒，自從他店子被人搗毀以來，因為羞慚，他還沒有上過茶館。他走進房間裏去穿衣服，發現袴腰寬了許多，袴帶也長了不少，心中很有些愁悶，他出門時揀了一條別的路，繞過女人所在的那間屋子，出了大門也避過大街，從小街走。進了茶館，不到他往常與朋友們坐慣的那

張桌子邊去，却另揀一張小桌子，坐了下來。他知道他舖子搗毀的消息大家一定早已聽到了，可是誰都不來接近他，於是心中非常懷疑，他們究竟仍把自己看作一個正當商人呢，還是一個漢奸。他等着大家的表示。

這裏雖有許多人，但很靜。人們大都默默坐着喝茶，有時開口，也祇是輕輕的幾聲低語，接着重又沉寂了。從前在這裏，往往有許多人狼吞虎咽的大吃點心，甚至喝酒乾杯，可是今兒大家吃得很少，沒有一張桌子充滿着喧鬧的聲音。也沒有人熱得汗流浹背，大家都穿得整整齊齊，沒有感到炎熱，似乎屋子裏充滿着冰冷的恐怖空氣。

吳良坐待有沒有人來招呼他。如果有人來呢，就什麼也不成問題。如果不呢，他們已把他看作漢奸了。因為那些學生不僅搗毀人家的貨物，並且會把貨物所有者的名字，登在報上，用大張的告示貼在城門口，說他們是漢奸。

當他給自己斟第二杯茶的時候，他的目光偶然觸及了一個他稍稍有些認識的人，這人也常常在這裏吃喝的老茶客。若果一切很正常呢，此人會招呼吳良，吳良也會邀請他到自己的桌子上來一同吃喝。可是他一見吳良，好像沒有看見什麼似的把目光溜到別處去了。於是吳良心中更加明白了。

「我是一個漢奸，」他煩悶地想。幾星期前還算是正當的營業，現在却變做好商了，他覺得他周圍的世界變化得太快了。

嘴裏的茶好像立刻變成了苦味的鹽水，於是拚命身來付了茶資就走。他到街上，就在那天老二買書的書攤子上買了一份報，站着讀。報上說上海開火了，中國軍隊在那裏血戰。他讀着一家一家被摧殘被毀滅的商號的名字，喉嚨裏發着呻吟的聲音。他不知道爲什麼要跟 宋人打仗。一月以前不過北方稍稍有些糾紛。幾年來學生們滿嘴的喊着抗，但是在商人，有誰去理他們？他跟他的同行還不是因爲 本的貨物，賺了很多錢。在一年裏頭，有時他會遇見過一兩個日本商人，他們說中國話時舌頭雖有些僵硬，但人是很有禮貌，很和氣。不論過去現在，他跟他們都沒有什麼過不去，他們跟他也何嘗有什麼過不去呢？

他站在那裏覺得非常惶惑，那個賣書的老頭子問他是不是有些肚子痛，還鬆出了什麼別的亂子。他搖搖頭，折起報紙，急急回家去。仍舊走剛纔來時的那條路進他自己的房間。

從窗子裏，聽見女人們仍舊在曠曠的閒談，他怕老婆喊了出來，叫她把飯送到房裏來吃。他說他吃了要到店裏去，把餘剩的貨物核點一下。

「我不能採辦新貨進來了，」他傷心地想。「我和我的家都完了，可是我今生今世總不明白究竟爲了什麼緣故，爲什麼我好好做了幾十年的生意，今天却成了犯法的事了呢。」

林老太很暢快的這一天，很快就到結束的時候了。她準備走回家去，手巾裏包着她女兒給她的一些糕餅，他呷了最後的一口茶，又吻了兩個孩子的小手，抱了抱他們的小身體，跟吳大媽說聲再會，向女兒點了點頭，於是走到外邊經過吳良所在的店堂。因為還有別人在，所以她祇跟吳良鞠了一個躬，走到街上。

今晚林老太覺得街上特別熱鬧。各家店舖裏充滿着人，都非常忙碌，街上有許多小販，人們來來往往，說着笑着。風靜了，此刻天氣似乎比白天還要炎熱，街旁已經有人把牀子搬了出，預備晚上就在外面睡覺，這會兒大都還在吃晚飯，街上往來的人，他們都能看見。處處是笑聲喊聲，有時對不認識的人也招呼一下或打趣一下，林老太覺得誰都像一家人似的非快樂。

「我們都是漢人，」她心中很舒服地想，「如果城裏人身上有城裏人的特別味道，我們鄉下人還不是有鄉下人的氣息，可是我們仍舊是一家人啊。」

她這樣的走回家去，看看路旁的田地都很肥饒。稻田裏的水已經乾了，嫩嫩的穗子已開始透出來，預告着今年的豐收。田裏什麼都好，田裏好就什麼也不成問題了。

到了家，她發現大家都在等待她，而且今天人人都會照她的吩咐做事。整天的無別從她回到家格外高興，她看看大家的臉，似乎都比分別時好好了。連玉都覺得不壞，她瞧着玉那年輕而精神飽滿的臉，心中想道，「我怎麼能怪老二過分的愛她呢？」對於蘭花，她

心中想道：「可憐的忠厚人，我不能對她太嚴厲了。」她又拉起小女兒的手來，看看上面織布織出來的硬皮，於是說道：「你明天不要織布了，停一天，給自己的手上擦些油。」

每當林老太表示慈祥和氣的時候，全家就慕添了活潑欣喜的氣象。林老太的慈愛，對於他們，有如微溫的爐火，有如並不太熱的陽光，並不太冷的春風。合家這樣的坐下茶同吃晚飯，在充溢着和平的空氣裏聽着林老太告訴他們種種的事情，可是他忘記把吳良的話告訴他們。

晚飯後，逐個逐個大家都去睡覺了，祇留下林丹夫婦倆，把晚上的事情一一料理清楚，把狗趕到門外，給老三鋪好牀，讓他睡了下去，把牛繫好，他倆也上牀去了。除了池子裏的蛙鳴之外，大地寂靜得別無聲息。老夫婦並頭躺在牀上，因為今天一天的分別，所以也覺得分外的親熱。

「我的老太婆，」林丹低聲說，「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好老太婆。」
因此打仗的事情，她連丈夫都忘了告訴。

第三章

第二天林丹怎樣會有什麼準備呢？

第二天也和其他的日子差不多。早上他醒來時比平常遲了一些，等到覺察，就立刻跳下牀來。他的老早已起身，他聽見大兒子在院子裏洗臉漱口。林老太正催促沒有起牀的人起牀，因為一天又已開始了。這一天似乎跟平常沒有什麼兩樣，大家坐下吃早飯的時候，林丹吩咐兒子們這一夫各人的工作。若說今天有什麼兩樣吧，祇是他今天吩咐把水牛去耕田，並不到山邊放草，所以他對小兒子道：

「吃了早飯，把畜生牽出來架上犁。第二熟青菜正是下種的時候了。」

飯後他下田工作，三個兒子都跟着他。其時太陽已高高升起，他從後面推着犁，老三在前面牽着那頭懶洋洋不願做活的畜生，工作就這樣進行着。老大與老二在隔壁的稻田裏拔草。他舉目四望，在每塊田裏都是像他和他兒子們一樣的農夫。他們是他的鄰里鄉黨，是他的親戚朋友，在做同樣的工作。年勢很好，晴雨調勻，早有十足收成的徵兆。他沒有什麼希望得到的缺乏東西，他所有的，也足夠令人滿足了。

他怎會準備到眼前就要來臨一件驚天動地的大變呢？就在這一天，上午過了一半，他聽見了飛船的聲音。這種聲音他是熟悉的，他在以前不時的聽到過，但沒有今天這樣的響

亮。他抬頭瞧去，看見天空反映着陽光的那些銀色東西，並不像往常看見的那樣是單獨的一隻，數目很多，排着整齊的隊形，有如南來秋雁掠過天空時的整齊隊形。林丹剎時間幾乎以為是一羣失時的野雁。但牠們並非自北而南，乃是自東而西，比野雁飛得還要迅速。一會兒都已飛到頭頂。遠近田裏的農夫，都像林丹那樣，瞧見飛機時就停了手，仰了頭，他們並不害怕，祇覺得如此迅速，如此好看得出奇。大家知道這是洋人的玩意，祇有洋人纔能做出這樣的機器來。心中並沒有妬忌之意，祇是驚羨歎服，林丹和他的鄰人們呆呆瞧着天空這些又高又小的銀鳥。

接着他們看見一塊銀色的小東西，當機羣前進的時候，從一隻飛機裏掉了下來。牠向東傾斜而降，落在一塊稻田裏。轟的一聲，立刻一堆泥土飛了起來，大家瞧着仍舊不懂，仍舊一些也不怕。簡單的好奇心，使大家渴欲趕到那塊田裏去看一看究竟是什麼東西，林丹和他的兒子也夾在人堆裏。他們找不到什麼。祇發現一兩片金屬的殘片，田裏却有一個大窟窿，那塊田裏的主人瞧着窟窿，大笑了起來。

「我十年來就想在田裏開個池塘，可是總沒有工夫動手，今天有了呢！」他欣然地說。于是大家認為這種機器是在需要的地方，開鑿池塘、井或河道用的。現今這池塘橫有三十步闊，長還不止三十步呢，大家都跑着步子，回量着，于是對那位主人頗有羨慕的情緒。

大家正忙忙碌碌，對於所見所聞驚奇未定的時候，有一個人忽然聽到城裏也傳來一陣與剛纔掘這個窟窿時同樣的響音，他抬頭望去，看見十里以外的城牆上，像大火災那樣捲起了黑烟。一個一個的烟頭升到靜止的空氣中。因為沒有風，升得很慢，像陣雨時的黑雲似的，濃濃升。

濃烟一陣緊似一陣，可是大家都猜不透牠的道理。人人帶着驚疑之心，回去繼續工作。今天不是趕上市的日子，天氣這樣好，正宜趕在下雨以前，把菜種好，誰也沒有工夫進城瞧瞧牠的緣故，而到落的時候，烟也淡了，似乎一切已成過去，大家回家吃飯休息，準備第二天的工作。

「若是事情大到值 人們一談呢，我們遲早會知道的，用不着上城瞧去。」林丹在歸家的途中對他的兒說，大家都笑了。在晚飯桌上，合家都羨慕那個不費一錢在田裏開了池塘的人。

晚上，正是新月已降，黑暗直要繼續到天亮的深深黃昏，林丹聽到了狗叫。他無論怎樣熟睡，狗叫是會立刻把他驚醒的，因為那畜生受過訓練，倘有生人偷偷前來的時候，就報告家裏的主人。林丹聽到狗子高叫了一兩陣，接着就不叫了，門上有人敲門的聲音。他躺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若是陌生人，狗一定會繼續狂吠。那末，若不是狗給突然殺了，來的就不是陌生人。

凡是心中略有機智或打算的人，在這樣昏黑的夜晚，在沒有明白誰在敲門以前，決不會隨手起來開門。所以林丹先叫醒他的老婆，一面却緊緊拖住了她，恐怕在自己沒有決定如河處理以前，她就貿然地闖出去。因為林老太太是個急躁人，像她所常說的那樣，誰都不怕，要是有人敲門呢，她祇想開了門，看誰在外邊。

他們商量了幾句話，而門外的聲音更大了，于是走下牀來。此刻全家都被驚醒，三個兒子也離了牀，于是林丹拿了點燃的豆油燈，一同走向門去。他決定不作聲，祇是細細的聽。他們聽見狗子並不狂怒，嗚嗚地發出搖尾親昵時的欣喜之聲。

接着有人的說話聲，出乎他們的意料，那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是我們的大女兒，」林老太嚷。「她爲什麼不睡覺，這會兒趕了這裏來？」

她開了門，她和大家所看見的，比了林老太的料想，更有希奇的發現呢！門外站着的是大女兒和吳良，各人抱了一個孩子。還有吳大媽，呆呆站着，似乎驚惶失措地完全不知道她在那裏或是她經過了怎樣的遭際。此外更有幾個衣包，一把茶壺，一條被頭，一籃碗碟，兩支蠟燭和一個灶神的神像。

大女兒瞧見自己的父母，就大聲哭起來了。

「我們幾乎都死了，」她嗚咽着說。「如果我們再靠近街道十尺，我們統送了命了。兩個傭人和夥計都給埋在場下來的牆頭下面。店子去了一半。我們什麼都沒有了，除了手

裏的這些東西。」

說話時大家湧進門來，林丹在後面急急又把大門關好。土匪，他想，土匪打進了城。這是已有一百年來所沒有發生的事情。可是在古時，山上土匪常有打進城的亂子。

「爲什麼沒有把城門關好？」他問。

「天上來的禍殃，關城門有什麼用？」吳良說。他把孩子放下了下來瞧瞧自己。走了這樣長的路，孩子使他混身濕透，有如淋了雨。他很悽慘地自己上下打量着，他是一個謹慎小心的人，在平時抱小孩子也祇揀懂事的小孩抱。

「你說什麼？」林丹問，舉起了燈，注視着他的女婿。

「城裏給轟炸了，你沒有聽到嗎？」

「轟炸了？」林丹學着說。這是他以前從未聽見過的名詞。

他的女兒岔着說道：「今兒早上，飛船飛到了我們的城上來。因爲我們忙得很，起初也沒有去注意牠。我記得後來有一位夥計在門口嚷，他說數目多得很，值得出來看一看。天啊，真正天救了我，我那時恰好在喂孩子的奶，沒有出去，要不然我就出去了。我的丈夫和婆婆幸而還在睡覺，還有一個孩子也在我腳邊玩着，可是有一個女傭人出去了，接着我就聽到撲通的一大聲！我直跳了起來，奶頭也從孩子嘴裏拉了出來，我腳下的地直震，我尖着聲亂叫，牆上的石灰都飛了起來，一根樑撲過了桌子。可是這還不算希奇。爹和

媽，外面的店屋大大的搖動，北面牆壁大堆大堆的倒了下來，我們一半的貨色都埋在裏面，還有活生生的兩個夥計呢。——剛剛娶親，另一個也是很好的老實孩子，以後到那裏還去找這樣的好人？」

「店子毀了，有了好人也沒有用處，」吳良說。

這半天，林老太的腦子就在在跟聽到的這些新奇事情相撞鬥，但實在想不通，她也就不去想了。

我們得給你們預備林舖。玉，你去點火燒些熱茶。蘭花，你去下一點麵，讓他們吃了睡覺，究竟出了什麼亂子，明天細細的再說吧。」

林老太心裏可是在想，這一定是搗毀吳良店子的那些學生，又鬧什麼鬼了。他以爲全城遭殃的祇有她女婿一家店子。

玉卻知道得清楚一些。她一聲不響的往廚房去，老二跟着。兩人蹲到灶後，玉張大眼睛，豎起眉毛問道：「可不是他們嗎？」

他問道：「誰是他們！」

★

★

★

★

★

★

第二天早晨，大家就沒有想到下田做活。吃飽肚子，半早上已經過去了，其餘的時間就聽着吳良和大女兒訴說昨天的事情，連吳大媽也擦着眼睛，喃喃地道：「聲音真大

——這樣大的聲音！」

林老太終於明白城裏的情形了。並不是一家店鋪遭殃的小事情。飛船上掉下來的銀色小東西，當牠們爆炸的時候，周圍一切就會碎成了灰塵。

「人怎樣呢？」林丹問。

「也是粉碎，」吳良說，「好像人也是土做的，這兒一個膀子，那兒一個腦袋，一雙腳，一條腿，心，腸子，一灘血或是零碎的骨頭。」

接着大家不作聲，各人面面相覷，沒有親眼瞧見，簡直無法完全相信。

「爲什麼呢？」玉替大家問了出來。

「誰知道？」吳良說，「天在上頭。」

隔了一會，大家在靜默中站了起來，回到各人的工作去，女的去做飯和照顧孩子，林丹和兒子到田裏去。祇有吳良獨自空着，農家的事情，他是完全不懂的。他是個商人，沒有貨色，他祇閒着無事可做。可是此次的閒散無事，比他一問所能想像的還要惡劣，因爲在他看來，前途茫茫，似乎永遠不會有個止境。

★

★

★

★

★

此刻玉與老二，又在池邊那棵垂楊下而儉儉相會。那天老二在廟前找到玉後，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地方，此後兩人常常到這兒聚會。相愛如此熱烈的這小兩口兒，自早晨到夜

晚，沒有一刻兒可以避了旁人，獨自說話兒的。家裏除了他倆的臥房，總是每間屋子裏都有別的人，白天又不好意思進臥房去，因為誰都以為這是可羞的事情，給村裏知道了，誰都要笑他們，說他們急得晚上都等不及了。自從那天發現了這棵大楊柳下面的濃陰，又有茂密的枝條，宛如帘幕低垂似的遮掩着，老二有時就招呼玉到這裏來等他，他等了，兩人或是說話，或是靜靜坐在一起，或是相視微笑，或手牽着手，於是白天就不感覺過得太長了。

這天老二跟父親出門下田的時候，向玉點了點頭，她就知道到中午要她到垂楊下面去等他。她依約而去，比老二先到，坐在草地上等他。這裏很靜，祇有一隻青蛙，因為玉來了，忽忽跳入池塘的聲音。還有一隻漫聲嘶叫，調子起初很高，忽轉低沉，旋即靜止的。簡直不能相信這裏的世界已和過去不同，然而她知道確已變了。

從丈夫買給她的書裏，由於不尋常的靈感，她領悟到人與人間有時怎樣失去了和平，怎樣相仇相恨。在戰爭中人們相殺相殘，甚至慘酷到儘可能磨折別人，吃人的肉。失去了和平，人們也會做出一切野蠻獸性的事情來。

「我們怎樣自己救自己？」她想，「怎樣救我們的孩子呢？」

接着他又想到那天廟前的青年，他問大家能不能毀滅他們的屋子，毀滅他們收穫的糧食，使敵人沒有法子利用，以及她當時怎樣站起來說道：「我們是可以的。」

「但那時我肚子裏還沒有孩子，」她想。

此刻老二來了，分開了扶疎的柳條，坐在她旁邊，拭着身上和臉上的汗。

「我自己很奇怪我變了，」她說，「現在除了我們的孩子，我別的什麼都不放在心上。」

「我做活的時候，心中在想。我現在知道非那樣不可了，」他說，「我們不能再就在這裏，我們要到敵人不能到的地方，你纔能好好地養育你的孩子。」

「離開你父親的家嗎？」她搶着問。「父親會怎樣說法？」

「我沒有找到如何應對他的話時，我暫時不想把心事告訴他，」老二說。

他輕輕握住了她的手，心中在想此刻她的這種溫柔沉靜是何等的甜蜜。自從玉知道懷了孩子之後，總是很溫柔沉靜的。而她，緊貼着丈夫的手，想到日後她要完成她做母親的任務時，他將如何地看護着她，保障着她的平安，於是也感到萬分的甜蜜，從前任性不安靜的老脾氣也就暫時的消失了。

「你以為我應當怎樣，我就怎樣去做。」她說。

「我和你一塊兒去做，」他說。

隔了一天，敵機再來轟炸的時候，林丹卻在城裏。由於他們的渾噩無知，以為飛船來了一次就像地震似的，不會再來了。所以林丹那天早晨吩咐他的兩個兒子單獨照管下田做

活，他自己則準備進城去看一看，並且吩咐老三休一天假，跟他同去。當他們動身的時候，連林老太心中都毫無擔憂慮之意，她以為到那晚他們一定會安然還家的。

父子倆沿着一條石路走去。進了南門，除了往來行人的臉上，都有些恐懼沈重的表情之外，起初也看不出什麼不同往常的情景。

這是一個向 充滿着快樂的都市。向來是謹慎舒適的所在。近年之處處有規模巨大的新店子開出來，可以買到幾年前都看不到，甚至想都想不到新奇東西。平常百姓連車夫苦力們，也可以買一支替紙頭燈籠，晚上握在手裏照亮的東西，而且風還吹不滅牠呢。這種東西使大家生活得非常快樂，非常美滿，誰料到這些新鮮東西，將來會帶給他們怎樣的結果呢？大家知道這些東西是外洋來的，於是贊美那些製造的人，以為他們是值得敬慕的好人。然而這是飛船不曾光顧前的情形。

可是今天，林丹在街上，在父子倆進去息腳的茶館裏，聽見人們慘淡地說，這城快要毀滅了，如果要受這樣的災禍，他們甯願不要外洋來的新奇東西。

「那裏是炸壞的地方？」他問茶館裏的堂倌。堂倌忽然大哭了起来，使他萬分驚訝。「我在北門橋靠近一家大戶人家，有一所土牆的草屋，」他說，「這大戶人家和我的屋子都毀了，我不知道他家死了些什麼人，可是我一家數口完全完了。我若不是在這裏，也一定跟他們一同送了命。我願意跟他們一同送命呢。我有兩個小兒子，一年隔一年生的。」

林丹多給了他一毛小賤安慰他，然後他同兒子親自到那條街去瞧瞧。到了那裏，他所聽到的，絕沒有使他預料到目前的情景。數十人費一百天所不能完成的毀滅工作，如今在瞬息之間給人完成了。他站着瞧，街上是堆滿着碎破的磚瓦、門窗、木料與灰塵。而悲傷的人們，或用手，或用鐵器，或鋤頭在垃圾堆中抓着，發掘着。甚至有一女人，在別人掘開的地方，找到了她丈夫的一隻手，於是連林丹也覺悲慘得不忍卒睹。

「我怎會認不出這他的手啊！一女的哭着說。然而可憐，這是她丈夫僅有的殘骸，他們再掘下去，除了還有一小段手臂之外，就什麼也不能找到了。」

林丹看着心跳身抖，突然聽到有人喉中噦逆作惡的響音，轉過頭去，看見他兒子正要嘔吐的樣子。

「這是誰也受不了的，」林丹說，「我不怪你。吐掉吧，孩子，咽下去有害你的身體。」他等他兒子把吃的東西嘔光之後，重又把他帶到剛纔的茶館去，漱漱口，給他的空肚子喝杯熱茶。老三自己有些慚愧，林丹和藹地對他說道：

「瞧了這種情況，覺得不舒服是沒有什麼羞恥的。如果是有良心的人呢，看了一定會惱怒和不舒服。這樣殘害着平白無辜的人類，祇有野獸纔不知道痛心！」

接着東面突然來了陣聲響，人們對於這種聲響，現在像對於自己的心跳一樣熟悉了。「飛船……飛船……」人們惴惴地說。等到林丹想活動的時候，茶館裏早已走空，只

剩他父子倆和那個堂倌。

「你老人家還是躲一躲的好，」堂倌對他說。

「這種禍殃，上那兒去躲呢？」林丹嘆，「你爲什麼不躲？」

「我用不着躲，」堂倌回答他「我除了自己，反正什麼都沒有了。」

當那個可恨的吼聲漸漸逼近的時候，堂倌在店堂裏穿來穿去，擦着桌子，一面把人們剩下的茶盅倒乾，把凳子排好。聲音是愈近愈響，直到後來林丹想對兒子說話，自己的語音也聽不清楚了。他兒子的臉上，充滿着恐怖的表情，所以他想對他開口，告訴他不必害怕，一個人命不該死是不會死的。因爲講不出聲來，他伸手放在老三的手臂上，兩人就這樣靜靜坐着，後來那個堂倌走過來，對他們做着手勢，要他們至少爬到桌子下面去，以防掉下來磚瓦。他們不知不覺的爬了進去，可是那堂倌卻仍來去整理着屋子，好像準備茶客們就要回來似的，林丹對於那人的行動很覺得奇怪，屋頂隨時有掉下來的可能，那末他，還有這些桌子，立刻會葬在灰塵裏，此刻整理有什麼用呢？但知道這堂倌，表面上雖則好像什麼都不在乎，心中一定害怕得很，所以竭力想自己鎮靜自己。

一會兒他們聽到打雷似的聲響了，前天在鄰人田裏聽過見過那樣爆炸的東西，林丹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伸手遮着臉，不僅因爲感到自己的末日快要到了，並且知道每一聲爆炸必有死亡的人。他聽着，感到耳鼓震動得快要脹破，眼睛似乎要掉下來，胸口喘不出

氣。他看看兒子，這孩子縮做一團蹲着，頭埋在兩條腿間，用膝蓋擠緊耳朵，兩隻手膀抱住了後腦壳。

他們一秒鐘一秒鐘的耐心挨着，那可怕的惡魔終於過了他們的頭頂往前去了。接着是靜靜的鴉雀無聲，似乎時間長得有好半天，然後方有別的聲響，此刻是外面着了火了。

「笨，」林丹叫他的兒子，「讓我們快快家去，離開這裏。」

他攢出桌子，拉了兒子的手走出去。然而街上正有烈火燃燒着，有人壓在殘礎頽垣之間，哀號慘叫，有人眼看着自己家室的焚燒，自己骨肉的死亡，正在呼天搶地的痛哭，林丹雖想回家，他的脚一時怎樣走得動呢？

「不，我們瞧瞧有沒有可以幫人忙的，」他對他兒子說。他違背了「只管自掃門前雪，休問人家瓦上霜」的古話，往着火的地方走去。然而一個血肉所成的人類，對於這樣巨大的災禍，有什麼挽救的辦法呢？有些人提了水去撲救，可是火焰祇對他們跳躍與狂笑，結果沒有法子，祇能停手呆望，而火則繼續燒過去，直燒到一條廣闊的新街道，方始由怒吼而乾嘶力竭，而慢慢變成烟，變成灰燼。當這些新街道建造的時候，人們曾有一度的怨念，因為按照新的市政計畫，須把街道放寬築直，如果有屋子擋着去路，就得剷除，如遇店舖，店舖也得拆掉，連廟宇都不能保存。

這也是一種破壞，當時人們含恨甚深。可是今天他們却覺得這種破壞的得策了，因為廣

國的街道，使火不再蔓延，他們知道今天的破壞纔是痛心的破壞，是敵人給他們的破壞。

林丹後，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那裏，他的兒子跟着他。他從沒有此刻這樣渴想着他們的鄉野與田地。父子倆一句話也不說，小的跟在老的後面，走着遙長的道路回家去。他們走到本村已黃昏了，當他們走過那條唯一的街道時，人們圍着林丹，問他所見的一切。他站着告訴他們，大家聚在那狹窄的石子街路上聽他。他說時，誰都不開口，說完之後，隔了一會纔有一個老頭子發出議論來，這人是全村最老的老頭子，過了今年就是九十歲了，他說道：

「從前的法子，究竟是最好的法子，那時我們住在我們中國，洋人則住在他們的外國。有人說洋人好，哼，我說如今這種禍殃還不都是他們帶來的，他們就是再好也不好的了。我願意我們一樣外洋東西也不看見，洋人就在天津他們所航的地方，給我們隔着大海大洋。海不是沒有道理的，洋人違背了天的意思，纔渡過海來。」

因為他年紀大了，大家都細細聽他的話，然後都悲哀地各自回家。在林丹家裏，那晚好像死了一個親人，充滿着哀傷與嘆息。後林丹覺得對於合家的婦人孩子，以及比他年輕的小輩，必須履行他長者的義務，于是他吩咐大家靜靜地聽他說話。

林丹舉目向周圍一看。這些人都是屬於他的，當他發現大家的目光也都集中着他時，他的心軟了。「我怎樣纔能保護他們？」他心中想。若是別的災禍呢，不論是水旱災荒，

不論是疾疫病痛，甚至是貧窮，甚至是苛刻貪婪的剝削或奸官猾吏，這些人世常見的禍患，他都有法子保護他們。但現在有什麼辦法呢？

「我不能保護你們，」他高聲說，「現在要輪到我們頭上的這個新禍殃，連我自己也沒有法子保障自己的平安。今天，我親眼瞧見了吳良昨天告訴我們的情形。我現在知道，昨天與今天的災禍，明天還要來的，我們祇有血肉來應付這種洋人的殺人兇器。老天爺用嬌嫩易傷的皮肉，製造我們這種人類，原想人類是善良而不是惡毒的。假使他早知如此呢，一定要給我們像烏龜似的硬壳，可以使我們把腦袋和柔脆的肢體縮進壳去。但我們並不如此，老天爺已製定了我們的樣子，我們沒有法子改變。有什麼危險呢，我們祇能忍受。如果可能，照常的活下去。如果必要，也就祇好死掉。」

他停了一停，看了看凝神相對的合家大小，然後說道：「你們，我的兩個大兒子，是男人；還有你，吳良，年紀比他兩個還要大。妄是有話，儘管說給我聽聽。」

兩個兒子望望吳良，意思是要他先說，於是吳良咳了一聲嗽，說道：

「我當然也沒有法子保護我自己，我合家老小這樣投奔到了你們這裏來，也祇有請求你們的原諒。像我這種人，祇懂得做買賣，這日子，還好跟什麼人去做買賣呢？打了仗，我們生意人也祇能看那裏活得下去就活下去，祇有希望天下早早太平罷咧。」

接着老大說道：「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禍殃，我們祇有兩個辦法，一是逃到別處去，一

是忍耐着聽天由命。至於我，爸怎樣我也怎樣。」

「可是我，」老二說，「我是想逃走的。」

林丹聽了，說道：

「若是我沒有田地，我也要走。甚至我若是個年輕人我也想去。所以誰要走，我沒有話說。但現在我決定死守在生養長大的地方。不管怎麼樣，不管全城會不會失守，不管國家會不會滅亡，我總是就在這裏誰願跟我，就就在這裏，誰要走，就讓他走去。」

老二覺得父親的話，似乎是在暗暗責難他，於是說道：

「爸，你罵我！」

「我不是罵你，」林丹語音很和藹地回答，「我並且覺得你若走呢，也很好。假如就在這裏的人都死了，還有你在別處接着姓林的香火。我祇要你打完仗以後回來瞧瞧我們還活着沒有，倘使我們都死了呢，給我們燒燒香，承繼我們的田地。」

「我一定回來。」二兒子說。

女人們始終沒有開口，因為這不是女人開口的場面，但她們都聽明白各人的地位，也準備接受各自的地位。大家散開之後，女人們就各向丈夫訴說她們的感想。

吳良老婆很贊成她丈夫的話說得很圓渾，而且措辭也得當，她覺得住在她出生的這個母家非常舒適，她祇要離開城市就感到十分安全。玉也贊美他的丈夫，因為他說話時說得

非常堅決。祇有蘭花嘆着氣，說她願意跟她的孩子能夠逃到飛船所不會去的地方。

「那有什麼地方？」丈夫對她說。「若是東邊的人都到了西邊去，豈不把這裏的土地都給了敵人？父親的辦法是對的——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田地。」

「可是玉却要走呢，」蘭花說。她不喜歡玉，因為玉不跟她閒談，不跟她多說話，有了空就就在自己屋子裏唸書。現在懷了孕，她更有丁妬意，到目前為止，兒媳婦中唯有她生了孩子，她常常希望玉是不會生育的。「喜歡唸書的人就不會生兒子，」她向來是這樣說，也向來這樣想，如今玉却證明她錯了。

至於林老太，她由衷地擁護她丈夫死守家園的主張。

「我們若走了誰不會來占據我們的家？」她說，「說不定敵人就是我們本村的人！對啊，我們的那位三堂嫂，還有她那嘴臭的丈夫，常常母雞覓食似的找尋便宜機會，她倆就會霸占我們這個又大又好的家，假裝着替我們來照顧。我寧願碰到賊和強盜，我還好罵他們，用王法處置他們，我就瞧不上眼這些親戚本家人，我倒要好言好語去敷衍他們，心中無論怎樣憤恨，也不能老實對他們說出來。」

再說老三，他的意見是沒有人問的，他雖想跟老二走，但他知道他非同父親一起耽着不可。他一想到城裏看見的情形，他吃的東西又要回到嘴裏來了。最小的女兒不想什麼，因為他們說的，她懂得太少了，她也無從思考，並且大家對她，並不比那條狗更關心。

些，雖則同樣的十分慈愛，可是並沒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飛船又來了，而第三第四天，接着的來，在城裏散播着死亡與火災。林丹一家，誰也不敢再進城去，他們就在村裏，注意着收穫，為冬天貯藏着糧食。他們比了前幾天，現在祇有一個改變，當飛船飛到頭頂的時候，不敢再站在田裏，急忙逃到竹園裏去躲避。因算有一天，一架敵機像燕子掠水似的撲了下來，剛剛湊巧把一個呆望的農人，削去了腦袋，飛機仍舊穿了上去，好像故意開這個玩笑似的。

當人人眼看着除了下雨，每天必有慘禍的時候，城裏的居民就有兩種行動：一是往廟裏求雨，祇要不是水災，他們寧願儘量的下雨。二是出城往鄉下逃，想盡方法到農村去租屋居住，租不到整間的，就是一個角落也滿足，甚至睡在墳園或樹蔭下。他們狼狽可憐的情形，為林丹從來所不曾見過，女人、孩子，還有老年人，將切遺的東西，儘可能打着包裹，提着背着，憑了兩條腿往鄉下跑，這些日子，除了少數十分有錢的人，誰還能坐車呢！林丹看見過從北方來的逃荒人，但那只是一些貧苦的農民，不過偶而沒了收成，也不會年年沒有收成，他們總有回家的日子。

如今是窮的也有，富的也有，誰都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回家的日子。有時林丹覺得富的比窮的更可憐，他們更沒有辦法，太嬌弱，連找飯吃都不十分在行。

這些人就像潮水似的從城裏往鄉下湧來。此外，還有東面來的難民，他們有似一股更大的潮水。敵人在東面，從陸上一步一步的往前邁，人們就往後退，彙聚成了人的巨流向西往內地逃亡，他們不知道可以逃到什麼地方，但知道不走祇有聽死。

林丹起初就空出屋子來，容納這種人，暫時的息一下脚，女的爲他們做飯，供給他們吃的東西，同時也爲了他們的苦難，灑着同情之淚。他們之中還有受傷的，生病的和太小的小孩，不能前進而隨地流落了下來，有的雖有人攜帶，但仍中途死亡。敵人正在一步緊一步地前進，於是沒有人認爲林丹這裏是安全的地方，這就給林丹解除了很大的負擔。這些難民不能停息，他們非急急繼續西行不可，再要涉水登山，到很遠很遠的山嶺地帶的內地去，那裏敵人纔不敢冒險追趕。

這樣，老二夫婦就有了動身的機會了。他和玉等待着他們所願意參加的團體，以便結伴同行，他倆要選擇沒有老弱的年青人羣作伴。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果然等到一批四十名左右的青年男女。其中的女人，也像男的那樣身強力壯，兩腳矯健，玉一看見就喜歡她們。她們也都剪得短短的頭髮，小衣包裹誰都帶着書本。

「我們是學校裏的學生，」她們告訴她，「我們的目的地是在離這裏幾千里外的山岳地帶，我們的老師已經先動身了，到了那邊，我們要在岩洞裏繼續讀書，等打完仗還回來好好爲人類的和平努力。」

這些男女青年，誰都沒有說過一句甘心自棄的喪氣話，這使林丹非常高興。他們停留在他家門口，不是要求過夜，那時是中午，他們想討一些開水吃他們自己帶的饅頭。林丹會聽見他們說話，非常贊美他們。

林丹家的院子太小，容不下這許多的人，因此在竹籬門外的楊柳蔭下，林丹問了他們許多問題，甚至他也去問那些女的青年。他很奇怪那些女的也跟男的一樣對答如流。從她的話中，他纔明白東邊打仗的真相，以及敵人爲什麼要來進攻。他們對他說了許多的話。

「土地，」林丹看着這些年輕人，一面裝他的烟袋，一面對他們說道，「土地是人們活命的根本。若是有人土地太多，別人的土地太小，就會打起仗來了。因爲吃的住的都是要從土地生長出來的。若是土地太小，吃得太壞，住得太壞，那末人的心眼兒也就很狹窄了。」

「或許是的，」他們說，可是心裏並不同意林丹的這種說法。

在林丹，不問他們信不信他的話，對他們總覺得很爲滿意。所以當下午老二到面前，告訴他跟着這批勇敢健康的青年一同走路時，他想了一想，立刻去對他的老婆說。這是林丹在決定任何事情之前，向有的習慣。

林丹在池邊找到了他的老婆，她正在那裏洗衣服。林老太自始就不贊成老二夫婦離開家庭，此刻就表示了出來。她正把一條藍布舊褲子帶水折在一塊石上，用棍子搗着，她一

面搗，一面說道：

「我不知道玉爲什麼要這樣的出門。她到孩子下地時誰去照顧她呢？難道我們的孫子，要像野兔子似的，將來在異鄉客地生在田野裏嗎？若是老二要走，讓他走去，玉就任家裏，像像樣樣地把我們的孫子生下地來。」

林丹就告訴她一個可怕的消息。

「我想我家還是少留一些年輕女人爲妙，而且愈少愈好。我剛纔聽見的消息太可怕了，玉長得太好看……」剛纔有一位青年，輕輕告訴他，有些女子落在敵人手裏後的遭遇，他爲這件事情非常擔心。除了他老婆之外，他渴望別的女人誰都不要留在家裏。祇有他的老婆，滿面皺紋，別人就不會再在她臉上找出青春可喜的影子來了。

她停了手，瞧着她的丈夫。

「你說什麼話？」她問：「一個年輕女人除了她丈夫家裏之外，還有什麼更安全的地方嗎？別人當心她，還有誰的眼睛能比我更銳利？老二走了，我就一步也不讓她走出大門。我告訴你，玉不聽我的話，都是老二教唆的，他慫恿她去任性胡爲，如果老二不在家，我就用不着多費唇舌，她就會服服貼貼。讓老二去好了，我可以咬釘嚼鐵斷定一句，在老二回家以前，我可以使玉的腳，永遠不會跨出一步大門。」

「說不定將來有一時候，要有陌生人的脚步，跨進我們的大門。」他說。

她重又舉手搗衣。「我不怕誰有這膽子，」她高聲說。「讓陌生人的腳來碰碰我家的門檻看，看我和我家的黃狗，誰先給他試試我們的厲害！」

「但一個女人還是應當跟着男人的，」林丹說，「如果女的不跟他去，誰照顧我們的兒子呢？」

「誰也不會說你的道理比我長，」她說，「倘若玉的肚子裏沒有替你懷着孫子，她先要對你盡她做媳婦的責任。」

「我想不對的，」林丹仍舊和氣地說，但在林老太繼續開口以前，他就走開了。林老太知道丈夫走開就是表示了他絕不讓步的決意，於是祇能低勁的搗着衣，她像忘記了似的不斷狠狠地搗，直到後來拉起衣服發現搗出了窟窿，于是她高聲喊着天。天有眼睛這不是她的錯，誰能捺得下這樣一口怨氣！

林丹回到家裏，心平和氣地告訴他的二兒子，帶着玉一塊動身吧。

「但孩子生了出來，給我一封信，」他說，「若是男孩呢，信封裏放一股紅絲線，女孩放一股藍絲線。」此刻他忽然感到，如果老二會寫字就可以寫封信給他，他可以請教三堂爺唸給他聽。但當初誰會想到一個兒子會離開他父親的老家？

「我想我們有法子告訴你詳細一點，」老二很自傲地說，「玉是會寫信的。」

「我總不說女人應該會識字唸書，」林丹回答他，「她們會寫字，無非證明我們這時

代的反常呢了。」當老二走去告訴他老婆的時候，林丹在院子裏抽着烟默默地獨自思量。跟着這批青年同行是玉的計畫，所以她早就收拾了若干必需的東西，打了兩個包裹。這會兒坐在牀沿等待老二，看見他來時就張大了一對眼睛望着他。

「我們走不走？」她問。

「走的，」他說。一面走到她旁邊，手灣放在她的肩上。「現在我們要走了，我想你將來不會太辛苦，」他溫柔地說，「我希望我將來能給你抱孩子。」

「將不再說吧。」她笑笑說。

她說時站了起來。老二瞧見她連腳上都準備好了，布鞋外面套了一雙下田時用的草鞋，她還穿上了最結實最樸素的藍布褂子，完全是鄉下女人的打扮，一身短褂和褲子，沒有穿那件學着城裏人樣子做的長旗袍。

「我一切準備好了。」她說時拿起包裹來，但老二似乎有些遲疑。「我從沒有想到我們的孩子會出生在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他慘淡地說。

「他會找尋一個自己的出生地方呢。」她說。

「是的，但我們一定要記牢那個地方，」他說。「一個人出生的地方是有重要意義的，我們一定要好好記住，那個地方是在山裏還在平原，還是一城市，時間是晚上還是白天，附近有沒有河流，那天天氣好還是壞，是什麼省分，人們講的是那種語言，將來好

一件一件的告訴孩子。」

「要走讓我們走吧。」她有些不耐煩了。

他們走到外邊，向父親辭行，向家裏其他的人一一告別。可是找不到母親，因為那批青年在天黑以前，須趕到前面一站過夜，所以小兩口兒祇能與母親不別而行了。

「告訴媽，我們到處找不到她，」老二說。「告訴她我們走前找不到她，心裏很難過。」

「好，」父親點點頭。現在是眼看着要跟兒子離別了，他們將離開家庭，到不知道的遠方去，什麼時候回來，誰也不知道，也許永遠不回來了呢。誰能預料在跟他們再能見面之前將發生些什麼變故，誰能預料會不會再有見面的機會；林丹不願把心中所想的告訴他的兒子。他跟着老二夫婦走出大門，站在門口親自送他們，他的旁邊除了林老太太全家的人都在。這是一個跟往常一樣炎熱而靜穆的盛夏的下午，蔚藍的天，祇有遠遠青山的頂上，停着幾堆厚厚的白雲。誰都不能說，這些白雲是否永遠靜靜地停在那裏，有時牠們會醞釀成巨大的風雨，有時也沒有什麼。

林丹覺得周圍的一切，好像沒有打仗似的跟平常一樣，他忽然懷疑，讓他這個可愛的年輕兒子，還有那因為懷着小娃而合家覺得她十分尊貴的媳婦，離開家庭的保護是不是太愚蠢了。他老婆雖是那樣說，他知道玉是他家最好的女子。此刻他注視了她，平生第二度的向這位媳婦直接說起話來，因為林丹是一個懂規矩的人，他謹守着歷代的家法，做公公

的從來不隨便向兒媳說話。第一次是玉蘭嫁到林家做新娘的時候，他不能不對她表示歉意，而今天則是跟她告別了。

「盡你的責任，孩子，」他說，「記好，他是我的兒子，他的兒子是我的孫子，現在一切都全靠你了。做女人的若安分忠心，就沒有什麼壞事情。女人是樹的根，男人是樹的枝幹。樹長得高，全靠根要結實。」

她沒有回答，祇是略略噙開了她那老是很嚴肅的可愛小嘴唇，微微一笑。她是否相信林丹的話，這個微笑沒有表示出來。

他讓他們動身，站着目送他們走去，直到兩人的影子消失在人羣中間看不見的時候。他回到家中，看見灶間裏在出烟，他找到灶後，發現林老太坐在那裏，把柴草塞進灶肚去。

「你上那裏去了？」他說，「我們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你。」

「我不願看他走路，」她說。「若是他一定要走，我就不要看見。」

「可是你會哭了呢，」林丹注視着她的臉說。她眼睛是紅的，枯黃的兩頰還留着淡淡已乾的淚痕。

「沒有，」她說，「烟把我的眼熏紅了。」

他不跟她爭論，看見她眼睛裏重又湧起淚珠來了，無可奈何地呆呆站在她的前面。

第四章

林丹的家庭，自從老二夫婦出門之後，覺得失去了什麼似的有些不同尋常，好像他倆是家中必不可缺的分子。其他的人雖都在家，雖仍有那幾小小孩，在院子裏成天熱鬧地趕着鴨鵝玩耍，拉着黃狗的尾巴，但她慘然尖叫；雖則大家的牀舖，比以前更有容易的安排法子，吳良夫婦帶着孩子睡在老二的空屋子裏，吳大媽睡老三的牀舖，老三則搬到外面的竹榻睡覺，可是總覺得缺少了老二夫婦倆。他倆好像把室中某一種的力量帶走了，老大沒有了他的二兄弟，覺得太忠厚，太馴良，父母說長便長，說短便短。林丹覺得這樣謹愿老實的人，在這種困難時會，你告訴他什麼，他固然會好好的照你做去，但若沒有人告訴他，他就不知如何措置了，林丹感覺一切都須他自己去操心，回想起來，老二畢竟是和自己同能幹的人，雖則年輕一點，正像玉那樣，她雖則任性一點，但他倆就不必吩咐，該事知道第二步應當如何行去。

甚至林老太，也不能像嘴上說的那樣，把玉忽然忘懷。但林老太究竟是心直口快的爽朗人，所以幾天之後，她慚愧地笑着，告訴了她的丈夫。

「若不是爲了我們的兒子，我仍舊要說，玉出了門，家裏祇有安靜，我也決不說我願意她回家來。可是蘭花跟大女兒實在使我厭煩極了。蘭花若不吩咐她，她就從來不知道動

手做事的。大女兒從朝到晚係一頭綿羊似的，老是媽呀媽的跟着我喊，「媽，你看我做些什麼生活？」我告訴她，你瞧瞧地下是不是乾淨的，院子裏要不要灑灑水，燒下一頓飯柴草夠呢不夠，或是有沒有衣服要洗，鹹魚要不要翻翻身，或者再沒有旁的事，那末把蘿蔔切了塊子醃起來。你想她怎麼回答我，她說，「媽，我那一樣先動手？」

林丹雲着眼睛，看着他的老婆。林老太一面說話，一面正在梳理着她的長頭髮。這是她每天睡前所常有的習慣。接着林丹道：「她是你自己的親生女兒呢。因為你常常告訴她，所以她至今還事事要問你。如今玉不在你身邊長大，她就可以養成習慣，一切用自已的眼睛去判斷，不必依賴你了。」

「難道是我的不是嗎？」她停着手問，很擔憂丈夫會說她的不是。因為老夫婦倆數十年來如此的親密，如果他要說她不好，她一個字也不能忍受的。別人罵她，罵她的媽，罵她父親是烏龜，對她都沒有什麼了不得，她不過笑笑，或是發發火來用更厲害的話罵還人家。但若丈夫說她做得不對，她雖想提提，怒火來回答他，她總也辦不到。丈夫不滿意的話雖祇有一兩個字，會像一把刀子似的直戳到她的心裏，使她幾天都時時放在心頭。因此林丹雲得謹慎小心，非萬不得已，絕不說她的不對，把許多小事情隱忍着放過去，他知道這位熱情急躁的老婆，她自己雖不承認，她雖老是愛說什麼人都不怕，連丈夫都不怕，可是她暗中卻非常渴望着她的一舉一動能合乎丈夫的心意。

「你是這一省最好的母親，」他說，「天下那裏再去找一個像你這樣的好母親去？你從來不是那樣陰沉沉冷冰冰的人，我愛你的熱烈暴躁，我愛你的心直口快，連罵我我也歡喜。」

他說時一而笑。林老太開心得臉都紅了，重又舉手梳頭，爲了遮掩她的快樂，她故意斂住了她的笑容。

「你這叫大蘿蔔，」她說，一面想找一件事兒，跟他親近親近。「走前來，老頭子，讓我瞧瞧你臉上那塊是什麼，是不是多年沒有長癩子，又要長癩子了。」

他走前去，依她的話把臉跟他捱得近近的，心中很明白她爲什麼要碰碰他，跟他親熱親熱。

「祇是給跳蚤咬了的，」他說。

「別多嘴，」她說，「讓我自己看來。」

她摸了摸，知道沒有什麼，于是在他赤裸的肩頭上拍了一下。

「難道你跳蚤也不會捉，一定要小孩子似的給咬成這個樣子，你這個老糊塗？」她說。

接着兩人都笑了，林丹心中想，假如這個女人比他先死，他就不願再娶，別人比起她來，有如沒有鹽的蘿蔔乾，還有什麼味道。

是沒有工夫把頭髮梳齊整，現在即使成天蓬了頭，也沒有人有光亮的頭髮和她來比較了。也沒有像玉那樣專事她伶俐的人。她在別人面前自感羞澀。

但三女兒文蕭，離開了玉，心中很有些不自在。過去一兩月以來，玉在晚上曾教她識了些字。這在旁人，或許不過是偶而的高興而已，但玉很知道對於這位差不多給全家遺忘了的沉默小姑娘，這件事並不是一種兒戲。因為玉在母家也是一個寂寞的孩子，所以私注意到了文蕭的沉默寡言。玉的父親比一般人為富有，很多田地，他自己種，同時也租給人種，他有一個小老婆，兩個女人一共生了十七個孩子，玉就在這一大堆的孩子裏面長大成人。在很多的孩子中間她却十分孤寂，常是閉口不言的。在林家，林丹夫婦成天的話很多，就是老二和蘭花也。有說有笑，老三整天在外面的時間多，於是玉聽着這位難得開口的溫柔小姑娘，心中想，她是不是也跟自己從前一樣，感到寂寞呢。於是有一天，因為想不出別的適當法子跟她攀談，就問她道：

「你不要學着識字？識了字可以看看我的書消遣，不必如此寂寞地默坐了。」

「哦，我怕學不會，」文蕭很快地回答。「有時我連媽告訴我的話還要忘記，如何能記住字呢？」

「因為文字能告訴你願意知道的事物，所以容易記住的，」玉告訴她。她就慫恿文蕭識字。這小姑娘的成績果真很好，因為每個字都能傳達給她一種意義，無須玉教她第

二遍就可記住了。

現在玉走了，沒有人再教她，文蕭祇能翻來覆去溫習已識的舊字。直到後來有一天，她渴欲認識新字的心，使她按捺不住了，於是在逃難路過林村的女學生中間，她揀了一個，走到她面前問了一兩個字，他就用這樣的方法，以後碰見女學生就勤於問詢，積少成多，稍稍也能讀書了。最近並且有一位和藹的學生從她帶着的書中間，揀了一本送給了文蕭。

「小心藏着，」她說，「這年頭書比糧食還貴呢。」

文蕭謝了她，接受了那本書，她的程度雖還不能看懂書中的意義，可是她把讀過這本書爲自己努力的目標，拿了一塊小小的木炭，把她識的字，都在書中一一做了記號，認真讀着。

☆

☆

☆

☆

☆

☆

林丹覺得很奇怪，他們對於新的日常生活，很快就覺得熟悉了。飛船仍舊每天的來，大家都看慣了，很多人說，即使敵人占領了這個城市，他們也還是守着家園不走。

然而田裏的生活還得重做的，林丹覺得不能因爲飛船走了，常常躲到竹園裏去，可是他又不能冒了生命的危險，獨自站在田裏。因此有一晚，他走到茶館裏，想跟大家商量商量。吃過了晚飯，原是鄉人們大都願意暫時離開了老婆，不聽見孩子吵嚷以及女人的喋

喋，而到街上泡壺茶安靜地坐一會兒的時候。林丹到了茶館裏就對大家說道：

「我的各位老大哥，我們都是莊稼人。不管牠打仗不打仗，我們必須從田地裏種出糧食來。我們如今每天於最好的做活時間，身體還沒有疲倦，就老呆呆地坐在竹園裏荒廢了時光，這怎麼行呢？」

「誰都覺得這是不行的，」有人附和着說，接着大家交頭接耳的商量起來。

「對啊！但你以為怎麼辦法？」另一個人說。「我親眼瞧見一個人在飛船下面打死了。送命比荒廢時光更壞」。這句話使大家不得已笑了。林丹也笑着，但他接着說道：

「我的意思是，我們誰也不要嫁到竹園裏去。讓我們大家仍舊站在田裏做工，祇當沒有聽見飛船。人多了，飛船就沒有工夫一個一個都把我們削掉腦袋，牠自然好好的去了。」

大家都嚷着贊同他。從此以後，飛船飛過頭頂的時候，林丹和合村的農民仍舊在田裏做活，望也不去望牠們。但農民們却另有一個新的改變，就是每常做工的時候，在草帽上面纏了樹枝，讓飛機上的人祇看見綠綠的一叢，他們的藍布袴子，赤裸的黃背心就都給遮掩了。

現在林村以及附近的田莊，成了難民巨流的一個島嶼。凡是城裏可以逃走的都已走了，而每天還有成千成百從東面經過這裏的難民，林丹從他們打聽到敵人怎樣是在步步前進，

而且一天一天過去，難民的家鄉，也逐漸是更靠近林村的城市鄉鎮。到最後，有些城鎮的名字甚至更近得連林丹都熟悉的地名，他就知道敵人實在是打了勝仗了。

「難道我們的軍隊不抵抗他嗎？」林丹常常問那些過路的難民。

「我們的軍隊爲了保全實力，要撤退到後方，準備跟敵人打一個大仗。」大家這樣告訴他，可是誰也不知道究竟要撤退到什麼地方。

因爲沒有人願意就停在這裏，他們的目的地都在很遠很遠的後方，看來那大仗一定不在這裏打的了。於是林丹不能不準備一旦敵人來占領這地方，在敵人的統治之下，大家活命的方法。

敵人究竟是好的還是壞的呢？因爲有各種的說法，他也無法判斷。譬如他家裏的吳良，就說從前他跟他們做過交易的敵國生意人，很客氣很和善。同時他又聽到那些從東面乘火車逃來的人告訴他，他們的火車上雖掛着無辜難民的旗號，飛機仍舊去轟炸他們，死傷了許多人。這樣的敵人，還不是可恨的惡魔嗎？

這些事情，每當他在樹枝偽裝的草帽下面工作的時候，每當飛機在他的頂上來來去去的時候，他總是暗暗思量着。

「我仍舊照常做我的生活，」他想，他以爲在這種日子，最重要的事情是自己生存下去，同時使像他這樣的人，大家都能生存下去。

★ 夏去秋來，這一年的收穫正像預期那樣的豐富。林丹十年來，從沒有看見過稻穗長得如此沈重飽滿。到了割稻打穀的時候，他督促着家裏每一人盡力工作，中祇有吳良，似乎沒有法子要他學習如何使用鎌刀的了。大女兒從小熟悉莊稼的工作，于是她笑着她的丈夫說道：

「讓他留在家裏照着孩子，我也能下田去。」她就這樣實行起來。她握着那結實粗糙的稻莖，使她有一種快意的感覺，她也像男人們一樣工作得很完美，她非常覺得自傲。

稻收起來了，於是村 村後祇聽見家家戶戶 稻的聲音。但合村誰都不像林丹那樣有很多的田地，也誰都沒有他這樣豐饒的收穫，自己貯藏之外，必須賣掉一部分的餘糧。而且城裏沒有逃走的人，他們也仍需要糧食，有人特地掘了地窖，以備收藏過冬的麥糧，以防敵機的毀滅。於是林丹不得不違反了自己的意願，進城售去一些收穫。這又使他想起老二了，因為如今除親自進城，再沒有別人可供差遣。

他等了一個下雨天，披上簑衣，他進城到米店裏去出賣他的穀子。因為泥濘難行，好像路程比平時加倍還要長，但總比天晴冒生命危險值得一些，所以仍舊揀的是這下雨子。這是一個愁慘淒涼的 子，與上次進城時相較，殘破得厲害了，人也 少了，有錢的人以及往日使此城熱鬧繁榮的人們都已逃走了，剩下的人都是一副可憐悲涼的樣子。

但也有地方表示着堅定與勇敢，留在那裏的人，誰都沒有什麼怨言，也絕不提起逃走的事。林丹走到米市場，雖有一半店舖上了排門，可是仍舊有人跟他做交易，他們祇說無論如何決定不走，他們說：人是要吃的，沒有名賣，叫人們吃什麼呢？林丹要的價比過去貴了些，但他們却一口應承，林丹覺得亂世也未嘗沒有好事情呢。他收了他們的定洋，答應過幾天把穀子再親自送去，於是滿心高興的回家了。

但他聽到的新聞，却沒有一個是好消息，最壞的是聽說西洋人都要離開這城市了。林丹是不認識那些西洋人的，憑過去兵荒馬亂的經驗，他知道洋人離城，就如老鼠離開船舶一樣，雖則過去的亂事，沒有此次的嚴重。所以他從這裏那裏聽說洋人要離城，就知道最惡劣的局面快要到來了。

那晚他把這件事情告訴吳良的時候，吳良對他說道：

「他們不會人人都走，總得剩下幾個無處可去的人，但他們有人離開此地，總不是好消息，因為世界上要發生什麼事情，洋人常常有法子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洋人早知道了。」

「他們有什麼魔術嗎？」蘭花在旁邊問。

「他們從空氣裏收消息，從電線上傳新聞，」吳良回答，蘭花聽得張開了嘴巴。

「我願我永遠不要看見洋人，」她說，「我見了洋人，說不定嚇得會死在他面前的。」

吳良笑她這樣的愚昧。「我店子裏偶而也有洋人來，」他說，「他們來買外國貨，買了東西也一樣的付錢，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有兩條腿，有五官百體，不過皮色與氣味有些異樣罷了。」

接着他對林丹道：「什麼要來，就快些來吧。如果這城一定要陷落，我訂定主意，一旦陷落之後，至少沒有飛機轟炸，我就可以回去再開店舖了。」

在這些日子，林丹對於經過他家的人，他總是對他們說道：

「我有一個兒子和媳婦也逃到了你們那逃去的地方。他是一個高個兒的青年，他的眼睛很黑很亮，你們是容易認出來的，他的媳婦跟他差不多高，肚子裏懷着小孩。你看見了他們，費心告訴他們，我們仍舊好好活着，像他們在家的時候一樣。」

到了十月十日，林丹知道這是個節日。可是這一天，學生們下鄉來的很少，僅有少少的幾個，這使林丹覺得有些稀奇了。因為年年此日，學生們像蝗蟲似的聚到鄉下來，在街上，在茶館裏，向人們演說，要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要他們人人都讀書，要他們天天洗澡，要他們撲殺蚊蠅，有人出了天花要他們不去接近等等。

可是今年的十月十日，很少下鄉來的學生，到林村來的更祇有兩個人，他們所演說的也和往年不同。

這兩個都是瘦瘦的青年，唸書唸得臉色也黃了，一頭長長的頭髮，帶着外國眼鏡，藍色的學生制服，他們似乎急忙得立刻就要離開。

「你們這些鄉下朋友，」他們說，「我們的老大哥，請聽我們說幾句話。敵人快要來了，你們應當知道敵人是怎樣一個情形。別希望過安靜日子，沒有安靜日子。他們要統治你們，把你們當作奴隸，用鴉片毒害你們，奪去你們所有的一切。敵人所到的地方，都揮戶洗劫，搶奪糧食；他們還強姦了許多女人。」

因為是節日，林丹正在街上閒逛，天氣很爽朗，他想到茶館裏去看看有沒有往年常有的走江湖的戲班。戲班沒有，祇有那兩個年青學生，他就坐下了下來聽他們的演說。

「從前當兵的也會幹這種事情，」林丹說，「說到鴉片，我父親的時代，官還迫着百姓種呢。」

這這兩個青年忿怒了，他們痛切地說。「敵人比這些從前的情形，不知還要壞了多少倍！」

接着林丹的三堂弟，岔着說道：「我從前看見過一個敵人，他的頭髮眼睛都跟我們一樣，皮膚也同樣顏色，不過他矮一些，腰子肥肥的短一些，他跟我們相像的地方多，不相像的地方少，他若能說我們的話，跟我們就沒有多大分別。」

這使兩個青年更加忿恨了，他們覺得這些鄉下人是不可理喻的，兩人自言自語道：

「跟這些鄉愚無知說話，真是多費唇舌。他們不知道應當愛他們的國家。他們祇管吃飯睡覺，不管誰統治他們。」

學生說他們不知道愛國，後來林丹曾經細細想了一想。那時他在田裏耕地，又是準備種冬麥的時候了。他一面耕地，一面看着黑色的土壤。「難道我不愛這土地嗎？」他想。「這土地不就是我的國家嗎？年輕的像我，老的和玉那樣都離開土地逃命去了。但我大愛我的土地，我不願離開。就是死，我也捨不得離開他，一個人能比這樣愛他的國家嗎？」他這番意思不能對什麼人說，因為他的老婆還不能瞭解這種思想。有的事情，他老婆懂得，而且可以告訴她的，但這種思想對於她太深奧了。林丹自己想着，很尊貴這種思想，但祇能藏在心中，他却永不願忘記牠們。

以後每逢雨天，林丹把穀子挑進城，履行他的前約，並由兩個兒子幫着挑去。有一天，他們聽到大家交頭接耳傳播着惡劣消息，說敵人已克服了一切障礙，往這一帶推進。起初聽到這消息是在米鋪子裏。

「我不知道誰來吃這些穀子，」那個年長的米商說，一面量着林丹的穀子。「說不定米還沒有賣出去，敵人已來了呢。我們在沿海一帶敗了，我們的命運現在就要分曉。」林丹和他的兒子在旁邊看着他量穀子，等着拿錢。他們呆呆站着，心中竊添了以前所不會有過的劇烈恐怖。敵人究竟是怎樣的，就在這裏的人將有些什麼遭遇，究竟就在這裏

還是逃走的得計呢？

大家都默默的一聲不響，直到量好穀子，拿到錢，林丹問道：

「大約敵人還有多少時候到這裏呢？」

「若沒有什麼意外阻擋，怕不到一個月吧。」那商人回答。

林丹帶着他的兒子，在寒冷的深秋空氣中走回家去，沿路一心思索着剛纔聽到的消息。

「可是我總覺得活着比死掉好，」林丹獨自想，「不打仗也勝過打仗，雖則那些強盜似的敵人不以為如此，真理還是真理。」

但從這天起，他開始注意到他家大門是否堅固，整了整門上的門頭，他補起了牆上的窟窿，又砌塞了灶間通外面的小窗。他立定決心，若是敵人來了，他把合家都嚴嚴關在家裏，如果非有人走出大門不可，祇由他一個人來擔任這個任務。

「你不舒服嗎？」晚上他的老婆擔心地問他。「我覺得你今兒不像平常那樣吃得下東西，我覺得你有些兩樣。」

「我還不是我的老樣子，」他一本正經地說，「我是永遠不會變的。我現在是怎樣的人，到死還是怎樣的人。而且我還不願就死呢。」

他的話，說得很怪，他的老婆看看他，想開口，但又把話咽住了。她知道像她丈夫這樣的男人是有決斷的，在他面前，女的也就無庸多嘴了。

★ ★ ★ ★ ★
到十一月初，敵人已逼近城了。在靜靜的日子，林丹在田裏工作的時候，如果抬起腦袋，可以聽見遠遠打仗的聲響。從東面，還時時傳來一聲聲沈重的巨吼，他們知道這是敵人的大洋砲。

後 逃難的人羣也停止了。可以走的都已走光，留着的人也決心無論如何都就在家鄉。

又過了幾天從最靠近城的村莊傳來了最惡劣的消息。一羣一羣農民，帶了家屬，扶老攜幼經過林村。他們背上背着各種東西，把小孩放在土籃子裏，像荒年似的用竹竿跳着，忽忽忙忙往西逃走。林丹聽他們的時候，他們說道：

「我們的屋子和我們的收穫都燒了。我們的土地祇剩了一片焦土，爲什麼再就在這裏，等敵人來殺掉呢？」

那天，槍砲的聲響，震耳欲聾，林丹走出門去看看他的田地。他也要把他的田園毀成焦土嗎？但一家有老有小；那麼多的人，他帶他們上那兒去呢，燒掉了米糧柴草，誰能養活這一家人。他死也不願意離開他的土地。晚上他對他老婆說：

「若是我能把田地捲起帶着走，我就願走了。但我的田深深長在地皮裏，深得沒有根柢，我不願放棄牠。我就在這裏，隨便什麼人來，這土地是屬於我的。」

「我就跟着你。」她說。

到了這個月的第十三天。這天早晨林丹起牀，就覺察這是一個怎樣的日子。槍砲的聲音完全停熄了。空氣寂靜得宛如敵人沒有進攻海岸以前的那些日子。這早晨靜而寒冷，濃霧的初霜給大地敷了一層白粉。近來晚上總是睡不好，所以他起得很早，獨自走到門口，望望銀白的田地。冬雪在濃霜下透着綠色，他心中想道：「這麥子仍舊由我去割呢，還是有人來代替我了？」別家的茅屋頂上，霜正開始溶化，慢慢冒着薄薄的水氣。他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默默走進屋子去。林老太正在廚下舉火燒飯。

他走進廚房，正像他一生所習慣的那樣，在灶後找到了他的老婆。

「這是我所害怕的日子。」他說。

「我知道，」她回答。一面舉目目光來看她丈夫，林丹覺察她的目光是沈着的。

「我誰也不怕。」她又說。

她這句老話，帶着新的涵義，林丹很能感覺到。

「我也不怕，」林丹泰然地說。

吃過早飯，林丹以一家之主的地位，對大家說道：「四邊如此沈靜，我知道仗是已經完了。我軍已走，說不定這會兒敵人已進城。我們大家都得就在這裏。不告訴我，誰也不能出門。尤其是女人和孩子隨便什麼理由，都不能離家一步。我自己做活，也祇在這屋

子的附近，可以看得見各條道路的地方，如果我看見有陌生人走來，由我一個人去跟他說話，誰都不准露臉，除非看我應付不了的時候，祇准大兒子出來。女人是無論怎樣不准露臉的。」

後來林丹覺得一定要知道一下外面究竟怎樣了？這死一般的沈寂，究竟是何意義？到上午過了一半，他把大門打開了一線。人人都像林丹似的關緊在自己家裏，沒有人從城裏來，誰也不敢進城去。極目所至，四面的路上，都斷絕了行人。

他走出門去，手裏拿着烟袋，站在那兒。他望望城裏，上沒有大火延燒的跡象。高高的城牆，把人們包圍在裏面，他們究竟在怎樣的受罪，也無從推測。當他站在門外的時候，別家偶也有人開了一絲門看見了他，于是也走出門來，如此三三兩兩，漸漸增多，一會兒出現了十來個人，大家面面相覷，望林丹這邊聚來。

「你們聽見什麼沒有？」他問。

「沒有，」有人說，別的也搖搖頭。

「我們不要想法子去瞧瞧呢？」林丹三堂弟的兒子問。

「我們有什麼辦法？」林丹說。「難道你有膽量敢進城看去？這裏祇有你是沒有老婆孩子，無牽無掛的人。」

「我敢去的，」那青年回答他。「我並不害怕，」他把腦袋望後一仰，把一縷垂到眼

前的長頭髮搖了開去。

「先問問你父親看，」林丹說。「不要碰了什麼意外，說是我讓你走的。」

「我父親一切都隨我的便，」那青年堅決地說，爲了要證明他的話，他立刻就動身。當他在空落落的大道上獨自走去的時候，大家目送着他。

「我就不喜歡有這樣一個兒子，」其中有人說，大家都同意這句話。

到下午過了一半，林老太也有些不耐煩起來。孩子們整天很乖覺安靜，到這會兒就不再安靜了，他們哭鬧着要到院子裏去玩。

「若是天天這樣，我們的屋子會從裏面漲破了的，」林老太說。於是林丹又開了一絲門，此刻別家也有開了門的，街上有幾個孩子在玩，有人家的門半開半閉，也有一兩家店子開了出來。他看看外面的情形既如此安定，就向屋子裏嚷道。

「誰要出來到打穀場站站的，就出來吧，但不准走遠，我如果一聲說關門，誰都得立刻進屋子去。」

林丹自己細細地向各處看看，覺得絲毫沒有什麼新奇的變化。隔了一會，看一切如此平靜，他想到三堂弟家去探望，他兒子有沒有什麼消息。他走過街道時，偶而從開着的大門裏有人招呼他，其中有一位笑着說：

「若使敵人打我們就不過如此，我們倒是忍受得了的。敵人一切讓我們去！」

林丹點點頭。走到三堂弟家，三堂弟的老婆在發氣，因為兒子到這會兒還沒有回家，飯已經熟了，把飯放在鍋裏不吃，還得繼續費柴費火燒着，她實在有些心煩，但他不回家，不等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這女人似乎除了浪費柴火，別的都不在心上。林丹就安慰她道：「或許他等天黑了再回家來，路上平安些。三堂弟已經吃過了，坐着剔牙，一面看着手裏的一張舊報紙。」

「這上面說，敵人從飛機上掉下字紙來，叫我們不要害怕，他們帶來的是『和平與秩序』。」他說。

「果真這樣嗎？」林丹回答，「今天還算安靜得很。」

三堂弟的話，多少使他安慰了一些。當他放寬心的時候，立刻打呵欠感到疲倦，想到這幾晚如何的不會好好睡覺。此刻他所恐怕的一天，快已過去了，誰都好好的，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見，於是放心了許多。

「我想回家睡覺了，」他對三堂弟說，「你兒子回來的話，告訴我一聲。」

林丹再到門外去探望的時候，已經夜色甚深。他吃過了晚飯，合家也吃過了晚飯，孩子們都已上牀，他也想睡覺了，但他對林老太說，上牀以前，還想到門外探望一下。他開了門，似乎聽見有呻吟的聲音，他仔細一聽，果真是的，於是恐怖得心跳起來。他不知道是人是鬼，正想關門緊門的時候，聽見了一聲微弱的呼喚：

「哥叔！——」

林丹把門大大敞開，一面喊他老婆把燈拿來，林老太應聲來了，兩人出去一看，原來是三堂弟的兒子。今兒上午自告奮勇進城去的那個青年，側着半個身子，正躺在地上呻吟。『哦，我的媽啊，他怎麼在出血呢！』林老太叫了起來，她把燈遞給林丹，正想把那青年的身子翻過來，細細給他瞧一瞧，但丈夫阻止她，叫她不要動手。

『別碰他，』林丹對他老婆說，『否則他父母會說我們把他弄糟了的。你拿着燈，我到他家去把他父母喊來。』

他重把燈遞還給林老太，自己則沿着陰暗的街道走，到了三堂弟家裏，使勁用兩手拍着他家的門，裏面一隻狗叫着幫他的忙，立刻聽見三堂弟老婆的聲音，問着誰在外邊。

『是我。』林丹，『他答應，』你們的兒子回來了，他受了傷。誰不料他倒在我家門口。躺在那裏。我想大概因為我家是他進村來碰到的第一個門口吧。我們還沒有動他。』

女人在屋子裏尖叫了一聲，急忙喊醒她丈夫。接着男的朦朧醒來，忽忽忙忙穿好衣服，走來開了門。因為女的慌得門也忘記了關。於是一同向林老太持燈等候的地方奔來，後面還跟着一條狗。這會兒林丹的兒子也已起牀，還有鄰家聽到聲音也走了幾個人出來，所以在幾分鐘之內，那青年的身邊就圍圍圍了些人，但誰都不去碰他，等他的父母。他父親趕到之後，嚇得呆了。但他母親却俯身下去，把兒子的身體翻過來。他差不多已經死了，於

是他又尖叫的一聲。

「你怎樣受傷的，我的孩子？」他母親湊近他的耳朵問，但他沒有聽見。「啊呀，他身上這件花緞背心也弄髒了，這是他最心愛的衣服，他會心痛死的啊！」她喃喃地說。此刻那條跟羊的狗嗅着地上淌的血，想搶上前去嘗一嘗，她揮手趕狗，而父親對這條狗却大大忿怒了，舉腿重重的踢了一腳。

「我把飯喂你的，你却要吃我兒子的血了！」他罵那畜生。這樣鬧做一片，但那青年仍不醒來，後，林丹說道：

「我們還是把他抬到牀上，請位醫生瞧瞧，到底傷得怎麼樣。」

林丹倒是出於一番的好心，但三堂嫂却轉過臉，狠狠地罵他。

「對的，今兒德惠他進城去的就是你。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他早地出門就沒有想到進城的事，他狗個兒還不敢去，可是你對他說。」

林丹急急替自己辯護，舉目環視着隣居和自己的兒子，要他們給他做證人。

「難道我當時沒有告訴我三堂弟的兒子，他去不去我不說話，難道我不會問他是不是自願要去嗎？」

「這是真的，」大家爲林丹辯護，女人也就閉口不言了。

林丹知道她的忿怒，由於驚恐所致，所以很原諒她。他俯身抬起那青年的腦袋，招呼

三堂弟抬了他的腿，三堂嫂抱他的腰，於是三人把他抬到家，放在牀上蓋了被。然而什麼地方去找醫生呢？醫生都在城裏，就算沒有逃走，看了這青年的遭遇，誰還敢再進城去？誰都沒有這膽子，大家紛紛歸家去了，祇剩林丹跟三堂弟夫婦，陪在那青年的牀邊。

林丹覺得這青年並沒有死，不過流血過多，昏迷吧了。因為手脚雖冷，心口還是熱的。於是叫三堂弟弄了一些熱酒來，倒在青年的嘴裏，起初沒有下咽的聲音，隔了一會却下去了，於是又倒了一些。林丹忙着的時候，三堂嫂在旁邊喃喃自語地埋怨着，她甚至說出一件出乎林丹意料的事。

「自從你把玉姑娘給你二兒子娶了去之後，他就換了一個樣子。」她抱怨着說。「從此以後，他就不管自己的死活了，我們當時是不應當聽你話，你也不應當用洋錢去誘惑我們。我們比你窮，自然經不起你洋錢的誘惑。」

這一林丹忿怒了。因為在過去，他對於這位祇知唸書不知找飯吃的三堂弟是常常周濟的，每逢冬天，林丹往往派他的兒子送幾捆柴火給他們，有時是一些米糧或一兩顆白菜。於是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說道：

「如果我以後還周濟別人，你們罵我好了。因為我幫了別人的忙，別人反而怨我恨我呢。我幫助了你們，你們還這樣的罵我，我以後也不管了！」

三堂弟向來沒有問心過那些柴草米糧的來源，此刻聽了他們的爭吵方始恍然大悟，於

是勸慰他的老婆道：「你怎麼得罪這樣一個好人呢？」他老婆的忿怒立刻改變對象，集中到他的身上來，她罵他，說他不像個人，自己寧願做寡婦，她那時一定要坐在他墳上，日夜夜扇他的骸骨，扇冷了好早早的另外嫁個好男人。

他的兒子終於給吵醒了，開了眼睛，嘴唇動動的想法說話了。

「哦，孩子，你說你究竟怎樣受傷的！」他的母親奔到他旁邊高聲嚷。

青年告訴他們，但有氣無力的聲音很低。誰都得俯身聽他，他們把他斷斷續續的話連綴起來，方知是下面一番遭際：他跟別的許多人，一起被抓了起來，排在一道牆邊槍斃。他雖中了槍，但沒有死，日落時分悄悄的忍着痛爬到一條街上，恰好有個和尚坐了車逃出城，他可憐他，就把他載上車了，帶回了村裏。他爬到林丹家的附近，就昏了過去，以後就一切不知道了。

「他們爲什麼要槍斃你？」林丹詫異地問。

「我們逃走——」青年斷斷續續地說，「他們的兵——太可怕了——我們都逃走——逃走的都給槍斃了——」

聽的人面面相覷，他們不明白，爲什麼無緣無故，祇爲了害怕，就會給槍斃呢？

此刻破曉的曙光，已透進了這間小屋子，那青年呻吟着，說他胸口疼痛，胸口是他受傷的地方。他們去碰他的時候，他就痛得直叫，重又昏過去了，他們祇能給他蓋好，讓他

第
四
章

第五章

天色已亮，但陰沈得有些出奇。林丹正走回家去，當他抬頭遠遠向城市邊望去，好像灰黯的土地在移動；這更使他大大的詫異了。他站定了仔細看了一下，原來是許多灰色的人影正出城往村裏奔來。他一眼看清，立刻三步併兩步趕回家裏，急忙關緊大門。

「你在那裏？」他喊林老太。林老太應聲出來了。她正在梳頭，把一大辮的頭髮拖到前面咬在嘴裏，兩手紮緊髮後跟的紅頭繩，所以她不能開口。

林丹慌得把他老妻嘴裏的一股頭髮拉了出來。

「敵人來了！」他氣喘喘地說。「叫大家起來，穿好衣服，準備着吧！」

他老婆一聲不響，挽好頭髮，奔進去喊她的兒子女兒和小孩們，林丹則站在門口等着。一會兒他聽見許多的脚步聲往他大門走來，他隔門細細聽着，後來實在忍耐不住了，他闖了一絲縫兒，看看外面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他若耐心關着門倒也罷了，誰知剛把門打開一絲，那些瘋狂憤怒的臉就立刻映進了他的眼睛。在一頂一頂軍帽下面，他瞧見那些眼睛閃爍着貪婪和兇狠的光芒。他們紅紅的臉，好像喝醉了酒的人。他們瞥見林丹，就一聲吼。林丹急忙後退一步，關上大門的時候，他們槍尖已打到了木門之上。

他知道木門是終會給打開的，他必須立刻準備着起來，其間還有幾分鐘的餘裕。謝謝

天，他從前有過兵亂的經驗，他瞧見過打仗時的軍隊。他也知道人一打仗就完全換了一個樣子，心智完全消失，祇剩着卑賤的野性，所以他第一就想到了家裏的女人。

他趁門還沒有給打開，就奔到屋子裏去。此刻合家都聚在中堂裏，女的抱着她們的孩子，男的臉都發青了。

「我們完了」，他的大兒子說，但林丹舉手叫他不要作聲。他對於全家，胸中早就有了一番計畫。

「大家都往那個小後門去，這後門關閉了好多年，上面有爬藤的野草遮掩着，外人是容易發現的。出了後門，大家往竹園後面散開去，找野墳各人藏起來。男的祇要知道他自己女人小孩所躲的地方，不必跟隨別人。老三照顧他的小妹妹和母親。」

「我跟着你」。林老太說。

「你不成」，他說，「我準備上樓，爬到屋頂的草蓋下去躲着。」

「我也去」她說。

簡直沒有時間再跟她去分辨，於是他首先往後牆走去，找到了後門，撥開蔓草，拔去那根緊緊的門門。這門實在太小了，他跟吳良立刻發覺吳良的母親是走不過去的。於是他叫別人先過去，吳大媽則等在最後再說。大家都出去之後，林丹想把吳大媽擠出門去，吳良則在外面拖着，她實在太胖了，除非削掉些肉方有辦法，林丹不得已仍把她拉了進來，

一面叫吳良快走，照顧着門外的人，這位老太婆則由他當心。林丹看大家去後，就拉些下垂的藤葛，把那個涕淚交流的胖婦人蓋了起來，他希望她能安全無事，但時機急迫，他不能再耽着細細看她了。外面吶喊的聲音響成一片，知道堅固的大門快要支持不住了。

在下房的後面，林丹爬上桌子，伸手拉了大樑，他躍身上去。林太太也像老鼠似的跟着，林丹放下身子，伸手給她，使勁一拖，兩人都上了屋頂。草蓋很厚，自從林丹的祖先當年造屋時蓋草之後，林丹當了家，又每隔幾年必加修理，時時加些柴草，成了很厚的一層。林丹在一根橫樑的後面，挖了一個大洞，兩人就躲了進去，灰塵和柴草雖令人呼吸不暢，但還不致悶死。

他倆還沒有十分安定，門已經打開了，他聽見一羣瘋狂的入聲，衝進院子，接着又衝進他下面的屋子，但他什麼都沒有看見，也絲毫不敢動彈。兩人緊緊相靠，祇敢微微呼吸，他默禱着祖宗，保佑他們在這樣的灰塵裏，不致咳嗽和噴嚏。幸而柴草經過了這許多的歲月，潮溼和蛛網，使牠交織成了厚厚的一塊，伏貼地包裹着他們的身子，下面又有巨樑支持，但他們仍舊不敢動，否則灰塵和柴草掉下去會露出破綻來的。

敵人在他們下面的那間屋子裏，就擱了祇有一刻兒工夫，他們瞧見沒人，就咆哮着衝進別間屋子去搜尋，林丹家八間屋子，一間一間都給走遍了。夫婦倆祇聽見他們把心愛的碗碟摔到地下，乒乓粉碎，所有的家具也給打破，屋子裏到處變成一片。而他倆又擔心着

若果敵人放起火來，就沒有命了。

他倆等待着敵人的這門最後毒手，林丹心中籌畫，萬一放火，他將怎樣拖着老婆跳出去。但放火的聲音倒沒有，卻聽到了別一種意外的響聲。那是一種殺豬般的尖叫，起初以爲他們的兩頭豬中間有一頭遭了殃了。但接着有一兩聲人語，掙扎的聲音，以及一個拖長的最後呻吟，他們就知道是什麼事情了。敵人已在蔓草堆中找到了吳大媽。林丹聽得明白，就想跳下去，可是他老婆的兩臂，有如鐵鍊似的捆緊了他。

「不，」她最低的聲音說，「不！她已死了。你要記得還有我們大家。她老了。你再想想一輩子年輕的人。」

她拖緊了他，林丹覺得她的話很對，於是仍舊不動。

野獸般的敵人終於走了，可是沈寂了好久，林丹夫婦還不動，不敢說話。他們直等到四肢痠痛到不能忍受，直到肺部窒塞得非要噎咳，非要吐掉灰塵不可，直到混身大汗的時候。

然後他湊在她耳朵邊輕輕說道，

「我要下去了，孩子們或許要回來，以爲我們都已死了呢。」

她原意仍不許他動一動，可是他說到孩子，就答應了他，她也跟着下來，到了他們不久以前還是井然有序的屋子裏，

現在是紊亂得一塌糊塗了。他們站在磚砌的正堂地上，四面看看。簡直沒有一樣東西是完整的，沒有一隻椅子不破，沒有一張桌子不是缺肢斷腿，塌了下去，連老三睡的竹榻也破得不成了樣子。他倆交叉着手，逐間屋子看去，兩人一句話也不說。各處完全看過之後，林丹方始開口道：

「他們除了米糧，別的都沒有搶走。你看我們所有的東西都不是他們所要的，於是狂怒得把一切東西搗成了這個樣子。」

敵人把衣服，把牀上的被絮都撕得粉碎，林丹想不出他們爲什麼沒有放火，大概他們要他瞧這殘破的印象，不願他乾乾脆脆祇看見一堆灰燼吧。

「啊，看看我那些賠嫁的紅漆皮箱！」林老太走進臥室，一眼瞧見零亂破碎的箱子，嘆息着說。而在一大堆箱子的殘餘及撕破的衣衫中間却發現了一縷頭髮，亂亂的散在那裏，林丹就俯身去看。

「這是什麼？」他問。

林老太險了起來。「玉從前剪下的頭髮。」她說。

「幸而這頭髮此刻不是長在她的頭上。」林丹嘆了口氣說。

然而他們知道在那扇小小的後門那邊：還有惡劣的景象在等待他們，不得不拖着沈重的步子走過去，心中驚恐着那不得不看的慘景。

「還是讓我們先瞧瞧去，」林丹輕輕的自言自語。「我們不能讓孩子們回來先看見了。」

他們走過了殘破的廚房，進入後院。吳大媽躺在地下，死在那裏。死了也罷了，可是她的遭際比死還慘痛呢。她身上赤裸，一瞧見就知道那些瘋狂的敵人，把她當做年輕美貌的姑娘蹂躪了。

林丹祇是嘆氣。這樣一兩年老昏聩的老太婆，敵人尚且不肯放鬆，那末我家這些年輕婦女，甚至自己的老，又將怎樣呢？他把腦袋轉過，對着林老太，臉完全發白了。

「如今第一件事我要想想把你們女人藏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我自己是會躲的，男的都有法子散開，如果敵人是這個樣子的，你們女的怎麼辦呢？」

她一時也說不出話來。她也知道吳大媽尚且如此，自己一定更不容易避免了，她沒有法子幫助她丈夫解決這個問題。默默俯身把吳大媽的衣服檢起來，蓋到她赤裸的身上，她甚至在自己丈夫的面前，也羞愧得不得不轉過臉去。他倆抬不動她，這死屍太重了，非有三四個強壯男人抬她不可，於是祇能讓她仍舊躺在那裏。接着林丹跨過死屍，把後門開了一絲縫，望外看看。外面一個人也沒有，太陽也像平常那樣好好的照着大地，他心中抱怨着天，因為今天的遭際，老天實在太不仁慈了。然後他招呼林老太一同離開了那個屍首。

整天呆呆地坐在殘破的家裏，他們沒有想到吃東西和生火。他們聽着等着，靜待夜的降臨，到了晚上總有兒子會回來報告合家的下落。他們知道全村誰都不免今天的劫運，可是不敢出去探望。這是人人應當就在家裏的兒子。

經過了誰都覺得空前地冗長的白天，夜終於來了，老大和老三悄悄地回到家裏。老夫婦坐在黑暗之中，聽見了兩人輕微的脚步，接着有碰觸傢具的聲音，林丹又聽見老夫低低說道：

「他們都走了！」

「沒有，我們沒有走。」他說，他伸出手去，摸索到了兒子的身體，但誰也不敢點燈，於是仍在黑暗中。

「孩子在那裏？」林老太急急問，她整天掛念着那些孫子孫女兒，說不定遭了那些殘暴敵人的毒手。

「都在城裏，」大兒子輕輕說。林丹驚駭地問道：「在城裏！」他覺得城裏是最不平安的地方。但老大就急急把原因解釋給他聽。

「我們繞道到了城邊，」他說，「走近水城們，因為有人告訴我們，雖是滿城都是敵和慘劇，但有一個地方對於女人和孩子卻很安全。哦，我的爸，我們那時就聽說敵人對於女子是沒有人道的，我們怎麼敢把她們帶回家來，我們白白的兩隻手怎麼保障她們的安

全呢？聽說安全地方是在水城門的裏邊，爸，你大概也知道吧，水城門外面是一大片沒人住的空地，他們告訴我們說，因為敵人從外面看看，知道那裏沒有東西可搶，所以就沒有去過。所以我們等到天黑，整天在樹林裏，在人家的房子背後躲着，遠遠看見敵人就預先逃走，到了天黑，他們就開了水城門讓我們悄悄走了進去，把女人和孩子都送到那安全地方去。爸爸那是個洋學堂，有一位洋婆子住在那裏。我仔細瞧了她一瞧，她吃的最洋氣，但面貌很和善。她那裏有高高的牆，有一扇大門，我們敲着門，門就開了一條縫兒，洋婆子出來看了一眼，看見我們的女人和孩子，她把大門關直，把一夥兒接了進去。」

「你爲什麼不也就在那裏？」林丹問。

「他們祇收女人和孩子。」老大回答。

「那裏果真太平嗎？」

「在這一團糟的時候，也沒有比那裏更安全的地方了。」兒子慘然地說。

於是林丹心中，決定要怎樣的一項措置。

「我要命令你們做一件事，」他對他的兒子說，「若是那裏是安全的話，我要你們趁天黑把你母親也送去。」

兩個青年等着母親有什麼表示。母親覺得千不是萬不是她不該是這女人，她不能說

「誰也不怕了，」她默不作聲。

「那末——還有她——」老大訥訥地說。

父親就把吳大媽經過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一聲不響的聽着，聽完之後，老大說道：「走吧，媽，我一人送你去，讓老三陪着父親。我送你到後再回來，我們三個人守在一塊兒，祇要知道你們安全，我們就什麼都好對付的了。」

兩個青年就靜待着老夫婦倆話別。自從林老太十八歲嫁到了林家來，從來沒有一夜兩人分開過，此刻豈不有些依依難捨？因為是黑暗裏，兩人只作沒有人在旁邊似的，緊緊依戀着，她低聲道：「我一定要去嗎？」

「去吧，」他說，「我原想你這個年齡是不要緊的，老大的媽。」

他又把老婆的手握住了一會兒，然後退一步，對他的大兒子道：

「帶着你媽去，別讓她碰着什麼了。」

於是林丹把老婆送出了家門。

「我地方睡覺吧，」他對三兒子說。這孩子究竟還年輕，他在地面上清除了一個地方，因為疲倦，竟也能睡着了。

但林丹不能。他坐着等，過了好久，老大方始平安回來，沒有碰到敵人，

「我親自把母親送進門去，洋婆子接了她去，她說如果別人沒有事，她在那裏也是沒有事的。」

接着大女兒也抬起頭來。

「我丈夫的母親呢？媽？」她問。她怎麼沒有跟你來？」

女人出了嫁，就屬於夫家，丈夫的母親比自己母親還重要，林老太太知道她女兒這問題問得很合道理，可是她怎樣能把吳大媽可憐的遭遇告訴她呢？她決定暫時說一個謊，於是

「她年紀大了，在家不要緊的了，」接着問道：「你孩子的爸呢？」他帶了我們這兒，大女兒說，「他說他要回到店裏去。他說也不怕，如今城陷了，接着就是太平日，他把我們留在這裏，自己去看看風色，等局面穩定了，再把我們接回家去。」

此刻，她們的語聲雖低，但已驚醒了附近睡着的人，她們逐漸湊個坐了起，瞧一瞧這新來的是誰，有沒有帶着新鮮消息。大女兒旁邊睡着的那個女人非年輕，長得也異常美麗，林老太太一眼瞧見她就覺得有些不順眼。她心中想，這樣的女人決不會是個賢妻良母，也決不會是能盡女人應盡責任的，但她却跟翻板談起來，想探探她的究竟：

「我們沒有覺醒你的孩子嗎？」

「我沒有孩子。」這嫻緻女人安然地說。

「你一個人在這兒嗎？」林老太太再探探她。

「我們在這裏一共有七個人。」她說。

林老太因此知道這是一個鑿子裏的姑娘，自己既是正經人，她就不願多跟她說話。於是在大女兒和這個人之間，屈身躺了下去，萬一這有什麼傳染的惡疾，就必須經過了她，纔能傳染到女兒及孫子們的身上去。

但那年青女人在她的旁邊，却還不睡下去。

「老太太，」她說，林老太覺得她的語音柔得非動聽，「你比我們過來，你能不能把城裏現在的情形告訴我們聽聽？」

「我不是從城裏來的，」林老太不願多說話，如此簡截地說。

「不是嗎？」另一個說，「那末是從鄉下來的，老太太？」

「唔，」林老太的回答簡截。

「啊，」那柔脆嗓音的嘆了一聲。「那末，你就不知道我們城裏今天的情形了，」她的頭垂了下去，碰到膝蓋，「啊，這樣的日子！」她又嘆息着。

林老太一生祇睡兩張牀，一是她做姑娘時在父親家裏睡的那張小牀，一是出嫁之後跟丈夫同睡的那張大牀，此刻實在睡不着，一邊是陌生人，一邊是她大女兒的鼻息直吹到耳朵裏。而這寬大的屋子裏，又處處是嘆息呻吟或鼾的聲音，她醒着思量今天所經過的種種，又想到這樣的日子，在她可以回家之前，誰知道還要過多少呢？她又想到她丈夫沒有子孫，不知道怎樣在過活？

眼睜睜的到了天亮，她老早爬了起來，幫着女兒媳婦們收拾孩子。此刻滿屋子的女人，都蠢蠢發動了，孩子們也哭着，有孩子的就都忙着收拾孩子。但林老太旁邊的年青女人却不動。她裹在一條紅網被頭裏，似乎睡得很甜，至少看上去是睡得很甜，她旁邊的那些女人都跟她一個樣子。

「她們是向來起得很遲的，」林老太心中不屑地想，「這種人白天睡覺，晚上做事。」大女兒和蘭花醒了之後，她就輕輕告訴她們，這些是那一種的女人，叫她們別去跟她們說話，也不要讓孩子們去跟她們扳談。她並且對文蕭說，「這些女人若是向你伸出手來，你別去碰牠，若是問你話，你也不要理她們。說話要檢正經人去說，可不是她們這種人。你跟我在一塊兒，最好不要和陌生人扳談。」

太陽升高，就有女傭人帶了大桶的飯菜，還有鹹魚和蔬菜，很多的筷碗。林老太嘆道：「我們沒有帶錢怎樣吃他們的飯呢？」她此刻想起，昨晚忽忽忙忙嚇慌了，忘記向丈夫拿錢，吃了別人的飯不給錢是羞恥的。

但送飯的女人笑着告訴她，這飯另有人施捨着做好事，她做這好事就能升到天堂。「吃吧，老太太，」她們說，「你吃了可以幫助那外國女太太進天堂，豈不連你也做了一樁好事！」

到大家吃完飯，那七個女人方始起牀，用手往後理了理香噴噴的頭髮，然後在旁邊桌

上的臉盆裏洗臉，她們洗得那樣周詳，一看就知道是何等樣人，因為一個正經女人就無須這樣洗法。洗完之後，纔一同拿了飯，站在遠離大家的地方去吃。她們不看別人，在滿屋子的許多良家婦女，似乎誰也知道她們是什麼人，每逢她們之中有人走過身旁的時候，誰都不會忘記把自己的孩子拉開一些。

奇怪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這一天的生活雖有些不同尋常，但却並非十分惡劣，在這擠滿着女人小孩的屋子外面，有光滑的草地，走上去很覺舒服。草雖發了黃，但仍很柔軟，當太陽光升起，空氣漸漸和暖的時候，大家帶着孩子走了出來，於是互相談話起來。和林老太說話的很多，因為她圓圓的和善的臉，亮亮的眼睛，已經花白了的頭髮，誰都覺得她是易於親近的好老太太。

從她們那裏，林老太更聽到了許多從來沒有聽過的故事，愈聽得多，愈怕得厲害。過去有人認為若此城必須陷落，就早些陷落吧，以為敵人來了就可過太平日子，孰知敵人來後，竟是那樣的瘋狂、殘忍、惡毒和野蠻，大家都嚇慌了。林老太聽人說，敵人進了這全國中心的大城市，他們有如野獸，不比野獸更壞。野獸不過吃人，但他們却把男的殺掉，把女的搶去。女人不論老幼，他們先蹂躪年輕的，然後再輪到年老的。

有一位小姑娘，她的眼睛哭得腫了，差不多合成了一絲縫，她告訴林老太道：「我姊姊有個孩子，大約五個月大，這孩子長得很結實，身體很好，敵人把他從姊姊懷裏奪下來

的時候，他使勁的哭，這使那意欲強姦他母親的敵人惱怒了，先脫下衣服，把這孩子悶死，然後綁住了我的姊姊，使她叫都叫不出來，經過三十個敵人後，她也死了。」

還有許多男人無緣無故的給殺死了，那些女人告訴林老太，有些都是她們親眼所看見。如果有人看見敵人，轉背逃走，他就立時立刻用槍打死，一天之中這樣死掉的不知道有幾千人。如果有人是兵士，或證明他當過兵的，都給殺掉，一天之中這樣死的更多。如果有人給敵人拉了去做工，他若年輕力弱或老邁龍鍾，或向來沒有做過勞力工作的斯文人，扭扭捏捏做不來，也就一律給他們殺掉，一天之中這樣死掉的又不知有多少。

到了中午，又開飯了，飯雖燒得軟硬適可，但林老太聽了一早晨的故事，實在沒有法子咽下去。晚上吃晚飯的時候也是如此，飯很好，豆油炒青菜炒得差不多跟她自己做的一樣可口，她聽見的故事，仍舊使她一些也吃不下去。昨天林丹和她本身的遭遇，原以為是天大的禍殃，如今比了別人更慘酷的故事，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人且會親見自己的骨肉，被敵人慘殺、毒打或姦淫，還有許多人，因為所遭的殘暴，慘酷到不能形諸口舌，所以沉默着不肯告訴別人。

天又夜了，這是林老太太離家的第二晚，她感到萬分的惆悵。白天一心聽人訴說各種駭人的事情，倒也把丈夫忘了。此刻她看她孫子孫女們入睡之後，一個一個母親都睡到她們孩子的身旁，她也睡了下去，旁邊仍舊是那七個妓女，心中就有些難以形容的不舒服。

她早上原打算白天把她和她一家子睡覺的地方搬一搬，但白天卻忘了，此刻已經沒有辦法。默默地躺了下去，把背心對着那最近她的妓女。

「你們爲什麼也上這兒來？」隔了一會兒，她問那姑娘，語氣頗有些悻悻然不悅意的樣子。「你們這種姑娘是不必上這兒來的！」

那姑娘慘然微笑。「我們也是女人啊，」她用她悅耳的語音慢慢說，「我們也怕野獸的。」她也轉身把背心朝對了林老太，好像她自知卑賤，羞以向人似的。她不再對林老太說話，但她們在自夥兒間却說起話來。因爲她們來自外埠，她們的話林老太聽不懂。她們爲了取悅於各種男人，雖能說各種方言，甚至爲了接待洋船上的洋人，還會說幾句外國話，但此刻卻說的是她們的土話。

「我猜她們是從蘇州來的，」林老太想，爲了要證實她的猜想，她又問那姑娘道：

「你們是蘇州來的嗎？」

「是的。」那姑娘說。

「爲什麼上這城市來呢？」林老太問，一面心中想，若是她們專爲供兵士取樂而賺錢來的，她們爲何不到外面去，免得許多良家婦女受罪？

「蘇州失陷時，我們還在那裏，」姑娘說，「我們的院子裏一起有二十三個姑娘，祇有我們七個人逃了出來。我們所經的遭際令人一輩子也不能忘懷，所以我們幾個就逃到了

這裏，但錢已用完，祇能到此爲止。後來聽說外國人收容難民，所以也進來了，我們實在太恨敵人了。哦，他們不是人——人是我們知道的，可不是他們！」

她說完又轉過背去，談話就止結束，但隔了一會，林老太聽見那姑娘在輕輕飲泣，輕得幾乎一點沒有氣息，林老太掩住了那一邊的耳朵，這邊耳朵纔可隱約辨認。林老太動心了一會，自己問自己，她對於這樣一個年青美貌的姑娘，是否應該去安慰她一番，但對這種女人深刻的嫌惡之心，仍使她打消了這念頭，無所動靜。她知道林丹一生就從沒有正眼瞧過這些窩子裏的姑娘，她也像他丈夫一樣對她們恐懼厭恨，可是親身接觸，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

到深夜，她醒了來，而且大家都醒了，因爲外面有雷似的打門聲，並且向牆在放槍。大家都醒了，在黑暗裏戰抖，恐懼着即在眼前的禍事。接着就有高聲的咆哮，那種語言是大家所不懂的，於是知道敵人已到了這屋子的門外了。

每個婦女都在黑暗之中坐了起來，摸索着身旁的衣服穿起，一動也不動等待着，也不說話，偶有孩子哭了，都立刻給想法止住。隔了一會屋子裏有了燈光，那個外國太太進門來了，手裏拿着一盞燈，高高舉起，光線就照到了大家的臉上。

「我告訴你們一個不好的消息，」她說，「敵人就在門口，一共有百把 武裝的人，他們說要進來，我就沒有法子止住他們。我沒有武裝，我祇有我的上帝與我國家的感望去

止住他們。他們不怕我的上帝，但對我的國家，却稍稍有所懼憚。所以他們還沒有闖進這屋子，我纔能跟他們講了條件。」

她看看大家的臉，大家也注意到她薄薄的嘴唇在慘白的臉上發抖。「我跟他們講的條件，」她說，「我實在羞於告訴你們，但爲了你們的安全，我又不得不說給你們聽。他們說如果有幾個人自願跟他們去，他們就不進去，人數是五六個或者——」

她說完就靜靜地站在那兒，大家也默不作聲。即使爲了救別人，誰願意跟他們去呢？沒有人敢開口。

外國太太還是等着，門外的咆哮又起來了，吵着和打着門。於是那外國太太走了出去，大家坐在各人的舖上，仍舊一聲不響，現人人心中想道，「我一定不行。我怎麼行？」大約隔了數兩百個銅元的時間，外國太太又走了進來，舉起燈，這會子說話却沒有上次的從容了。

「我擋不住他們，」她喘喘地說，「他們說我再不立刻把女人交把他們，就要自動進來了。啊，我的姊妹妹妹們！」她略略停了一停，她從站着的地方瞧瞧大家。「我怎麼能說一定要誰出去做這件事呢，可是我想，上帝或者在這個屋子裏，已經準備了那——那願意挽救——挽救良家婦女的人。我不是強迫——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的話，如果她們自己覺得可以——或者還是——」她說不下去了，在黃黃的燈光之下，大家看見她自己咬着嘴

唇，燈也在她手裏發抖了。

接着林老太就經驗了一生都不能忘記的一個奇蹟，從此以後，她對於那些所謂不名譽的婦人終身就保持着敬愛的柔情。她旁邊那個姑娘站了起來，掠光了頭髮，拉好了衣裳。

「起來，姊妹們，」她的聲調是慘痛淒惻到萬分，「起來，掠光了你們的頭髮，穿上了你的衣服，面上笑容。我們不得不再去履行我們的職務了。」

別的幾個磨覺起來了，誰都不說一句話。七個人默默地在大堂的牀舖之間，往門口走去。

到了門口，那個招呼大家起來的姑娘，叫她們都站在外國女人的面前。

「我們準備好了。」她單她那悅耳的語音說。

「上帝保佑你們。」外國太太說，「因為這件事情，上帝把你們帶進天堂！」

但那個姑娘却搖搖頭。

「你的上帝是不瞭解我們的，」她說，泰然地挺直了身子走出門去，其餘的跟着她，外國女人把燈高高舉起，照亮她們的路。

屋子裏剩下的祇有黑暗，沒有一個女人開口，母親們重又躺到她們孩子的旁邊去，林老太也躺了下去，可是此刻她的旁邊，一而已空空無人了。她躺在那裏，悲哀憫憐的情緒使她心碎了，眼睛裏掛下了眼淚，剛擦掉，又繼續流了出來。

門外就此寂靜，外國太太也沒有再進屋子，第二天像平常一樣天明之後，林老太起了身，沒有一個女人不是整天思量着昨夜之際遇，但沒有一個人提起一個字兒。

★

★

★

★

★

★

吳良獨自回到店裏收拾起來。他回家的頭三天，一步也沒有上街，捱頭整理他混亂的店舖。他把老婆孩子送到洋人那裏之後，飯也來不及想吃，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家裏，在廚房的烟突裏面找了一些煤灰，和好了水，他還想找一個刷子，可是在雜亂的貨物與垃圾之中總也找不到。於是把一塊破布，捆在棍子一端，醃了醃他自製的烟煤水，在店舖外面的白色牆壁上寫了幾個大字：

「東洋貨在此出售。」

自從學生們搗毀了她店子之後，他第一次感到了賞心樂意。現在這些學生上那兒去了呢？能想。

在他想來，與那些學生相較，他比他們更要愛國呢，因為他還好好活着，他沒有破壞別人什麼，而且隔不了幾天，他就要復業，供給別人以需要的物品。

收拾店堂裏那塌倒下的牆，吳良平生雖沒有做過這種勞動工作，可是他做得十分有興。他並且想，在老婆回家以前，還要把裏面的住宅也收拾好。他不能決定什麼時候纔好把老婆孩子接回家來，因為街上躺着的死屍，他究竟不能閉目不見，而每天晚上，有時甚

至白天，傳來的女人尖叫的聲音，告訴他附近又有那家的女人遭了污辱，他究竟也不能塞耳不聞。但他仍舊關着門做他的整理工作，心中想，「這種事情不干他的事，」他並且對自己說道：敵人這樣，不是我吳良的過失，反正我自己是個和平人。

他在牆上寫了那幾個大字之後，不久就有四個敵軍經過，其中一個大約是軍官，其餘三個是他的部屬，他們走進來打聽有沒有吃的東西出賣。

其餘的人所說的話，吳良一點不懂，從那軍官口中幾句不相連續的勉強中國話中，摸摸到了一些意義。那人想買魚，鹹魚，而吳良所有的是聽裝的油漬小魚，他沒有鹹魚，他扯聽子給他們看，那人點點頭，表示這也可以。

「多少錢？」那軍官問，一面伸手示意。

這出乎吳良的意料之外了，他原以為他們一定拿着就走，居然也問這問題，他又驚又喜，於是簪簪他的肩頭，笑着說道：「不要錢，送給你。」

現在是輪到那軍官感佩詫異了，露出白喻喻的牙齒也笑着道：「啊，你不恨我們？」吳良又笑了一笑。

那軍官鞠了一個躬，他對他的部屬說了幾句話，他們也立正鞠躬。「不過你總得要些報酬，」那軍官說。

「我不要，」吳良回答，「我從你們的國度裏把貨批來，如今還給你們。」他說完也

鞠躬

軍官在讀台旁邊一隻小凳上坐了下來，舉手望銜上一揚，說道：「這些——我們很抱歉。我們的皇軍，很勇敢——」

吳良一着頭說道：「可是現在，讓我們盼望着過太平日子吧。祇有太平日子纔好做買賣。」

接着用簡單的字句告訴那軍官，學生們如何來搗毀他的店子，又說道：「近年來我們的日子也過得太難了。」

「哦，」那軍官說，「祇要大家能像你這樣就好了。」

「像我這樣的人也有，」吳良一恭地說，此刻他壯膽多了。於是轉過身去在架子上揀出四聽糖食來，送給他們每人一聽，大家露出很高興的樣子。

「對不起我沒有茶，」吳良說，「我家裏還沒有回來，我一個人在這兒。」

「爲什麼呢？」那軍官問。

吳良用手遮着嘴，咳了一聲嗽。「她到她娘家去了，」他說：「過幾天就會回來的。」這軍官明知吳良老婆不在家的原因，可是吳良沒有明說出來，他心中很喜歡，於是叫他拿紙和筆來。吳良立刻到裏面一間屋子裏取了筆硯紙張，那軍官寫了幾行胖胖的黑字，吳良看不懂，可是在字句之中，夾着他的名字和地址。他寫畢把紙遞給了吳良。

「若有人來麻煩，把這紙給他看，」他說。

「我不知怎樣感謝你？」吳良說。「我祇能說，你們有什麼事要我做，我一定給你做去。」

「好，」那軍官回答他。接着又道：「我請司令部給你一個符號，把這符號掛在你門上，若是不夠，還可以派個衛兵去站崗。」

符號是吳良所樂於聽見的，可是他想到他門口要站一個衛兵，他心中發抖了，因為誰不知衛兵要吃要喝，往往十倍於平常的人，誰不知道他挑精揀肥，想着什麼就要什麼。因此急忙說道：

「符號我真是感謝，可是我們這樣一個小人，那裏要什麼衛兵。讓我或者有時來拜望拜望你，你如果需用一個正經人給你小事情辦辦，有的是我，我做生意的吳良！」

雙方就這樣談得很親密地分別了。可是他們去後，雖是這樣寒冷的天氣，吳良坐定了不住擦額上的汗。並且他駭然感到混身都給汗溼透了。他知道在他的心底裏，他還是怕敵人，可是以後他不再會這樣的惶恐了，於是出了這一身遍體輕鬆的大汗。「我就要不去冒犯他們，」他想，「像我這樣的人當然很容易辦到的。」

到了那天下午，一個敵兵送來了一個匣子，匣子裏摺疊了一面敵國的國旗，附有一塊布，布上寫着字，「吳良一面欣喜一面又是惶恐。他急忙賞那人錢，那人去後，他考慮再

三、終於把這兩樣東西掛在門楣上。」但當他掛上門去的時候，他聽見他店鋪鄰近的一個衙堂裏，傳了一陣年瀆女性驚惶的叫喊，他停了停手聽，他從那姑娘慘痛的呻吟中，知道又是怎麼一回事了。

「那兵，」他想，「就是給我送東西來的那個兵嗎！」

他聽着，直到最後寂然無聲。但他沒有走近去看這寂然無聲是什麼意思，他覺得他怎麼能冒犯一刻兒工夫以前還給他恩惠的那個人呢？

「這就是打仗啊，」他想，心中也稍稍有了一會兒的不快，接着就給自己去燒了些熱茶。坐下喝茶的時候，又想到了剛纔那姑娘的遭遇，他覺得那姑娘的父親實在糊塗。「在沒有安定以前，這些日子，他爲什麼把個年輕姑娘留在家裏？」他問他自己。

然而事情並沒有像他想像的那樣順利。到日落關上排門的時候，他抬頭想先把符號收下去。那符號不見了。他明明親自釘上的，怎麼不見了呢？仔細一看，祇有釘上掛着一兩條破旗的殘布。他一看嚇得發抖了：難道學生沒有死絕，附近還有嗎？

「一定是仇人給我幹的。我難道有仇人，」他想。走進屋子把排門門緊，攢上牀去，可是總也睡不着。

第六章

林丹和他的兩個兒子膏家裏親自給吳良的母親做棺材。因為這些日子木匠忙得日夜不得空，簡直無處可雇。

林丹從不睡的破牀上拆了些板子，犧牲了兩扇屋內的板門做成一口棺材，然後用槓子粗繩抬到死屍，放進棺材，釘好了蓋子，再用水牛在前面拉着繩索，父子倆在後面推，好容易把棺材拖到田裏，把吳大媽埋在土中，築了個高高的墳墩，等吳良回來易於辨認，並且可以告訴他。

「她葬在這裏，我們對於她已盡了我們的力量了。」

埋葬已畢，他們回到家裏，清理殘破的東西，可以修理的加以修理，自己有法子重做起來，敷衍目前生活的需要。合村差不多家家如此，除了林丹三堂弟的家裏，大約因為貧窮得太蕭條了，敵人連他可憐的傢具都沒有搗毀。三堂弟和他的老婆也沒有給敵人找到，當敵人死的時候，他夫婦倆逃出去跳在一隻糞坑裏，糞坑很大，深有一人高，廣亦可容下四五十人。這在田岸旁邊，原是貯糞以備肥田用的。三堂弟夫婦跳了進去，祇把鼻子露在外面呼吸。後，雖洗了好幾回澡，還是週身臭的，而合村在悲痛之中也把這件事引為笑料，可是他倆却因此避過了敵人的眼睛。他們的兒子也安然無恙，蓋當敵人來時，他昏了

過去，母親把他堆在灶後的柴草裏，沒有給敵人發現。

全村祇有這一家沒有遭劫，三堂弟的老婆說是因為他家積德之故，所以老天爺救了他們。但他們的兒子有沒有生命之憂，此刻還不能知道。

林丹和村中其他的家長聚在一起，計議如何保護各家婦女安全，林丹告訴他們，他家的女人如何到了洋婆子那裏去，大家都說也想照樣去請求收容，於是城裏那位外國太太，那裏又陸續添了不少婦女和姑娘。

村裏祇剩下些男人和一兩個年老祖母，林丹三堂弟的老婆因為要照看兒子，她也不能去，她說道：

「糞坑是到處有的，上次救了我的命，以後爲什麼不能呢？」

林丹每逢有人護送妻女姊妹進城的時候，他就設法請他們帶些東西給林老太太，如此可以免得自己進城。黑老母雞雖在這天翻地覆的 子，仍舊生了好些蛋，他就 手帕包了幾箇叫人帶去，他從池塘裏捉到了一尾魚，也加了鹽包在乾荷葉裏送給他老婆，又做了兩棵鹹菜也託人揣在懷裏帶進了城，他很願意自己會寫信，願意老婆也認得字，但現在他祇能借重別人的嘴和耳朵來互通消息。

他離開了林老太太，覺得比離開了什麼人都難過，他似乎不是離開了他的老婆，而是離開了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她不在旁邊，嘴裏吃的，手中做的，好像都變了樣子。他覺得他

的難過並不是爲了什麼性的需要，他在這一方面平靜得絕對沒有衝動，但總想不透是什麼緣故。有一天，小兒子不在旁邊，就問問他的大兒子，但覺得這件事有些羞於出口，所以沒有提到自己，祇問道：「你孩子的母親去久了，你覺得難過嗎？」老大的答復却出於他的意料之外，他說，「不，我不覺得，這雖有些不合情理，但我確是如此，我們聽了許多侮辱女人的污穢故事，對於女人的興趣就暫時消失了。我想凡是貞潔純良的男人都是如此的吧。」

日子過去，城裏確是漸漸安靜了一些。因爲以前幾天的暴行和恐怖，鬧得震震天宇，舉世皆知，別國的人們知道之後，都嚷着說這是自有人類以來所空前的獸行，敵方眼看他們士兵這種罪惡已爲天下所知，他們的統治者也不能不自愧於心，因此勉強傳下命令，要求部屬至少這種行爲要做得隱秘一些，不能在街上公然胡鬧，傳播出去有失國家體面的。敵兵於是開始溜到城外，散布到了各鄉各村去，有一天林丹抬起頭來看見四個敵兵站在他的門口。那時他正在淘米準備晚飯，老大在布機裏織布，老三在房邊給他整理紗線。這布機原是放在一間暗屋子裏，必須點了燈纔看得見，那天沒有給搗毀，而且敵人即舊看見也不見得認識牠的用處。

林丹放下籃子走到門口，落日的餘暉照在那四個敵兵熱得紅紅的臉上。他們向他嚷，可是林丹聽不懂，起初他以爲他們要東西吃，所以他退後幾步，把米指給他們看。他們

嚷得聲音更高，忿然地搖着頭，聽着他們指指自己，又伸手做脫衣服的樣子，林丹想了一想，纔明白他們要的是女人。他隨即感謝自己的祖宗，因為家裏的女人都走了。林丹不會說別種言語，就有他的土話告訴他道：

「我家裏沒有女人。」

他們也不懂他的話，但跳了進來把他推在一邊，自跑到各間屋子去搜尋，除了一些女人的衣服以外，實在沒有女人的形迹，他們怒氣沖天地向他咆哮，林丹仍舊不懂，但他們的忿怒，他是懂得的。

此刻忽然傳了織布的聲音，四個人惡魔似的一聲吶喊就衝到了織布房去，林丹恐怕他們找不到女人，闖出什麼別的大禍來，於是不放心地跟在後面。跟進了織布房，看見敵兵的目光，在四面搜索。他的大兒子坐在布機裏，停手瞪着眼，老三也丟了手裏的紗線呆呆地站在那裏。

這幾個瘋狂的敵軍，眼看見果真沒有女人，他們的獸慾更是沒有了邊際。像星星之火似的蔓延起來，林丹目睹他們把老三按倒，把這孩子權充了女人。老三長得美麗，原不是他的福氣，如今成了意外的禍根。林丹和老大實在忍耐不住，撲到了敵兵身上。但徒手怎能抵抗四 武裝的獸兵呢？他們回過身來，拉了些布機上的繩子把父子倆捆綁了起來，而且就綁在旁邊，定要他倆目睹着他們的獸行，他倆閉着眼睛的時候，就打他們。總算完

事，老三像死的一般躺在地上。然後敵兵們笑着去了。

林丹父子一句話也不說。好容易費了極大的勁，方始咬斷了繩子，兩人得以自由。然後林丹拿水給老三洗滌穿衣，一面安慰他，同老大扶着 he 起來。這孩子沒有死，受傷得並不太重，也還不致有生命之憂，但好像他的心被人刺了一刀似的，已經死了。他父親怕他是昏了過去，失了知覺。

「我希望就死。」隔了一會，那孩子輕輕的說。

「你不能希望死，」林丹說，「這就是不孝你的祖宗。天沒有叫你死，你就得活下去，孩子。」

但老三似乎不聽他的話，他的臉色發了青，眼睛也像死人似的絲毫沒有神色。

「我不能就在這裏，」他又抖抖地說。

「你可以不必就在這裏，」林丹安慰他。「我在別人找不到的地方藏着一些錢，你拿了錢隨便到那裏去好了。可惜我們不知道老二和玉逃到了什麼地方！」

老三並不回答。他讓父親給他穿上外衣，他想動身以前先吃一些餅，但又沒有法子吃下去，就用一塊布包了拿在手裏，又接受了父親給他的錢，揣在腰包裏，然後站起來，可是身子又搖搖幌幌，父親急忙扶住了他。

「你怎麼能走呢？」林丹擔心地說。

「我能走，」孩子說，舉起沒有神色的眼睛看着他父親。

「你到了什麼地方給個信我，」林丹要求說。

「好的，」孩子說。他的身子仍舊搖幌，就緊緊地抓住了父親的肩膀。「爸啊，」他嘆，「爸啊！」

他的嘴抖着，林丹知道他想忍住不哭，伸手抱住了他。「明天走吧，」林丹說，「先休息一晚，我給你煮點稀飯吃吃。」

「我不能休息，」孩子說，「我一定要動身。」

他伸直了腰往門口走去。此刻天色已黑，祇有淡淡的月亮與微弱的星光。夜靜而冷，他頭也不回往前面的山林走去，林丹和大兒子站着看他，直到望不見的時候。

「還有比我們更惡劣的遭際嗎？」林丹輕輕地說。

老大沒有作聲，在他們的頭上，夜的天空還像太平時節一樣的美麗。

「這天空，」林丹突然說，「是不是永遠沒有改變嗎？」

兩人各自回房之後，隔了一會，林丹忽又走到老大的房裏。

「我閉上眼就看見剛纔的情形，」他告訴他兒子。「我不能單獨睡在一間屋子裏。」

「到這裏來躺在我旁邊吧，」老大說。父親就在老大的牀上躺了下去。兩人都沒有脫衣服，這樣遙長的黑夜，誰也不敢說有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於是誰也不敢脫衣服。

原是齊齊全全的一家，如今孤單地剩下了他們兩個人。兩人都知道對方的情緒，躺着一言不發。但總也睡不着。他們的心又都跟着那個纖弱的老三的影子，孤獨地無力地在黑暗中向山邊走去。

★

★

★

★

★

★

吳良覺得倘要避免仇人的暗算，他總得向現在統治此城的敵人去要求保護。他有一兩日恐怖得不敢出大門一步。那天晚上，他就決定去找那位對他很客氣的敵軍軍官，把自己的困難向他訴說。他覺得他並不是誠心做漢奸，祇因為一家數口，全靠他的生意。养活他們。

他等到天色完全黑暗之後，穿上了最舊的衣服，沒有帶燈，按照着那天軍官給他的那張紙條上所附的地址找去。到了那裏，他敲門，心中有些奇怪，自己爲什麼到了這裏來，因爲這所房子，是他以前所熟識的。隔了一會兒，一敵兵開了門，敵兵的臉色非常橫暴，吳良的兩膝一抖了。可是他知道，凡是敵人都是這副臉色，就稍稍鎮靜了一些。他拿出那張紙條遞給了他，敵兵看了一遍，就把他拉了進去，做手勢叫他等着，自己則走了進去。

這所房子，吳良一看就認識，牠原爲城市一著名富人的所有，現在全家都逃走了。記得兩年前有一次這公館裏面的太太們會派人叫吳良把一些外國玩具和小物品帶進去讓她

們選購。敵兵回頭出來的時候做着手勢，叫吳良跟他進去，吳良跟到了裏面，有三四個敵軍軍官正在客廳裏喝酒，他們都冷冷的瞧了一眼，吳良心中此刻卻有些懊悔起來了。連那個前天對他很親熱的軍官，也是凜凜然的一付神氣，吳良心中恐懼地想，這種人是否愈喝酒愈變得冷冰冰的呢，他覺得他來得有些不合時機。但現在既已來了，而吳良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素來有一種頑強的膽量，於是對那認識的軍官說道：

「先生，我是有事來請求的，如果你容許我老老實實直說，我就可以少耽擱你先生的一些時光。」

「說吧，」那軍官回答，可是並沒有招呼他坐。

吳良覺得他像對待僕人似的對待他，心中很不樂意。但他是個機警識趣的人，知道這不是爭什麼體面的時候，立刻把氣咽了下去，接着說道：「我是這城裏的安分良民，開着店舖，這你已親自到過，我歷來販賣洋貨，大部分還是從你們貴國來的東洋貨。我祇盼望過太平日子，好讓我照常把生意做下去。誰管就讓誰管去，我祇要有生意可做，就一句話也沒有。可是因爲如此，這城裏就有人叫我漢奸，他們想殘害我。你們現在已是這城裏的官長，所以我求你，能不能保障我的身家生命。」

那聽得懂中國話的軍官，把吳良的話轉告了其他幾位，接着他們自夥兒又討論了一下，那認識吳良的人對他點了點腦袋，說道：

「若是你願意，我們或者能請你。」

「我怎麼不願？」吳良回答。

「我們要在這裏組織一個維持會，」軍官說，「替我們管理這城市。你有什么能力？」

「可惜，我的才具很小，」吳良再想說下去，那軍官岔着問道：

「你識字嗎？你能寫字嗎？」

「我？這當然能的，」他傲然地回答。「我還精通算盤，一切生意人應做的事我門門在行。我還讀過四書，我父親是唸書人。」

「這沒有用，」那軍官說。「你懂得英文嗎？」

「英文可惜不懂。」吳良說。

「但你中國文字寫得很迅速嗎？」

「不吹牛，這倒不慢。」吳良謙遜地說。

軍官們又商量了一會，接着那人又對他說道：

「你馬上搬到這屋子裏來。你的薪俸將按你能力而定。我們還要給你一個官銜，大小也看你能而定。明天到這裏來。」

吳良聽到這句話，週身輕鬆得好像腦子裏有東西在旋轉了。

「但我還有一老婆，一母親，兩個孩子，」他說。

「她們也可以到這裏來，」那軍官說，「我們會給房間你們住，你們在這裏保險很安全。」

接着他伸出手，要吳良注意聽他的話。

「你看，我們對於從順的良民，是何等的仁慈，」他說得很響亮。「我們來到中國，無非爲了和平，爲了大家安定，誰幫我們忙，我們就給他大大的報酬。」

「是的，大得很，」吳良喃喃自言自語。他向那軍官鞠了三個躬，欣然而去，在門口給了那敵兵一些小費。

第二天他穿上了他最好的一身衣服，兩個敵兵跟着保護他，他到外國太太那裏去迎接自己妻子的時候，真是欣喜得滿面春風。他簡直想雇輛汽車，但走了幾修街方找到了一輛舊馬車。但當馬夫把那匹年邁的老馬趕到洋學堂門口停下的時候，自己仍舊覺得很有威風。

看門人老是驚疑地看着那兩敵兵，他開了一絲兒門，祇讓吳良進去，把敵兵關在門外，於是兩人用槍敲着門，吵着也要進來。

吳良得站在那裏，等那人把外國太太請出來。

她小時，好像沒有什麼聲響。她臉上冷靜得有如外國的石雕像，用她那帶有外國腔調的中國話，對吳良說道：

「你不是一個漢奸嗎？」

他悻悻地回答道：

「太太，你說漢奸，我怎麼知道你是什麼用意？在我自己看來，我不過想盡方法做我的生意吧了。我有一家老小，要養活他們，而且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代我做這件事。」

但她仍舊冷冷地問他道：

「城裏所經過的情形，難道你沒有看見？」

他毫不介意的回答道：

「發生的情形已經發生了，外國人打了勝仗比我們自己人壞，這是當然的道理，」接着那女人說道，「我知道你是漢奸，你的家眷離開這裏，越早越好。」她轉身告訴管門人，讓那兩個敵兵進好了。

不多一會，吳良看見他的老婆帶着孩子出來了，後面跟着林老太太。蘭花原也想跟出來，但那外國太太不准她，因為她究竟還年輕而長得美麗，所以不願她給兩個敵兵看見。

「你好，丈母娘，」吳良招呼林老太太。

「你也好，」她說。她看見有兩個敵兵，吃了一驚，正想問問吳良，但話到了舌尖

上，又給嚇回去了。

「你沒有聽到你老丈人的消息嗎？」她祇敢提出了這問題。

「沒有，」吳良回答。「那天我把孩子的媽送到這裏後，我就沒有得到什麼消息。你在這裏，我也不知道呢。」

「我是那天晚上來的，」林老太說，她說時想起吳良一定還不知道他母親已經死了，她決定祇告訴他死的消息，不把當時的真相說出來。

「因為你沒有跟你的丈人見面，所以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但姑爺，這是個壞消息：你的母親沒有了。那天敵人進我家的時候，她壓在一根樑下面。我的老頭子自己做了棺材，把她埋在田裏，給她做了一個墳墩，這是我到了這裏以後，有人帶信告訴我的。」

吳良的老婆立刻舉袖子擦眼睛，她雖早已知道這消息，可是在丈夫面前有這個表情，纔合於一個賢慧婦人的身分。吳良也擦眼睛。

兩敵兵有些不煩耐了，槍輕輕拍着吳良的臀部，催他回去，於是大家止住哭泣，吳良連謝謝林老太照顧了他母親都來不及。林老太看着他們出了門，她雖不怕，究竟有些不甘心，隔着門兒高聲問她女婿道：「我女兒跟你去，是不是一定太平呢？」

吳良早已把一家人安排在馬車裏，高聲回答道：「太平的，他們保護我，並且保護我的家眷。」

說畢，車子就發動了。現在林老太的旁邊祇有那個外國太太和管門人。對於這外國女人，林老太心中時常覺得有些可怕；此刻她用她的黃眼睛對林老太看了一眼，更使她有些侷促不安，外國太太並且說道：

「我可憐你，老婆子，」說畢她就去了。林老太問管門人道：

「別人比我吃了更多苦頭，爲什麼她獨是可憐我呢？」

「因爲你的女婿做了敵人的走狗，」管門人說。

「是不是爲了這個他纔穿上那件鼻烟色袍子和絲絨背心的嗎？」她自己問自己。

林老太一面想着，回到了蘭花等所在的那間大屋子，因爲天氣很冷，誰都沒有出去閒步。剛纔下過一陣雨，此刻已變成了雪花，踏進屋子，裏面的溫暖使她很舒適。但因爲大女兒走了，使她心中很不安定，她坐下來把剛纔的情形講給蘭花和小女兒聽，她們愈是談着，想出去的心也愈感迫切。

「我若能看見我那老頭子，就好多吃一碗飯。」林老太獨自想，她又想着她的丈夫和兒子，斷定他們沒有了她，必然生活得不成樣子，因爲家裏有了她這樣的賢妻良母，男人一定不會處理家中各種的瑣務，林老太心中悲哀了好一回，她好像親眼看見了家裏到處是污穢，事事沒有做得好，男人們吃着冷菜和生飯。無論如何，她覺得他們平日決沒有注意到她如何燒飯炒菜的，更不用說，如何燒肉煎魚了。

裏面不僅是林老太婆媳倆，凡是聽見有人離開這裏的消息的婦人們，誰都有些不安定起來，大家面面相覷地想。「現在外面的情形一定好些，如果我的丈夫也有這點機智，下次就輪到我可以回家了，」她們默默地心中想。誰都渴望着離開這裏，母親們大都失了耐心，孩子有了小小的過失，在平時原不作一回事的，如今却使勁罵起來。到晚上差不多滿屋子一半以上的小孩都哭着鬧着，林老太一面咒罵，心中恨不能立刻冒險回家去。

隔了幾天，林老太接到了她大女兒一封 信，於是情形壞了。她大女兒誇着住的房間是如何精美，這所房子從前如何是一 富翁的公館，現在她丈夫是如何榮耀，他們的生 活是如何遠勝於從前，一切太太平平，舒舒服服，信的 尾又說道：

「在我看來，敵人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好了多少，但待我們却還不錯。現在就我們眼睛所見，城裏已經安定太平了。」

她的女兒不會寫信，正像她不會看信一樣，林老太知道得很清楚。這封信她得找這洋學堂裏的一位女教師唸給她聽。她知道信是吳良寫的，但信中的話，她絲毫也不懷疑，她正是那種聽見白紙上黑字總是一律相信的鄉下婦人。

她把信裏的好消息告訴蘭花和女兒，蘭花又告訴了其他的女人，於是不安的情緒就蔓延了開來。在這裏，蘭花比任何人都覺得厭倦，這裏她感到太冷靜了，這灰色的房子，黃黃地展開的柔鞭草地，處處沒有聲響，祇有每天兩次，那小禮拜堂裏傳 唱詩的聲音。

那小禮拜堂，若是她願意去聽洋教，她也可以進去。蘭花曾經去過一次，可是他們說的，她聽不懂，而歌聲則她認為悽惻得有如哭聲，於是不再願意進去了。天天吃的東西，老是那幾樣，漸漸覺得厭煩乏味，她想吃一些可口的甜食。她在鄉間的時候，遠遠聽見賣糖的鈴聲，總喜歡出去買些芝麻餅或芝麻糖吃。

所以蘭花聽見她姑子的安定生活，心中就想道：

「城裏又太平了，我實在可以溜出去看看街上店家的情形。我甚至還可到我姑子家去走一趟，倘若一切果然很好，就可以帶信給孩子的爸，我們可以回家去了。」

她並不把這念頭說出來。她也是那種表面溫和，心中固執的個性，她要做什麼從來不告訴別人，外表做出永遠聽話的樣子，其實是倔強地固執着自己的意見。幾天之後的一個上午，她的孩子在外面草坪上睡着了，她當着林老太的面打了一個呵欠，謙謙道，「我昨晚沒有睡好，想到屋子裏去睡一會兒，請你照看照看孩子。」

「睡你的去罷，反正沒有事情。」林老太也厭煩地回答她。

蘭花於是走進屋子，從那邊的門又走了出去。她沿着牆繞到大門口，她專前注意到這時候正是管門人把大門關上，進屋子吃飯的時候。此刻四邊什麼人都沒有，她輕輕拔開門，溜了出去，隨手又把門拉上。走出這大門，正像小鳥出了樊籠，她覺得太舒服了。她身邊有些零錢可化，那是那天逃難以前，林丹給她的。

她沿街走去，沒有知道她跨出大門就有敵人暗暗注意了。敵軍當局雖有命令不准敵兵在大街公然胡鬧，可是在人所不見的地方，又誰知道不會發生什麼醜惡的獸行呢？蘭花走了幾十步，經過街旁一所公坑的時候，五個早已等待着的敵兵突然攆出，把她拖了進去。這樣的女人，如今是不容易找到的了，因為這些日子，年輕婦女誰還敢獨自出門？敵兵看見蘭花，心中以為這是一個妓女，她的態度很活潑，溫柔的圓圓臉蛋，唇紅齒白，身體豐滿，他們緊緊捉住了她，猙獰地端詳着她，於是爭論着該什麼人先來享受。

蘭花平日嬌生養慣，是經不起磨折的人。此刻像一羣狼狗爪下的兔子，沒有人敢來救她。她起初還叫喊，他們打她，一個人緊緊按住了她的口和鼻，讓別的輪流着發洩獸慾，她簡直沒有法子掙扎，她的生命也像一隻小兔子似的很容易就消失了，輪到來一個敵兵，她早已斷了氣。然後敵兵把她丟在那裏，各自去了。

事後祇有幾同情的過路人，敢進去給她遮盖了可憐的屍體，他們猜想着她是從那裏來的，又辨認她的臉，究竟是什麼人。

這些過路人都是男子，因為這些日子街上是沒有女人的，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女人，後來有一個聰明的想出了法子，他說道：

「讓我們送到外國太太那裏去，將來就不會有什麼人抱怨，若是沒有人來認領，她會埋掉這屍首。」

於是他們叫了一輛黃包車，把屍體送到附近的這教會學校裏去。管門人一看見蘭花的屍體，就駭然嚷道：

「啊，這女人就是住在這裏的！」

他急忙把正在禱告的外國太太找了來，她叫管門人喊了幾幫忙的人，把地上的屍首抬到了小禮拜堂裏，安放在長長的矮桌子上。然後從容地去找林老太太，用和緩的措辭把情形告訴了她。

起初林老太太以為外國太太弄錯了，一定是別的避難女人，誤會了是蘭花。

「你錯了，外國太太，」她說。「我媳婦正在牀上睡覺，她的孩子已醒，我正想去喊她，她已睡了好半天了。」

外國太太毫不動容地說道：

「跟我來。」她拉了林老太太的衣袖管，把她帶到禮拜堂，林老太太看見躺在矮桌子上的果真是蘭花，她雖無法猜想這事情的經過，就放聲大哭了。

外國太太把大家的猜想，用她那有限的中國話復述給林老太太聽。林老太太然後哭着說道：

「這可憐的人竟做了這樣的蠢事情，然而也不能怪別人。她老是默默無言，在她那微笑與溫柔的後面，老是藏着自作聰明的倔強脾氣，如今竟送了她的命。哦，無論如何請你

給信我的丈夫和兒子，怎麼辦我一個人不能作主！」

「我也想到你要他們來，」外國太太說，「我想等晚上天黑派一個人從水城門出去，她已經死了，不必爲了她叫別人白天冒着生命的危險。」

林老太太放聲大哭，外國太太好像對於一個小孩子的哭鬧似的，她毫不動容，毫不介懷，後來林老太抽噎着道：

「可太憐了，現在她的孩子祇有我一個人去照管，在這種日子，我到那裏再給我兒子我一箇老婆呢？但是，外國太太，你的眼睛是乾的！」

「悲哀的事我看得太多了，」她用她冷靜的語音，一字一字清楚地說，「我知道沒有什麼事情再可以使我哭或笑。」她舉起她的黃眼睛，似乎遠遠看着一樣林老太太所看不見的東西。「我想我除了到我親愛的上帝面前，不再會動心的了，」她說。

林老太太有些愕然，於是停了哭泣。

「他們說你從來沒有嫁過男人！」她說。

「沒有，」外國太太說，「但我已獻身於上帝，有一天他會把我帶到他旁邊去。」

這話使林老太太十分驚訝，她暫時住了眼淚，爲了保護自己，抵抗這洋人的話，嘴裏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你，」外國太太灼灼的目光直逼到林老太太的眼睛裏，「上帝也要你。或許上帝故意

給你這次悲哀，磨練你的心，使你接近他。」這使林老太太大的恐懼了，不禁後退了幾步，遠遠離開那外國女人。

「你得告訴他，我決不能去，」林老太太急促地說。「我有我的丈夫，現在還有這孩子要照管，我有許多的家事，以前是從來不出家林的。」

「你在家裏也可以敬奉上帝，」外國女人說時向她走近了幾步，林老太太怕極了，似乎這洋人有什麼魔術，身體愈變愈高，迎面逼來。林老太太叫了一聲，轉身奔出禮拜堂，穿過草坪，到了她們所住的那大屋子裏去，她一面喘息一面流淚，把蘭花的事情告訴大家，如何那個洋婆子的上帝，要了蘭花的命。

經過了這許多事情，差不多已近天黑了，林老太太哄着孩子睡覺，一會兒孩子就睡着了，他究竟還小，不懂母親死亡的意義。林老太太坐在他旁邊，一天的經過鬧得她非常疲弱，她也不吃東西，等着丈夫和兒子會不會趕進城來。到黃昏時分，屋子裏的女人都已經睡了，她聽到一陣腳聲，抬頭一看，看見房門開處，那管門人往她這邊走來，她立刻站起，在許多牀舖間揀路往外走去。在外面寒冷的黑暗裏站着兩個她所等待的人，心中如釋重負，從沒有像此刻這樣感到了非常的安慰。

外國太太和林丹父子兩人見面，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他們，此刻她仍舊跟在旁邊，林老太太一見她眼淚就止住了，但此刻有丈夫在旁邊，她不像先前那裏害怕了。

「大家跟我來，」外國太太說。大家跟她到了她那間禱告和讀聖書的屋子裏。外國太太招呼他們坐定之後，就對他們說，她想給蘭花找一口棺材，暫時埋在這裏，他們以爲怎麼樣。

「到時局太平之後，你們可以接回去埋在你們自己的地裏，」她說。

「或者你們認爲埋在自家墳園裏纔放心。」

他們相望望，然後林丹開口道。「這些日子，我們沒有法子去找尋棺材，而且也不容易把死人抬出城去，我們祇能照你說的辦，而且非常感謝你。你這樣的慈悲做好事。真不是我們所能明白的。尋遍天下也難找到你這樣的好人。」

「這不是我的慈悲，」外國太太說。「我是以上帝的名義做事。」

因爲大家不懂她的意義，所以誰也不開口。但林老太聽見上帝，心中又害怕起來了，她決定今晚跟林丹一同回家去，他什麼時候站起來，她也就跟着站起來。

「我要跟你回家。」她對他說。

「不要，一定不要，」他說。「現在還沒有平靜，我也不知道我們跟如今新搶到天下的敵人如何過日子呢。」

「我一定跟你去，」她倔強地說。

林丹知道他這個老婆的個性，此刻從她臉上的表情看來更加知道她說了要去，就什麼

也沒有法子阻擋她的了。

「你這一個強硬的老婆子，」他說，「若使你遭到什麼不好的事情，你不是要抱怨我嗎？」

「無論怎麼樣，我只怪我自己，不抱怨別人，」她說。

林丹仍舊不想讓步，「小女兒怎樣呢，難道讓她一個人在這裏嗎？」

這問題倒——林老太太有些爲難了，但在她未及開口之前外國太太就岔出來說道：

「倘若你要去的話，把女兒留給我就是了。沒有仗的時候，我們這裏有一個女學堂，現在學堂已撤掉，學生都在上江幾千里外的自由天地。明天還有一批人坐着外國輪船繞道前去，船上有我們外國人保護，你女兒倘若參加，一定安全的，將來你們要她回來，她就可以回。」

三個人又面面相覷，心中打量着究竟怎麼辦。後來仍舊由林丹開口說道：「若在平时呢，這種事請我們想也不會想的，女兒自然該我們自己照管，給她找一好女婿。可是如今誰還有什麼婆媳婦的心腸？把年輕姑娘接到家裏就等於接了一禍殃。照你說的辦法吧——她如果活着的，祇要時常給我們一信就是了。」

「她將學會寫信，自己告訴你們，」外國太太十分慈祥地說，大家沒有作聲。在從前說他女兒要唸書寫字，林丹一定會破口大笑，可是如今一家各分四散，也就感覺着讀書寫字的有了。

老大好像給大家忘記了似的，始終沒有開過口。此刻他突然開口了，他低低地說道：「我再想看看我孩子的媽。」

蘭花身死的經過，誰都沒有全盤告訴他，他也沒有細問。此刻林老太忽然想到不能讓她看出破綻。

「讓我先走我的孩子，」她說，「爲此刻她是盡她母親的責任，所以忘記了剛纔的害怕。你可以去看看她，」外國太太說，好像她未卜先知，已經猜透了林老太的心理，她接着說道：「我已給她洗了身，穿上乾淨衣服，她靜靜躺在那裏。」

她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拿了桌上的燈。林老太跟在後面，心中感到有些慚愧。這樣好的好人，自己怎樣反去怕她，自己在別人面前訴說這外國女人可怕的時候，她却正給蘭花做了不少的好事。大家默默跟在後面，到了停放蘭花的禮拜堂裏。外國女人把遮蓋蘭花面部的一塊布揭開：讓她丈夫去瞧。像睡着了似的臉上，絲毫沒有傷痕，柔潤豐滿的嘴唇很自然地閉着，她的樣子正像她生時在丈夫牀上所具有的睡態。老大看着，一陣心酸，眼淚就不住掛了下來。除了那外國太太，誰都流淚。她一動也不動拿着那塊布站在旁邊，後來老大轉過臉來說道：

「蓋上吧，」他說，外國太太就重又蓋好了死人的臉部。

大家走了出來。林老太進屋子去喊醒孩子，林丹父子和外國太太則在外面黑暗裏等

待。林丹感到了他兒子的悲痛，聽見他在輕輕啜泣，就把老大拉到稍稍離開外國太太站着的地方，輕輕說道：

「心裏想哭就哭，暢快吧。可是得知道，終要有不哭的一天。你還年輕。過後還得給你孩子再找一個母親。」

「現在不要提起這——」他的兒子回答。

「不提就不提，好了，」林丹說，「可是你得記在心裏。」

林老太太在裏面給孩子穿衣服，一面告訴文蕭，他們如何決定把她留給那外國太太。

「你不要害怕，」她說，「我今天下午覺得她可怕實是不該的，那外國女人一聲不響給你嫂子洗了身穿了衣服，她說要送你離開這裏，到太平的地方去，進學堂唸書。」

這姑娘，在家裏一聲不響，從不多說一句話兒，心中早就渴望着進這樣的學堂，這是林老太太所夢想不到的祕密。林老太太見她一些沒有害怕的樣子，很覺奇怪。祇聽文蕭說道：

「我不會怕的，媽媽，」

「識了字就寫信給我們，」林老太太對她說，「我們好拿給你三堂叔唸去。」

「我一定寫，媽，」她跟着母親走出去，因為大家都睡着了，她們的步子很輕。

林丹看見女兒，也吩咐了許多話，要她聽話，要她學好。然後把她委託給外國太太，一面說道：

「爲了你的慈心，我把這孩子交給你。她雖是一個不值什麼的小丫頭，但也是我們的骨肉，我們家裏，比別家不同，我們對於女兒也是一樣看重的，她還是我們最小的孩子呢。她如果不聽話，送回給我們，一面請你原諒我們。」

後來在鞠躬與道謝之中，和外國太太分別了，林丹抱了孫子，一家往大門走去。母親究竟還有些戀戀不捨，於是回過頭去。在外國女人手中那盞燈光之中，她看見文蕭的臉對着外國太太。林老太聽見她問她女兒道：

「跟我們一塊兒你會快樂嗎？」

文蕭的臉滿是高興的樣子回答道：

「我一定非常快樂。」

★

★

★

★

★

★

幾個人一同走着，在黑暗中路是這樣的難走，可這他們不敢點燈，恐怕給敵人發現了，就會來盤問。林老太却滿肚子的高興，因爲一會兒就可以到家了。她會親眼看見敵人摧毀了的家庭，可是她知道丈夫已經竭力修補，她希望等會兒看見的家，將如敵人未來以前，和她安排家事時那樣的一切井井有序，一切恢復了往常的樣子。林丹的心非常沉悶，一則因爲蘭花的慘死，二則因爲老三到山林裏的事情還沒有告訴他的老婆，所以也沒有把家裏依然零亂的情形說出來。

林丹在這長長的歸家途中，一心盤算着關於老三出去的事實，他應當將其中那些部分報告老婆，那些部分瞞着不讓她知道。

林老太走過穀庫，走進自家的大門，跨過院子，進了屋子，她點起桌上放在老位置的一盞豆油燈。在燈光下，她看看那張桌子。這簡直不是張桌子，不過用兩根棍子撐在地面，上邊擱着一塊木板而已。於是燈光所及，告訴了她屋子裏的情形，她放聲哭了起來。

「我們的一切傢具，上那裏去了呢？」她舉目四望，高聲說。「我們的椅子，那張長檯，你沒有找到那對錫燭台嗎？哦，我以為你告訴我一切修好，一切已經放得端端正正的了！」

她一面哭，一面用敏疾的目光找尋着從前所有的一切，結果是完全失望了。「還有那對我從娘家搬來的小邊桌——也沒有了嗎？那成對的矮凳，你不能細細找一找，把牠們放在一起嗎？」

兩個男人早已熟悉了這屋子裏的一切，林老太所說的東西，他們差不多一半已經忘了，因為他們是男人，日常的心，原不在這些東西身上，林老太纔是真正心愛他們的主人。林老太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悲悼着這樣，悲悼着那樣，父子兩人係白癡似的站在那裏。直到她後來坐定了仍舊放聲哭鬧的時候，各人纔擱起了自己心中的悲哀，想盡方

法安慰她。

「哦，我還怎麼管家！」林老太哭着說，「還有什麼可以使我人在別人面前揚眉吐氣的？我一向有最好的屋子，最好的傢具，如今什麼也沒有了！」

連林老太自己也沒有想到，她的悲哀號哭，實則不僅爲了那些傢具。她爲了幾天來的遭遇，使她疲乏難受；她爲了小輩有的慘遭非命，有的風流雲散，也爲了她知道她們所生活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那可愛而習慣的世界了。似乎她一哭起了頭，就什麼也不能安慰她，於是父子兩人就放棄了他們的勸說，老大回到了他的房裏去，林丹則不住嘴的咒罵，他起初咒罵着女人們只知道板凳燭台，繼則咒罵了仗。他嚷着道：

「我罵死那些到世界上搶地皮打仗的人！我罵他們，因爲破壞了我們的家，污辱了我們的女人，把我們的生活，變成恐怖空虛的生活！我罵生他們出死的母親，他們的祖母，他們的十八代祖宗！」

他罵得聲嘶力竭，臉皮發黑。他想起他老婆遲早就要問到老三在號裏，於是他也突然哭了起來。林老太看見丈夫流淚，就恢復了理智，想起了她做老婆的職責，拉起衣角擦着眼睛，走到丈夫面前，伸手放在他肩頭，說道：

「好了，老頭子。我知道我，性子叫你難受，但我以後不再這樣了。我既回到了家，無論怎樣我也不走了。你和我就一同就在家裏——咒罵敵人，但我們永遠要就在我們的

家裏！」

林丹住了哭，也擦着眼睛。她站在旁邊，似乎靜靜地聽着什麼。接着又抬起頭，細細的聽，聽了一回，就問林丹道：

「老三竟這樣渴睡，連他娘回家都沒有聽見嗎？」

林丹知道再也不能瞞她了，還是把老三的詳情老實告訴她罷。一面心中想道：倘使她要就在這裏，要和他共同來忍受前途種種不能避免的艱難困苦，無論怎樣壞的事情，他們都應當平均分擔。他悲痛地細細說給她聽，中間夾雜着若干次的長吁短嘆。林老太一言不發直聽到完結。然後不說別的話，祇是說道：

「至少他活着。」

「至少他活着的。」林丹也這樣說。

後來他們到房間裏去，沒有脫衣服就上牀睡覺。林丹對他老婆說道：

「這樣木板比起我們從前睡的大牀，實在太硬了。他們把我們的棕棚割得粉碎，我還沒有找到棕繩修補。」

但林老太答道：「爲什麼痛心這些牀、桌子、椅子、凳子等等東西呢？」

於是林丹知道剛纔她實在已經傷心到了極點，以後不會再如此劇烈傷心的了。

★

★

★

★

★

人間有這樣多的劫難，可是天在上面，仍舊一些沒有變動。太陽照常地放着光明，月亮的升沈，星星的出沒，雲雨的往來以及四季的遄遞，一切都像平時一樣。時間已由冬季而到早春了，生命繼續進行着，連那些劫難中的人，他們的生命也在進行着。

在蘭花慘死，文蕭出門，林老太回家好久之後，有一天，一個在林村過路的人，給林丹帶了一封信來。林丹拆開信封，他雖認不得字，他雖非請教三堂弟，就無法完全瞭解其中的意義，可是他知道這是一封最重要的信扎。因為當他展開信紙的時候，有一股紅色絲線落到了他手裏，他一看見立刻就高喊了一聲，奔到屋子裏去找尋林老太。她正在廚房裏，在剛用泥灰補好的破灶後面，林丹舉起紅線給她看。林老太也喊了出來，老大正在屋子裏餵孩子吃米粉漿粥，聽見就走出房門，連他也展開悲哀緊鎖的眉尖，快樂得叫出了聲。

在這個殘破的家裏，在這個一半被摧毀的鄉村裏，敵人的壓迫雖一天緊一天，前途茫茫非常黑暗，可見此刻三人的眼前現出了一線光明。這一股紅線報告他們在遠方，雖是他們不知道的遠方，老二和玉的兒子——一個新的生命，已經誕生了。

龍

書

一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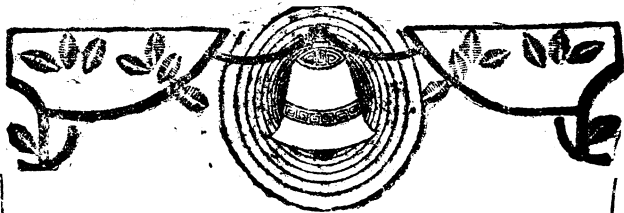
譯者附記

賽珍珠女士以我國農民生活爲題材的小說，早已膾炙人口，爲全世界讀者所歡迎，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榮寵，實非偶然的僥倖。這部著作，連載於去年九月至今年二月的亞細亞雜誌，也像她成名之作「大地」一樣，對我中國的農村同胞，表現着深厚的同情與瞭解，但描寫的時代背景則與「大地」不同，此書所寫乃是敵軍侵華，首都淪陷前後，一個農家的際遇，以及他們如何在那大變動時期的狂風駭浪中掙扎求生。故事的經過，雖是個悲劇，但透露着我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偉大精神，前途有無限的光明。本書之所以取名「龍種」，據譯者的臆想，「龍」是象徵我偉大的中華民族，「種」是指生生不已的新生命種子。作者的用意，略可概見。

本書首二章譯文，曾刊載去冬天時事新報的青光，其後因太平洋戰事爆發，航運阻梗，刊登此書原文的亞細亞雜誌未能寄到，遂告中輟。最近方將各期補全，繼續譯訖。聽說原文在美國已選入「每月圖書俱樂部」發刊單行本了。

家械誌

三十一年十一月於重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一月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五版

現代文藝叢書
龍種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印	發	譯	主
行	刷	行	者	編
所	所	人	者	者
正	正	吳	王	張
中	中	秉	家	道
書	書	常	械	藩
局	局			

(1727)

